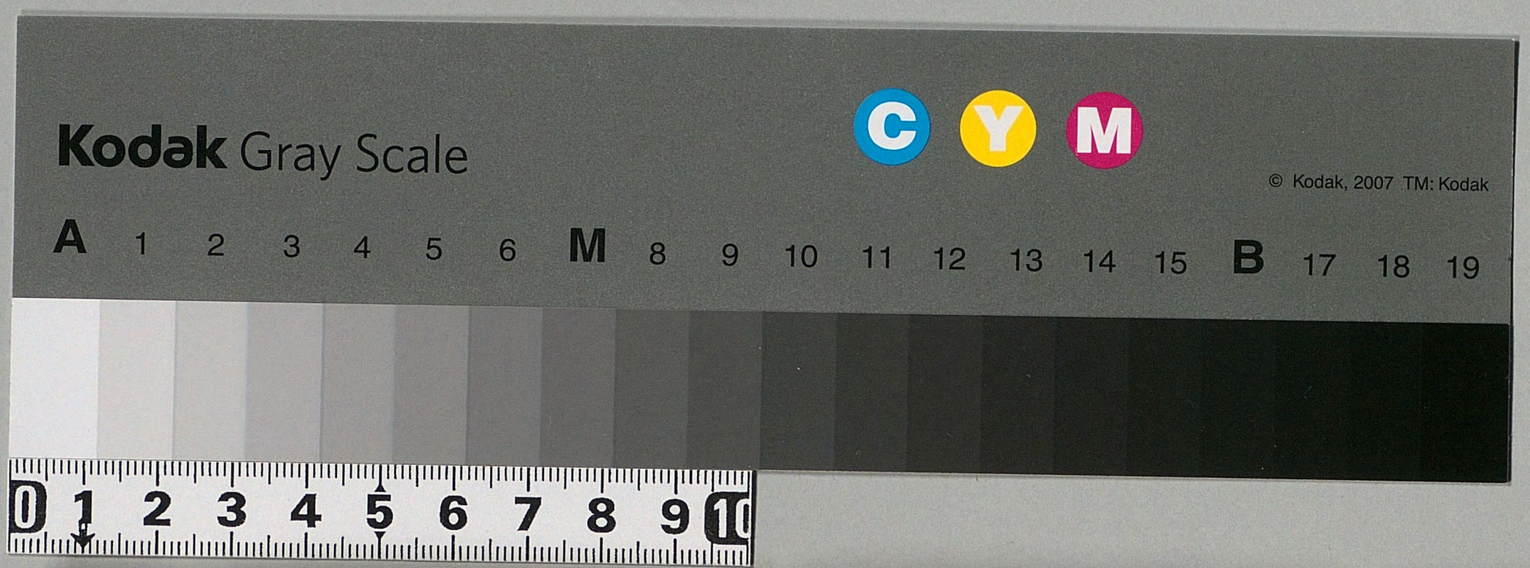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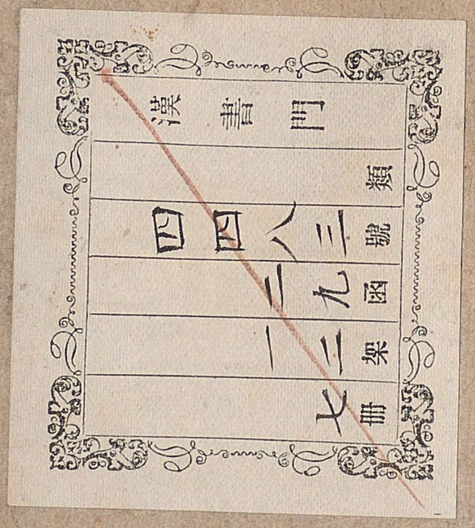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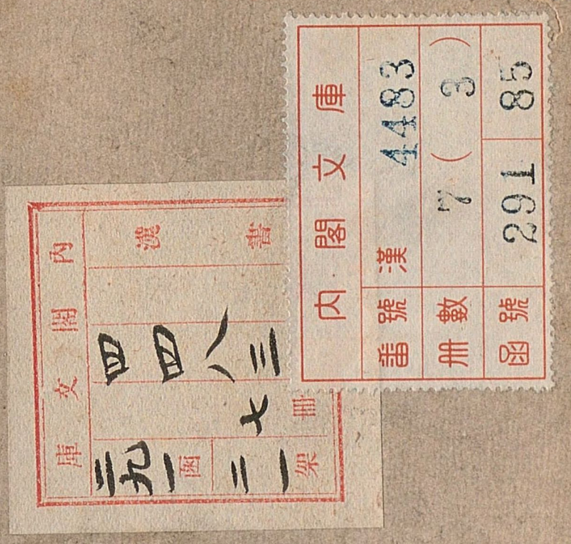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四四八三
號
二九
函
一二
架
七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四四八三
七
冊
二九一
函
二一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483
冊數 7 (3)
函號 291 85

河防一覽卷之七

奏疏　河臣潘季馴題　主事王元命　副使曹時聘　校訂　運同陳昌言編次

兩河經畧疏

臣潘季馴謹

題爲遵奉

明旨陳愚見議治兩河經畧以圖永利事據管理河道工部郎中佘毅中施天麟張譽管河兵備等道叅政龔大器副使林紹張純章時鸞僉事朱東光水利道僉事楊化各會呈蒙臣劄付備仰

職等躬歷各該地方逐一查閱要見徐沛豐碭
縷水及太行長隄衝決者作何築塞茶城正河
變遷由小浮橋出果否成河崔鎮等決黃水泛
溢正漕淤阻作何堵築徐邳一帶長隄應否加
幫宿桃以南應否接築老黃河故道應否開復
高家堰應否修築新城外一帶老隄是否低薄
或原基短促相應接築草灣既開復淤作何濬
治或應棄置仍復雲梯關故道黃浦口見今水
從東決一望瀰漫以致高寶揚州一帶淺阻因
何不行築塞高寶一帶隄岸有無足恃逐一詳
議盧心講求或應修復舊河或應別求利涉勿
拘成案勿避煩勞上裨
國計下眞民生以圖久安長治之策畫圖貼說具
由通詳等因蒙此隨該職等前往徐沛淮揚等
處督同淮安府知府宋伯華揚州府知府虞德
燁管河同知王琰蔡玠劉順之并各州縣掌印
管河等官逐一細加查勘從長計議看得水性
就下以海爲壑向因海壅河高以致決隄四溢

運道民生胥受其病故今談河患者皆咎海口
而以濬海爲上策則誠然矣第海有潮汐茫無
著足不得已而議他闢豈知海口視昔雖壅然
自雲梯關四套以下濶七八里至十餘里深皆
三四丈不等縱使欲另開鑿必須深濶相類方
便注放則工力艱鉅必不能成矧未至海口乾
地猶可施工及將入海之處則潮汐往來亦與
舊口等耳且海之舊口皆係積沙人力雖不可
濬水力自能衝刷乃若新闢之地則土壤堅實

不特人力難措而水力亦不能衝故職等竊謂
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治
水即濬海之策也然河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欲
順其性先懼其溢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
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即導河之策也顧頻年以
來無日不以繕隄爲事亦無日不以決隄爲患
何哉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雜以浮沙
而不能久隄之制未備耳是以黃決崔鎮等口
而水多北潰爲無隄也淮決高家堰黃浦等口

而水多東潰隄弗固也乃議者不咎制之未備而咎築隄爲下策豈得爲通論哉又有所未盡者上流既潰隄以有分決矣至於下流復或崚而分之其趨於雲梯關正海口者譬猶強努之末耳蓋徒知分流以殺其怒而不知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水力既弱又安望其能導積沙以注於海乎職等故謂今日濬海之急務必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隄以杜決而欲隄之不決者必真土而勿雜浮沙高厚而勿惜鉅費讓遠而勿與爭地斯隄於是乎可固也如徐邳桃清沿河各隄固矣崔鎮等口塞矣則黃不旁決而衝漕力專高家堰築矣朱家口塞矣則淮不旁決而會黃力專淮黃既合自有控海之勢又懼其分之則力弱也則必斷暫塞清江浦河而嚴司啓閉以防其內奔姑置草灣河而專復雲梯以還其故道仍接築淮安新城長隄以防其末流盡令黃淮全河之力涓滴悉趨於海則力強且專下流既順上流之淤墊自通海流之積沙自去下

不濬而闢河不挑而深矣此職等所謂固隄即
所以導河導河即所以濬海也猶慮伏秋水發
暴漲傷隄職等查得呂梁上洪之磨臍溝桃源
之陵城清河之安娘城等處土性堅實可築滾
水石壩三座若水高於壩任其走洩則水勢可
殺而兩隄無虞矣至若實應石隄之當復與夫
下流支河之當疏揚州運河之當濬皆今時之
切務所宜次第併舉而不可緩者也但前項工
程自豐沛徐淮以至海口共長千有餘里自清
江浦以至儀眞共長三百餘里地勢遥遠工程
浩大一時錢糧未措人夫難集除前
請發銀二十萬兩并截留漕糧八萬石一面先將豐
沛縷隄太行遥隄及徐邳一帶縷隄酌量動築
桃清南隄併接淮安新城長隄乘時創築高家
堰兩頭水勢稍緩先行築塞實應湖先用樁笆
修築土隄外其餘各項工程相應大加脩舉者
一面
請發錢糧調集官夫買辦物料次第興舉務保無虞

等因并將應做工程列款呈詳到臣據此該臣
查得接管河道卷內先准工部咨爲竭愚忠陳
末見以裨安攘事該御史柴祥題踏勘彭城淮
邳等處某處河身淤塞作何疏濬某處隄岸窄
狹作何展築某處下流可開支河則滌爲數河
以分水勢某處海口果有束隘則多方開通以
達於海等因又准工部咨爲敷陳末議懇乞
聖明亟賜舉行以裨將來糧運大計事該御史陳世
寶題開三義鎮引入清河縣北或出大河口或
出清河縣西另開一河何者爲便從長定議又
准工部咨爲河患頻仍運道艱阻懇乞
聖明亟賜議處以裨
國計以真民生事該南河郎中施天麟題要停運
斷流大挑河身該部覆題動支官銀製造平底
方舟長柄鐵爬躬親試驗如果挑濬有效先於
淤墊最高處逐段濬去或大興工役應否停運
俟將高家堰并朱家等口築塞至於高郵寶應
隄間多建減水大閘隄下多開支河俱聽從宜

處置其黃浦口可塞則塞如另為入海一路可
疏下流亦宜建減水大閘水漲則任其外流水
消則儘閘而止等因又准工部咨為河患愈深
經治鮮效懇乞
聖明特彰
宸斷審機宜以圖匡濟事該工科都給事中劉鉉題
疏海口洩下流或濬草灣之口使之開廣或疏
雲梯關之淤使之復舊應開海口去處如塩城
安東五港金城一帶孰為利便幷查小浮橋新
衝之口可否濟運如有淺阻亦要設法開濬等
因又准工部咨為披竭愚衷敷陳治河事宜以
備
採擇以安
國計事該戶科給事中李涞題要見安東金城雲
梯關等處某處地方堅實可以另開一河以洩
河淮下流興化塩城沿海廟道口新興場牛團
舖等處某處可以多濬十餘口以導射陽諸水
入海相度計議的確陸續修舉其徐呂而下河

身淤高之當疏老黃河故道之當復高家堰濱
決之當築高實湖平水閘分水河之當修俱聽
詳估等因又該臣欽奉
敕諭内開備查草灣口何爲既開復淤及今作何開
通全淮水何爲南徙不復及今作何疏導徐邳河
身高並州城何以疏之使平黃浦崔鎮等口久塞
無功何以築之使固及查諸臣歷年建議有行奏
疏逐一勘議要見老黃河故道應否開復清桃正
河應否挑濬高家堰實應堤應否修築小浮橋新
衝口可否濟運應否加挑又徐邳以上地形南昂
北下恐隄防一潰勢必奔流北徙將爲閘河之梗
亦要審其孰爲正河孰爲支河孰爲合河或正而
當厚其防或支而當殺其勢或合而當分其流一
併勘議詳妥奏聞區處欽此又淮工部咨爲新開
海口復淤河患不測乞
敕當事臣工多方計處以圖永濟事該工科都給事
中王道成題行臣親詣雲梯關踏勘果否原係
黃河入海之口從前何以通流今日何以一線

詳相其勢明求其故仍自海口而上逐處講求
及備查草灣何時復淤作何開濬或場擺堅實
之地多開數口以為通海之路金城以下何以
久不疏通崔鎮決口何以築之使固桃源長隄
應否修築高家堰應否修理老黃河應否開復
大端委官之言決不足憑務必躬親歷衛眞見
合用錢糧應於何處動支原題
請各官何以處之使得効力一一籌畫委妥等因准
此案照前事已經會案劄行各該司道逐一勘
議誠恐轉委屬官不足憑信該臣會同漕運巡
撫右侍郎江一麟躬親督率沿河荒度南遡維
揚看得儀眞東關歷石人頭楊子橋三汊河直
抵高廟止一帶運河淤淺寶應一帶湖隄圮壞
黃浦決口淹及數邑高家堰水射淮揚清江浦
長隄卑薄柳浦灣至高嶺無隄障禦西窮鳳泗
看得全淮不下清口日益南徙北抵清桃看得
崔鎮諸決水從旁洩以上崔家口新河淺阻北陳一帶水行陸地僅

盈尺餘東抵海口看得新挑草灣尋復淤塞今
自清口至西橋一帶河流復通但不及故河十
分之一自安東以下河身漸廣雖有淤淺未復
全河然河水東下亦無阻碍隨處患害一一查
閱明白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右侍郎江一
麟議照事師古者罔愆智不鑒者乃大孟子論
智一章首以禹之治水爲喻而論爲政則曰爲
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大智者事必師
古而不師古則鑒矣故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
然之性而後可施其疏築之功必先求古人已
試之效而後可倣其平成之業黃水來自崑崙
入徐濟運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於
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
於海此兩河之故道即河水自然之性也胡元
歲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
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爲
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
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小大澗至阜寧湖而淮

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尤慮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泥淤故閘嚴啓閉之禁止許漕艘鮮船由閘出入匙鑰掌之都漕五日發篙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斬也後因剥食既久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決入一郡遂爲魚鼈而當事者未考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蓋欲昵拯淮民之溺多方規畫以爲疏導之計其意甚善而其心良亦苦矣詎知旁支暫闢水勢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而新開支河濶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之故道不及三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新開尋復淤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濶未及源河十分之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既復面闊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

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若猶以爲不足而欲另尋他所別開一渠恐人力不至於此也以臣等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口即草灣亦須置之勿濬矣故爲今之計惟有修復平江伯之故業高築南北兩隄以斷兩河之內灌而淮揚昏墊之苦可免至於塞黃浦口築寶應隄濬東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之工次第舉之則淮以南之運道無虞矣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至於兩岸遥隄或葺舊工或剏新址或因高岡或填窪下次第舉之則淮以北之運道無虞矣淮黃二河既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矣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扒撈挑濬之說僅可施之於閘河耳黃河河身廣濶撈濬何期捍激湍流器具難下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但恐伏秋水發淫潦相仍不免暴漲致傷兩隄故欲於崔鎮口陵城安娘城等處再築滚水壩三道萬一水高於壩任其宣洩則兩隄可保

而正河亦無淤塞之患矣徐州以南之工如此而已或有難臣者曰臣等欲順水性今淮水欲東而乃挽之使北黃水欲北而乃挽之使東無乃水性之未適乎臣曰水以海爲性也決水乃過頴在山之水也非其性也或者又曰昔禹治河播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今臣等乃欲塞諸決併二瀆而不使之少殺耶縱有滾水壩僅去浮面之水百一耳亦烏能殺其勢也臣應之曰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黃河必經

之地勢不能避而禹仍合之同入於海其意蓋可想也況黃河經行之地惟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河入海止經鄭縣孟津鞏縣三處皆隸今之河南一府其水未必如今之濁今自河南府之閿鄉縣起至歸德之虞城縣止凡五府河已全經其地而去禹導河之時復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湍急即至停滯故水分則流

緩流緩則沙停勢所必至者臣等不暇遠引他
證即以近事觀之草灣一開而西橋故道遂淤
崔鎮一決而桃清以下遂澁去歲水從崔家口
出則秦溝遂為平陸此眼前事也又何疑哉所
據司道諸臣款議前來臣等復加參酌似應允
從伏望
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
俯賜俞允行臣等遵照及時興舉除工程夫役錢糧
數目另本具陳外謹題題請

計開

一議塞決以挽正河之水竊惟河水旁決
則正流自微水勢既微則沙淤自積
民生昏墊運道梗阻皆由此也臣等
查得淮以東則有高家堰朱家口黃
浦口三決此淮水旁決處也桃源上
下則有崔鎮口等大小二十九決此
黃水旁決處也俱當築塞但伏秋之

水相繼而至非惟地爲水占無處取
土抑且波濤洶湧爲工不堅除將決
口稍窄者見在分投興築外其決至
數十丈以上者一面鳩集工料相時
興舉伏候
聖裁

一議築隄防以杜潰決之虞照得隄以防
決隄弗築則決不已故隄欲堅堅則
可守而水不能攻隄欲遠遠則有容

而水不能溢累年事隄防者既無眞
土類多卑薄已非制矣且夾河東水
窄狹尤甚是速之使決耳合無力監
前弊凡隄必尋老土凡基必從高厚
又必繹賈讓不與爭地之旨倣河南
遠隄之制除豐沛太行隄原址遙遠
仍舊加幫外徐邳一帶舊隄查有迫
近去處量行展築月隄仍於兩岸相
度地形最窪易以奪河者另築遙隄

桃清一帶南岸多附高岡但上自歸
仁集以至朱連家墩古隄已壞相應
修復下抵馬廠坡地形頗窪相應接
築以成其勢北岸自古城至清河亦
應創築遥隄一道不必再議縷隄徒
糜財力及查清江浦外河一帶至柳
浦灣止爲淮城北隄除掃灣單薄量
行加幫外但原基短促防護未周仍
自柳浦灣至高嶺創行接築四十餘
里以遏兩河之水盡趨於海自清江
浦運河至淮安西門一帶舊隄相應
再行幫厚勿致裏河之水走洩妨運
如此則諸隄悉固全河可恃矣伏候
聖裁

一議復閘壩以防外河之衝查得先該平
江伯陳瑄創開裏河仍恐外水内侵
特建五閘該法甚嚴鎖鑰掌於漕撫
啓閉屬之分司運畢即行封塞一應

官民弁田空船隻悉令車壩此在嘉
靖初年尚爾循行故事制非弗善也
奈何法久漸弛五閘已廢其一僅存
四閘亦且坍塌殆盡漫無啓閉是以
黃淮二水悉由此倒灌致傷運道合
無議復舊制將見存四閘俱加修理
嚴司啓閉俟二月前後糧運過完即
行封閉惟遇
鮮貢船隻方許啓放仍行查復五壩以便官民船
隻照舊車盤毋致曲狥使客致壞良
規伏候
聖裁

一議舫建滾水壩以固隄岸照得黃河水
濁固不可分然伏秋之間搖潦相仍
勢必暴漲兩岸爲隄所固水不能洩
則奔潰之患有所不免今查得古城
鎮下之崔鎮口桃源之陵城清河之
安娘城土性堅實合無各建滾水石

壩一座比隄稍卑二三尺濶三十餘
丈萬一水與隄平任其從壩滾出則
歸漕者常盈而無淤塞之患出漕者
得洩而無他潰之虞全河不分而隄
自固矣伏候
聖裁

一議止濬海工程以免糜費照得海口爲
兩河歸宿之地委應深濶但查海口
原身自清口至安東縣而闊二三里
自安東歷雲梯關至海口面闊七八
里至十餘里深各三四丈不等止因
去年旁決之後自桃清至西橋一帶
淤塞尋復通流今雖未及原身十分
之一而兩河之水全歸故道並流洗
刷深廣必可復舊至云相傳海口橫
沙并東西二尖據土民季眞等吐稱
並未望見潮上之時海舟通行無滯
潮退沙面之水尚深二尺況橫沙并

聖裁

一暫寢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照得黃強
淮弱每年每逼淮東注故議者欲復老
黃河故道冀使黃水稍避高堰民墊

東西二尖各去海口三十餘里豈能
阻碍河流故臣等以為不必治亦不
能治惟有塞決挽河沙隨水去治河
即所以治海也別鑿一渠與復濬草
灣徒費錢糧無濟於事伏候

可瘳斯亦得策但勘得原河七十餘
里中間故道久棄無論有水無水之
地詢之居民俱失其真無從下手一
不便也且已棄故道欲行開復必須
深廣與正河等乃可奪流今見存大
河口窄狹不及桃清三分之一而三
義鎮入口之處背灣徑直猶恐水未
必趨二不便也又其中流如魚溝鐵
線溝葉家口陰陽口等處地勢卑窪

諸決之水漫流至此一望瀰茫築隄
費鉅且恐難保三不便也況今桃清
遥隄議築則黃水自有容受崔鎮等
決議塞則正河自日深廣高家堰議
築則淮水自能會黃清江浦等閘議
嚴啓閉新城北隄議行接築則淮安
高寶興壩等處自無水患此河雖不
必復可也伏候
聖裁奉

聖旨工部看了來說
工部覆前疏
題為奉
明旨陳愚見議治兩河經畧以圖永利事該總理河
漕都御史潘季馴題前事奉
聖旨工部看了來說欽此臣等看得治河之說紛紛
持議並以深濬河身多開海口謂得上策不知
海口本自深廣而不必開河身撈濬甚難而不
可開皆緣未嘗親歷其地而徒得諸遥聞故聽

其言則美施之事則泥古人云千聞不慱一見
正謂是也今都御史潘季馴侍郎江一麟足遍
口訊僉議詳酌而爲是六說曰塞決曰築隄曰
復閘壩曰刱滾水壩曰止濬海口寢開老黃河
其所修置其所寢格俱目擊利害而非道聽之
言庶同則繹而非勿詢之謀蓋隄防旣固塞決
又審水無旁駃而正流自急沙隨水刷而海口
自復此正以水治水而不爲穿鑿之論迂漫之
談頃來治河之說未有逾于二臣之議者也再
照黃淮之性變遷靡常機會之來間不容髮臨
時酌處又存乎人如有善後未盡事宜亦勿拘
原議勿狃目前事小者徑自舉行事大者奏
請定奪務求至當以期永賴所有條請事宜相應開
立前件議擬上
請定奪遍乞
聖裁
計開
一議塞決口以挽正河之水

前件臣等看得今日水患所以爲民生
運道之蠹者則由河水旁決以致正
流之漸微而流沙由此日積故塞決
之工誠治河者切近之議也今都御
史潘季馴等議要淮以東將高家堰
等諸決口桃源以上將崔鎮等諸決
口其在稍窄而工易者分投興築其
或決闊而工鉅者一面鳩役集料相
時聿舉良有補於河務相應依擬伏

乞
聖裁
一議築隄防以杜潰決之虞
前件臣等看得隄所以防決防不固則
決不止此勢之必然者然築隄之議
甚久築隄之工常興而不見築隄之
利者則以其失之卑薄或非真土及
過于狹隘耳乃不察築隄之非善而
遂病築隄之非計不已過乎今都御

史潘季馴等建議築隄而有欲堅欲
廣欲尋老土之論誠有見矣至於徐
邳桃清闊仁集馬厰坡古城清江浦
至淮安西門一帶或葺舊工或新
址或因高崗或填窪下或應幫厚或
畫具審相應依擬令其次第舉行庶
諸隄悉固而全河可恃矣伏乞

聖裁

一議復閘壩以防外河之衝

前件臣等看得右都御史潘季馴等所
議爲邇來淮河二水內侵裹河以致
運道有碍者其原則在五閘圮廢漫
無啓閉所致要將修復一節爲照先
臣平江伯陳瑄特建五閘正以防外
水之反灌故舊制特嚴鎖鑰不時繕
治懼有今日之患爾今議要修舉蓋
洞察其故恭候

命下本部備行右都御史潘季馴等將坍塌四閘即
行修復查照鎖鑰啓閉舊規俟二月
終糧運過完即行封閉如遇
鮮貢船隻方許開放仍查復五壩令一應官民幷
回空船隻於彼車盤如有勢豪恃強
擅開者即便指名參究伏乞
聖裁
一議矧建滾水壩以固隄岸
前件臣等看得秋水漲兩岸爲隄所
固束其橫濤怒浪靡得宣洩其勢不
至於他潰不已也今都御史潘季馴
等條議於崔鎮口陵城安娘城土性
頗堅地方要各建滾水石壩一座倘
遇伏秋水與隄平任其從壩滾出可
免他潰之虞於河渠隄防兩有便益
相應依議伏乞
聖裁
一議止濬海工程以免糜費

前件臣等看得濬海之議節該科道等
官題疏本部覆行踏勘為是說者蓋
信於傳聞謂海口隘窄復橫沙淤梗
不能容衆水之洩以致上流溢墊此
得於遥度者也今右都御史潘季馴
等足履口訊與得於臆說者殊異謂
海口尚頗深廣橫沙遠不為害但得
上流無滯渟沛然下趨刷洗日深衝突
日廣舊口自復何水不容何必為是
濬口之說以圖難措之功另開一渠
以滋無益之舉乎此所謂舛也相應
議止伏乞
聖裁

一暫寢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

前件臣等查得先該直隸巡按陳世寶
條議復老黃河故道本部覆行會勘
今右都御史潘季馴等條稱有三不
便之說且稱諸工既以議行黃水自

有容受正河自日深廣淮水自能會
黃水亦自不爲患以此自有四利較
彼三不便故要行暫寢良於利害大
較酌之審矣相應依擬伏乞
聖裁奉
聖旨這治河事宜既經河漕諸臣會議停當依擬都
准行著他們悉心著實興建永利各該經委分任
人員如有玩愒推諉虛費財力者許不時拿問參
治其未盡事宜及臨時事勢或與原議不合的也
著陸續奏聞務求有益應用錢糧你部裡會戶部
上緊議來

河工事宜疏

臣潘季馴謹

題爲條列河工事宜該臣會同漕運巡撫右侍
恩俯賜俞允以便經理事竊河役繁興料理宜預官夫蝟集
郎江一麟議得工役為申明未免臨事舛錯除兩
調度須周若不先為陳外所有一二事宜不得
河疏築之議另行具

不上煩
聖聽者敬列條款擬議上
請伏望
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
俯賜施行臣等不勝感幸
計開
一議支放照得鳩工聚材出納甚瑣收掌
銷算頭緒頗多稽覈不嚴必滋冒破
臣與撫臣百責攸萃兼以閱視不常
無暇躬親經理合無比照昔年邳工
請發銀兩俱解淮安府庫各工應給工食應買物
事例將
料府佐等官開數赴各該分督司道
官覈實給票赴兩淮巡鹽衙門覆覈
掛號方許關支每季終該府將票類
送巡鹽衙門比對號印數目相同發
回附卷通候工完類覈造冊
奏繳如有姦弊按法追究庶臣等得以專心河工

聖裁

而錢糧亦易於清楚矣伏乞

一議分督照得河工浩繁道里遥遠若非多官分理不免顧此失彼分工之後錢糧出入工程次第皆其首尾遇有陞調等項若聽其離任則本官所分之工又須另委補替文移往來便至逾月及到工所茫然無措何以望其竣事而底績也合無

俯念河工重大如遇前項相應離任官員容臣等暫留完工稽其勤惰別其功罪請

旨處分方得離任庶人心專定覬覦不萌而事易責成矣伏乞

聖裁

一議責成照得州縣正官職專親民故民易驅而事易集也奈何相沿之弊視河患如秦越視管河官如贅疣即以分司部屬臨之蔑如也妨工僨事實

由於此目今大工肇興諸務叢挫若
非責成各掌印官鮮克有濟合無興
工之後一應派撥夫役買辦物料俱
以責之各掌印正官躬親料理仍選
委賢能佐貳管押夫役赴工不許將
陰鷙等官搪塞如有仍前玩愒派辦
失宜以致夫役逃散物料稽遲該工
司道官即時參呈以憑奏治事完之
日仍與管理河工諸臣一體分別題
請施行庶事權歸一人無推避而大工自易矣伏乞
聖裁

一議激勸照得各工委官除府佐縣正外
其州縣佐貳府衛首領及雜職陰醫
義民等官或管領人夫或措辦椿埽
或運取甎石或打造器具衆務紛紜
如臂使指但各官出入泥淖櫛沐風
雨艱辛畢萃殊可矜憫有功而薄其
賞誤事獨重其罰此人心之所以懈

弛而事功之所以隳墮也合無工完
之後容臣等逐一精覈如有實心任
事勞苦倍常者
俯賜破格超擢中間間有劣陞王官等項准與改擢
其陰陽醫等官原有部劄冠帶者厚加
奬犒如係義民准照
題給冠帶榮身仍與陰陽醫等官一體免其本等差
徭庶人心爭奮而百事易集矣伏乞
聖裁

一議優恤各工夫役計工者每方給銀四
分計日者每日給銀三分而本籍本
戶幫貼安家銀兩有無聽從其便茲
亦不為薄矣但貧民自食其力衝寒
冒暑暴風露日艱苦萬狀縱使稍從
優厚亦不為過合無每夫一名於工
食之外再行量免丁石一年容臣等
出給印信票帖審編之時許令執票
赴官告免州縣官抗違許其赴臣告

治如此則惠足使民民忘其勞矣伏
乞
聖裁

一議蠲免照得淮揚河患頻仍民遭昏墊
稱最苦者如淮安所屬山陽清河桃
源宿遷睢寧安東鹽城鳳陽所屬泗
州揚州所屬興化寶應徐州所屬蕭
縣十一州縣者一望沮洳寸草不長
凋敝極矣適今大工興舉用夫頗多
舍近取遠隣封未免有詞而此中流
移貧民亦賴做工得食少延殘喘應
派夫役既不容已應輸賦稅復加責
辦實爲繁苦合無
軫念災極民窮姑將前十一州縣本年見徵夏秋
特蠲一半行臣等揭示通知俾催科少寬人樂趨役
伏乞
聖裁

一議改折照得大工肇興費用不貲帑藏
空虛既難搜括閭閻窮困又難加派
臣等反覆思惟無可爲處萬不得已
輒有非分之
請而非所敢必也臣等竊聞太倉之粟可備八九年
之食積愈久則粟愈朽故官軍之情
有不願本色而願折色者稍加變通
未爲不可合無暫將今歲漕糧除淮
北及河南山東照舊兌運外其淮南
并浙江等省姑准改折照例正兌每
石連耗米輕齎折銀七錢改兌每石
連耗米折銀六錢即以五錢給軍正
兌尚餘銀二錢改兌餘銀一錢兌運
停止官軍應得行月糧俱可免給以
正額解京而以餘銀并行月糧留發
河工支用總計可得九十餘萬兩以
運軍應得之數而濟
國家大工之需在

內帑無支發之煩在閭閻無徵派之苦在
朝廷爲不費之惠在河工免缺乏之虞而在工諸
臣亦得悉心疏築可無顧此失彼之
慮所謂兩利而俱全者也臣等非不
知近該科臣建議奉有
明例但錢糧浩繁時當詘乏之舍此則惟有
請發
內帑耳故敢冒昧陳
瀆伏望
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如可
允行河工幸甚臣等幸甚伏乞
聖裁

一議息浮言臣等竊惟治河固難知河不
易故雖身歷其地猶苦於措注之乖
舛而況於遥度乎但勞民動衆之事
然咨易興而往來絡繹之途議論易
起至於將迎之間稍稍簡畧則以是
爲非變黑爲白者亦不可謂其盡無

也憂
國計者以急於望成之心而偶聞必不可成之語
何怪乎其形諸章牘也而不知當局
者意氣因而銷沮官夫遂生觀望少
為搖奪隨敗隨之勉強執持踈遂難
達其苦有不可言者伏望
皇上俯垂鑒照容臣等殫力驅馳悉心料理寛臣以
三年之期如有不效治臣以罪伏乞
聖裁奉

聖旨工部知道

工部覆前疏

題為條列河工事宜乞
恩俯賜俞允以便經理事該總理河漕右都御史潘
季馴題前事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看得總理河漕右都御史潘季馴題稱工後繁
興官夫蝟集若不預先申明料理之方恐臨事
舛錯將河工八事條列前來誠于漕計民生有

裡除蠲免一事咨戶部徑自題覆改折一事會
同戶部議覆所有支放等六事相應開立前件
議擬上
請定奪伏乞
聖裁
計開
一議支放
前件臣等看得大工所費不貲出納之
際若不嚴加稽覈則冒破之弊難保
不無今右都御史潘季馴等要比照
邳工事例將銀兩貯之於淮安府庫
各工應給工料府佐等官將數赴該
督司道官覈實給票仍赴巡塩衙門
掛號關支每季終該府將原票類送
巡塩衙門覆覈倘有奸弊從重追究
則關防嚴而奸蠹革河漕二臣不至
分慮而錢糧亦靡有虛冒矣相應依
擬伏乞

聖裁

一議分督

前件臣等看得往年分督之官往往遇有陞遷則竟自代去以致錢糧不明勤惰無稽如是則人心在事多存規避之私苟且塞責曾無忠事之謀因肆侵漁所不可保望其底績也難矣今右都御史潘季馴等議為河工浩大要多官分督倘本官遇有陞調留待工完將經手錢糧并其勤惰稽查明白方許離任委于責成良便恭候命下本部備咨右都御史潘季馴侍郎江一麟將見

興河工畫地分官管理本官自委之後雖遇陞調不許擅離候工完之日將經手錢糧稽覈明白分別勤惰奏請處分方許離任督撫衙門仍將承委官員姓名陞續移咨吏部暫任陞調候工完施行

伏乞

聖裁

一議責成

前件臣等看得潘季馴等議將河工料理物料責之各州縣掌印官管押夫役委之賢能佐貳如有玩愒該工司道叅呈奏治事完之日仍與管河諸臣一體分別題請一節爲照

國家以河務爲急特設大臣以總理于上又設司道官以分理于下所以重其事權也

邇來有司以秦越視河患以贅[illegible]視管河之官至如分司部屬具奉有專敕而有司視之蔑如雖經屢次申飭而故紙自若即有案牘之行輙置之閣束其間部臣稍欲盡職則有司羣然詈之爲生事百爾阻頑反欲假此以取風力之名故本部輒差司屬則輒苦于抑氣含鬱動有掣肘爲慮夫號令不行則施爲何展無惑於妨工僨事也故責成

之請誠有洞於往轍激于時態而言
之也誠如所議則事權不分而推避
靡容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除本地方兩司守巡官各有專職自行督責外
本部行令司屬官凡供事河工者倘
州縣掌印官照舊玩視于案牘之行
輒置高閣不即奉行致誤工程者即
一面呈本部一面呈督撫衙門以聽
參奏處治決不姑息伏乞
聖裁

一議激勸

前件臣等看得潘季馴等議稱在州縣
佐貳府衛首領雜職義民等官要行
激勸一節為照
國家所以鼓舞人心令趨事而不懈者以賞罰之
明也故懸千金之賞令轉鉅石即憊
夫亦超距而奔彼有激爾令在工各
官其出入泥淖沐櫛風雨勞苦萬狀

而不大懸賞格何以令其畢力而終
事邪激勸之典似當亟議伏候
命下本部備咨都御史潘季馴等候河工完日將供
事官員查有効勞實蹟者分別等第
題
請超擢中間如有劣跌王官等項亦准改擢或從另
議優處其陰醫等官重加奬犒如係
義民給與冠帶榮身仍與陰醫等官
一體免其本等差徭于激勸之大機

良有得也再照管河之官惟隸于河
渠諸所轄司道或怪其接見之不常
而不諒其承委之甚急或恠其差遣
之不趨而不諒其一身之難分往往
是非柄鑒有此署上考而彼置諸劣等
不肖者有此以爲極賢而彼以爲
者以致輸勞竭力之輩俛首吞聲遲
疑埋怨傷觀者徒付之不平而督河
之臣亦有無如之何者以後凡一應

管河之官其賢否悉以河臣爲主他
轄上司其於考語不過註曰管河而
已候河工既完仍復照舊如此庶毀
譽不致失真而從事者不至疑畏矣
伏乞
聖裁
一議優恤
前件臣等看得右都御史潘季馴等條
稱各工夫役冲寒冒暑暴風露日艱
苦萬狀要每夫一名於工食之外量
免丁石一年出給印票遇審編之時
告免如有抗違許其告治一節爲照
河工夫役既備嘗艱辛則從厚優恤
亦不爲過今各官條議前來蓋深得
于惠足使人之義相應依擬伏乞
聖裁
一議息浮言
前件臣等看得往年治河迄無成功者

雖由于措注之未盡協宜亦本于議
論之太多以阻之也蓋當局而任事
者甚難旁觀而論事者甚易矧河變
靡常即身親其事者方爾旦暮矛盾
興置頓異豈可得而遥度邪且人情
不一是非未必得其公所見不同議
論未必得其當敢于任事者不免于
任怨而言之出于怨口者豈足聽也
謀不見用者多幸其無成而謗毀之
言將何所不至哉轉相告語滎惑聽
聞當事者奪于鑠金過憂者搖于三
至即有神禹之智恐亦難于展布矣
此右都御史潘季馴等有息浮言之
論誠為有見伏望
皇上俯念河工重大專委成勿惑于浮言勿阻于
羣議以後除治河諸臣倘有欺隱大
弊及推避不肯盡心苟完目前遺患
於後者許言官訪實照常參劾外其

餘但有條陳治河利害之疏雖各效
其一得之忠而衆言淆亂要必折以
眞實之見本部未敢遽爲題覆悉行
河漕二臣勘酌可否明白具奏或有
室碍難行聽行寬格如此則治河之
臣可無臨事掣肘之虞而本部亦免
於瀆聒
聖聰之罪矣伏乞
聖裁奉

聖旨河工事重必須委任責成乃可期效今後分督
司道及承委等官都着潘季馴等開送吏部暫停
陞調通候河工完日總論功罪大行賞罰若有才
幹不相宜的即便遴選具奏更調推陞誤事的不
時參奏處治毋得避怨姑息自誤大事其各委官
賢否但以該管河道官爲主別道俱不許干預其
餘俱依擬
勘估工程疏
臣潘季馴謹

題爲勘估兩河工程乞賜早
請錢糧以便興舉事據管理河道郎中余毅中施天
麟張譽管河兵備等道參政龔大器副使林紹
張純章時鸞僉事朱東光水利道僉事楊化各
會呈前事蒙臣劄付備行職等親歷各該地方
逐一相度除河患源委疏治事宜先行具呈訖
今將職等估計過各項工程合用錢糧分理官
員派調夫數逐一會計明白及稱錢粮無處要
得題

請破格蠲發等因列款呈詳到臣案照先爲前事已
該臣等會案劄行各該司道勘議過疏治兩河
經畧緣由前來另本具
題外又經催行細估工程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
同漕運巡撫右侍郎江一麟議得北自豐沛南
抵泗儀蟠蜿一千餘里中間應築應塞應建應
復工程不遺尺寸當此極敝大壞之時欲爲一
勞永逸之計着非重費豈能有成所據司道估
勘銀兩官夫數目臣等復加算覈委不可已伏

望
敕下該部再加查議題
請速
賜俞允行臣等遵照施行地方幸甚
計開
一議錢糧照得河工募夫計土論方者築
隄方廣一丈厚一尺爲四工每工給
銀四分計日者每日給銀三分徭夫
日給銀一分風雨量犒此歷年議工

之成規也但土有遠近力有倍省工
難處所量須加增以均苦樂至於合
用料物椿草檾麻柳稍灰鐵之類俱
須查照時價難以律論但當嚴加稽
察勿滋虛冒除徐沛碭山行縷二隄
并徐邳睢靈宿遷兩岸幇隄刱築歸
仁集隄桃清接築新隄高家堰與淮
口支河先共估銀二十二萬四千三
百三十二兩三錢八分已經工部題

欽依動發南京戶兵二部銀二十萬兩并留漕糧八
萬石除前工支用外約該剩銀一萬
五千六百六十七兩六錢二分相應
聽作後工支用今估計得崔鎮決口
共長一百八十丈中段水深一丈二
尺兩頭深淺不等俱應築根闊二十
丈頂闊十丈計用人工椿草埽麻等
料該銀一萬兩黃浦決口先就上流
斜築計長六十丈水深一二丈不等
應築根闊二十丈頂闊十丈計用工
料銀六千兩填塞原決長一百六十
丈該用工料銀四千兩應展月隄自
徐州玄黃二鋪計長八百五十丈根
闊五丈頂闊一丈四尺高一丈二尺
每丈計三十八方四分共三萬二千
六百四十方計工一十三萬五百六
十工該銀三千九百一十六兩八錢

應築遥隄南岸自靈壁縣張字舖起
至邳州果字舖止長九十八里北岸
自呂梁山空連築至邳州直河止長
七十五里桃源古城起至清河獾墩
止長一百二十里共長二百九十三
里計五萬二千七百四十丈應築根
闊六丈頂闊二丈高一丈二尺每丈
計土四十八方共二百五十三萬一
千五百二十方計工一千一十二萬

六千八十工該銀四十萬五千四十
三兩二錢內查沙墊土難在邳睢各
界約長二十里桃清各界約長二十
五里二處計長八千一百丈該土三
十八萬八千八百方每方量加二工
該加銀三萬一千一百四兩加樁草
等料該銀八百九十兩古城下崔鎮
口桃源陵城清河安娘城三處各建
滾水石壩一座每座工料銀三千兩

共銀九千兩淮城北隄自大王廟起
至柳浦灣止四十五里零長八千二
百五十二丈四尺加幫根闊二丈二
尺頂闊一丈一尺高六尺每丈計土
九方九分該土八萬一千六百九十
八方八分計工二十四萬五千九十
六工四分該銀七千三百五十二兩
八錢九分六厘又自柳浦灣起至高
嶺止四十餘里實長六千四百九十

六丈七尺朔築根濶四丈五尺頂闊
一丈五尺高六尺每丈計土十八方
該土二十一萬六千九百四十方六
分計工四十六萬七千七百六十二
工四分但取土甚遠遍野虛沙尋距
五里挖至丈餘者若一槩論方給銀
恐難濟事共估銀三萬三千七百一
十兩五錢五分清江浦一帶運隄南
岸自王鄉家起至壽州廠止長二千

二百二十丈北岸自月河口起至許
嶺家止長八百八十丈各加高三四
尺闊一丈四五尺不等共計土二萬
二千一十方計工六萬六千三十工
該銀一千九百八十兩九錢內北岸
一帶缺口計用樁料該銀四百八十
六兩修復逼濟閘并塞天妃閘該用
工料銀一千兩修復板閘清江福興
新莊等閘各加石六七層不等共該

工料銀一千四百九十兩四閘各開
月河打壩截流該用銀五百兩修復
仁義等壩約用銀五千兩實應湖隄
自六浅起至尾店止長三十里添石
修補工料該銀八萬九千五百七十
兩沿隄設減水閘六座每座工價銀
五百兩共銀三千兩下流應開支河
如興化縣白駒丁溪二場鹽城縣新
河廟等處各應挑深闊丈尺不等共

計夫工該銀二萬五千八百七十六
兩揚州河自高廟至楊子橋計長五
千八百二丈應挑深六七尺不等共
計夫工該銀一萬九千四百四十六
兩五錢儀眞縣自東關至石人頭止
計長四十五里量加疏濬該銀三千
五百兩舊例管工員役各有廩糧府
佐每員日給廩粮銀一錢貳分每員
各帶書辦一名日給口粮四分州縣

佐貳首領等官每員日給廩粮銀六
分省祭陰醫義民老人每名日給口
粮銀四分約該銀二千兩以上總括
之數大約如此至於工程難易料價
低昂裒多益寡截長補短容臣等隨
時通融計算要在節縮不至虛糜而
已通共該銀六十六萬四千八百六
十六兩八錢四分六厘除前支剩銀
一萬五千六百六十七兩六錢二分

徭夫減省工食銀一萬五千兩揚州
挑淺并白駒丁溪塩塲新河廟等處
支河議動巡塩衙門銀三萬五千八
百七十六兩外尚該銀五十九萬八
千三百二十三兩二錢二分六厘臣
等查得河道歲額錢糧山東南直隸
原無餘積每遇年例修築東那西補
甚至縮手待敝以至因循誤事追悔
莫及止有河南一省見貯銀一十九

萬餘兩而彼中河工繁鉅如梁靖口
黃陵岡孫家渡趙皮寨銅瓦廂等處
築隄防決費用不貲剜肉補瘡勢難
那借合無
俯念大工緊急破格議處准照臣等所
請改折將正額解京餘銀留工支用庶爲不費之惠
如有不可乞照都給事中劉鉉題請
內帑支發通貯淮安府庫聽司道官查覈赴巡塩
御史處覆覈關支伏候

一議分督照得工程浩大道里遥遠若非
多官分理畫地責成不免顧此失彼
今議徐州北岸自呂梁洪至邳州直
河止一帶遥隄七十里該海防道衆
政龔大器總管自桃源縣古城以下
遥隄六十里幷塞界内缺口及建陵
城滾水壩一座該淮北分司郎中佘
毅中總管自桃源界至清河獾墩止

遥隄六十里幷塞界内決口及建安
娘城滾水壩一座該添註管河道副
使張純總管自徐州南岸玄黄二舖
月隄幷靈睢界内遥隄五十餘里及
建崔鎮口滾水壩一座該徐州道副
使林紹總管自睢寧界内遥隄四十
餘里幷築歸仁集隄三十五里該潁
州道僉事朱東光總管修復淮安板
閘至新莊閘共四閘修築裏河兩隄

并新城北一帶幇築新舊隄及塞黃
浦口該水利道僉事楊化總管外興
塩支河先經該道呈允行各縣掌印
官開挑仍應該道查催築高家堰中
段塞天妃閘朱家口開復通濟閘修
築趙家口迤西隄岸修復仁義等五
壩該添註管河郎中張譽總管修築
寶應一帶土石隄并建減水閘及挑
濬揚州至儀眞一帶河道該南河分

司郎中施天麟總管以上司道八員
均分八大工每司道一員分督府佐
二員計用府佐一十六員每府佐一
員分督州縣佐貳首領陰醫省祭官
十員共用一百六十員聽臣等於所
屬地方掄才調取如員數不足及各
官間有經手要務妨占者容臣等於
附近省分有司內查有幹濟素著者
另行具

奏調用分工之後大小官員俱要悉心經理總有
應理公務止許工上幹辦不得擅離
工次工完之日通將效勞官員分別
等第及有怠玩誤事者一併題
請處分以昭勸懲伏候
聖裁

一議夫役照得前項工程一時並舉約用
夫八萬名內除量調各處徑夫七千
五百名外今議派淮安府所屬募夫
二萬七千五百名揚廬鳳三府各募
夫一萬名徐州所屬募夫一萬名滁
和二州共募夫五千名內有災傷及
衝繁州縣聽該道官酌議減免應得
工食照常支給仍行各該掌印官按
籍派募如將無籍之徒應名塞責以
致臨工逃散者容臣等指名參究伏
候
聖裁奉

聖旨工部知道

工部覆前疏

題爲勘估兩河工程乞賜早

請錢糧以便興舉事該總理河漕右都御史潘季馴

題前事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看得右都御史潘季馴等議稱北自豐沛南抵

瓜儀約有一千餘里欲圖久遠不拔必須重費

財力今將勘估過銀兩官夫數目款列前來誠

爲一勞永逸之計相應照款開立前件議擬

上請定奪伏乞

聖裁

計開

一議錢糧

前件看得夫役工有難易之不同物料

時有消長之不齊若一槩取必而授

之值則虧苦者有不均之嘆而人情

競詭於趨避矣今該右都御史潘季

馴侍郎江一麟議夫役工難者加增
毋令苦樂不均物料照時估價仍要
嚴稽冒破委杴
國計民生有裨相應依擬除勘估崔鎮等處一帶
塞決築隄諸項工程合用工料要留
改折餘銀支用一節臣等已經遵
旨會同戶部議覆奉
聖旨這漕糧改折不獨以措支河工費用亦可因此
以蘇息東南之民還再議停當來說欽此欽遵隨

該本部移咨戶部徑自再議外伏候
聖裁

一議分督

前件看得右都御史潘季馴侍郎江一
麟議將河工自徐州北岸起至儀眞
止內一應築隄塞決諸各等項工程
分爲八大工以司道郎中等官總管
每司道一員分督所屬府佐二員每
府佐一員分督州縣佐貳首領陰醫

請各一節爲照河工浩大北自豐沛南抵灾儀延袤
一千餘里非多官分管未免顧此失
彼今河漕二臣將本工畫地委官分
管條議前來誠得專委責成之意相
應依擬恭候
命下本部備咨右都御史潘季馴侍郎江一麟將分
工委官事宜除原議總管官楊化施
天麟奉
聖旨拿降另行外其餘各照議施行如委官不足并
中間有要務妨占難以離任者即於
附近省分有司內查有幹才者調用
自分工之後大小官員俱要實心幹
事務期底績如有應理事務止許就
工幹辦不許擅離工所以致妨事工
完之日將管工官員查有勤勞實績
及怠玩誤事并賣放夫役者分別等

第一併題
請處分伏乞
聖裁

一議夫役
前件看得前項工程浩鉅必藉夫役之
多以集事若不分投雇募則恐一時
短少以致妨僨厥工今右都御史潘
季馴侍郎江一麟議所用夫約八萬
名除量調各處徭夫七千五百名外

議於廬鳳淮揚徐滁和各府州酌數
雇募內於災傷衝繁處所則聽該道
酌量減免條議委當相應依擬伏候
命下本部咨行右都御史潘季馴侍郎江一麟即將
前項所派夫役仍行各掌印官按籍
雇募工食照常支給如有將無籍之
徒搪塞以致臨工逃散或將老弱不
堪者充役誤事及不先時預爲募處
致臨時缺少或虛冒夫役名色志在

侵漁者司道等官不時查覈呈請河
漕衙門指名參
奏以憑重處再照前項河工地里遥遠夫役星散
若不嚴加點閘則虛實無從稽考合
無行令募夫府州縣各掌印官選委
廉能官員部押赴工明開某官一員
押夫若干名每夫或三十名或二十
名編為一隊如内有躲役影射者令
互相覺察本隊夫役即時稟明押夫
委官委官具呈管工府佐追提如有
本隊互相容隐不舉者查出并治並
不准工伏乞
聖裁奉
聖旨依擬行

奏疏　河臣潘季馴題　主事王元命校訂　運同陳昌言編次

恭報續議工程疏

臣潘季馴謹

題爲遵奉

明旨恭報續議工程以便查覈事據管理河道工部

郎中佘毅中張譽主事陳瑛管河兵備水利營

田等道叅政龔大器游季勳副使張純僉事朱

東光史邦直會呈抄蒙總理河漕并漕撫衙門

憲牌仰職等即查各工內有與原議不同工程
會同類總開呈以憑覆奏
聞依蒙隨將各工逐一查勘除兩河分合及應築應
塞工程俱與原議無異又隄工各高闊丈尺各
相度地形增減不等候逼完之日冊報外所有
隄岸閘壩勢當小東難拘原議者委應裁酌用
圖經久以淮北言之如南岸遥隄原議自靈壁
縣張字舖起至邳州栗字舖止共長九十八里
共張字舖以上原因河岸甚高故止議將玄黃

二舖掃灣處所展築月隄長八百五十丈今續
勘得徐州三山頭起至靈壁縣張字舖共五十
餘里一帶河岸雖高然先年遇有異常泛漲亦
往往漫決若止展築玄黃二舖月隄尚有可虞
相應一併接築遥隄計長九千餘丈庶成全隄
無復遺慮其玄黃二舖止築順水壩以遏水勢
不必另行展築果字舖以下原因縷隄頗遠故
未議築遥隄續勘得果字舖至李字舖縷隄約
四里餘猶覺逼近仍應增築遥隄計長七百五

十丈北岸遥隄内邵州谷山并匙頭灣二處俱
有水溝瀦畜積水合行疏泄今議各建函洞一
座以便泄水桃源縣古城起至季太口止計六
十里内原議滾水壩三座已經建完今歲伏水
漲溢之時甚賴其減泄之力但季太口至清河
縣計五十餘里未議建壩恐水勢至此尚致漲
溢勘得三義鎮地形原窪衆水所趨合增建滾
水壩一座其長闊丈尺俱照前壩廢分殺之路
既多則衝漫之患可免此淮北工程所當續議

者也以淮南言之原議修復清江等閘令勘得
逼濟閘逼近淮河直受衝囓勢甚洶湧且閘設
年久底樁朽爛加石太重不免坍卸相應改建
於甘羅城東堅實之地仍改濬河口斜向西南
使水勢紆迴不至直射庶便啓閉前閘既已改
建則新莊閘距此不及一里難容多船而關鎖
太促水勢湍急不易啓閉相應拆卸福興閘上
距通濟閘計二十里下距清江閘止五里遠近
懸絶且亦因年久圮壞難以加石令議改建於

壽州廠適中處所其清江一閘仍照原議修復
至於板閘地窪水平無庸啓閉止須照舊免行
增高又勘得原議修復五壩內信字壩逼近淮
城且係黃河掃灣先年久廢不用今已將禮智
二壩修復見在車盤船隻其仁義二壩原共一
口出船亦係黃河掃灣又與清江閘相鄰恐有
意外衝漫之患見今築隄在上以禦黃流不便
修復查得舊有天妃閘正與清河直對相應建
壩一座於本閘之裏則車盤尤便而船隻無阻
矣其興鹽等處入海支河原因高堰未築黃浦
八淺等決未塞水勢浩蕩故踵襲節年舊議欲
加挑濬以洩積水近勘得高堰築完黃浦入淺
俱塞下流已乾無水可洩而海口之水反高於
內地若復挑濬則海水灌入既傷民田復損鹽
利正在勘議間隨該巡鹽御史姜璧躬親踏勘
題
請免濬復經司道會勘委應停止夫興鹽等處既以
無水可洩免濬支河若實應湖隄仍照原議於

三十里之内添建減水閘六座又恐分流太多
與塩難受況建閘初意秖因上流水溢恐致傷
隄今高堰既築通濟閘流則寶應湖水不甚盈溢
淮每年水漲之時築壩斷流則寶應湖水不甚盈溢
湖隄可保無虞不必多建減閘今議修復舊閘
二座創建一座通共四座庶運道民田俱有攸
賴其開挑與塩支河工費銀二萬五千八百七
十六兩原議於巡塩衙門動支運司銀兩仍聽
該衙門作正支銷此淮南工程所當續議者也

以上事宜皆因地損益隨時劑量期於有濟不
敢執泥俱經會議會同陸續呈請舉行訖今蒙
行查理合類報轉
奏施行等因到臣案照先准工部咨為
議各項工程事宜本部覆題奉
聖旨這治河事宜既經河漕諸臣會議停當依擬都
准行着他們悉心着實興建永利各該經委分任
人員如有玩愒推諉虛費財力者許不時拿問參

治其未盡事宜及臨時事勢或與原議不合的也
着陸續奏聞務求有益應用錢糧你部裏便會戶
部上緊議來欽此備咨到臣俱經通行司道欽遵
興舉間續據郎中佘教中等議將各工增損事
宜節次會呈前來又經臣等親閱相同批允舉
行訖秖緣工程大體俱無更張止於節目微有
不同事涉煩瑣未敢屑屑瀆
奏茲當告成伊邇合行通查類報今據前因爲照
兩河大工延袤千里臣等荒度之初止詳於兩
河分合大勢而隄岸閘壩之遠近多寡委須臨
時再加斟酌仰荷我
皇上坐照萬里洞燭事機假臣以便宜之權開臣以
續
奏之路所據司道陸續議報前來在淮北則有徐
州三山頭起至張字舖加築遥隄五十餘里玄
黃二舖止建順水壩一道果字舖起至李字舖
加築遥隄四里餘谷山趾頭灣添建函洞二座
三義鎮添建滾水壩一座此皆原

題未載委應增益在淮南則有通濟福興二閘從
新改還新莊逼近通濟閘勢難兩存板閘止宜
仍舊信字壩逼近黃河不便修復仁義壩改建
天妃閘以裏至于興盐等處入海支河因高堰
黃浦八淺隄成無水可洩自宜停止而寶應湖
隄減水閘止須修建四座此原備載委當更易
因時審勢隨地制宜臣等固不敢惜勞以貽一
簣之虧亦不敢妄舉以滋無益之費其應添銭
糧即於原議河工銀內通融裁節濟用並無求
益加派之事除將各隄工高闊丈尺相度地形
增減不等通候查覈外相應
奏報謹具題
知奉
聖旨工部知道
查復舊規疏
臣潘季馴謹
題為乞
恩查復舊規以利漕渠事臣等謬膺

簡畀肩厥鉅艱日夕兢兢惟恐一事未周有負
任使茲幸
廟堂主持諸臣効力導河防決之工駸駸然有涓
埃之驗矣但於淮安一帶閘河終有未安者臣
等初至地方目擊淮安西門外直至河口六十
里運渠高墊舟行地面昔日河岸今爲漕底而
閘水湍激糧運一艘非七八百人不能牽挽過
閘者臣竊恠之詢之地方俱云自開天妃閘後
專引黃水入閘且任其常流並無啓閉而高堰
決進之水又復鎖其下流以致沙淤日積萬曆
五年河渠堙塞隨濬隨淤不得已開朱家口引
清水灌之方得通舟臣等乃決意開復通濟閘
以引范家湖清流且
請修舉陳瑄故事嚴其啓閉隨該工部覆奉
欽依咨行遵照見由通濟閘引水濟舟河身亦覺漸
刷數年之間或可復故矣但沙淤可免而湍溜
如驩牽挽不易而啓閉甚艱且聞淮河暴發亦
有渾流臣等求其善處之術而未得也隨行據

司道等官郎中張譽等博訪志傳查得永樂初
年原由海運淮郡與黃淮二河隔絕不通後因
平江伯陳瑄疏清江浦之渠引水以通淮安東
南運艘始得直達
京師復慮黃淮之水沉沙易淤也乃建清江福興
新莊等閘遞互啓閉鎖鑰掌之漕撫開放屬之
分司法至嚴矣復慮水發之時湍急難於啓閉
又於新莊閘外暫築土壩以遏水頭水退即去
壩用閘如常延至嘉靖八年間壩禁廢弛河渠
淤塞該漕運都御史唐龍河道侍郎潘希曾題
奉
欽依仍復舊規載在簡冊者班班可考也數十年來
初議浸失前患復茲臣等詢之地方耆宿皆云
運渠卑隘最易沙淤淮地低窪最易盈溢若倣
古人之制嚴啓閉於春冬之時築外壩於伏秋
之際則非惟河身無壅墊之患而田廬亦無浸
潦之苦矣臣等反覆思惟請復舊規爲便及查
每歲三月以前糧運俱過六月初旬

鮮貢已盡其餘船隻皆可盤壩並無妨礙即如鎮
江京口閘遇冬築塞入春方啓其例固可援也
伏望
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每歲於六
月初旬一遇運艘并
鮮貢馬船過盡即於通濟閘外暫築土壩以遏橫
流一應官民船隻俱由盤壩出入至九月初旬
仍舊開壩用閘庶於
國計民生兩利之矣再照人情易玩法禁易弛勢
豪人員任情自恣者難保不無地方當事之臣
稍稍阿徇輒至濫觴貽
皇上特降
嚴旨容臣等刻石金書垂示各閘之上庶幾人心有
常目之警而良法無久弊之患矣謹題請
旨奉
聖旨工部知道
工部覆前疏
題爲乞

恩查復舊規以利漕渠事該總理河漕右都御史潘
季馴題前事又該總督漕運右侍郎江一麟題
同前事俱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送司案呈到部看得總理
河漕右都御史潘季馴等題稱淮安一帶黃淮
灌入運渠高墊且閘水湍急啓閉甚難查得平
江伯陳瑄建清江福興新莊等閘遞互啓閉以
防黃水之淤又於水發之時閘外暫築土壩遏
水頭以便啓閉水退即去壩用閘如常其法至
善議要修復舊規并請特降
嚴旨垂示各閘使勢豪人員不敢任情阻撓一節爲
照黃淮二河之入淮郡也由先臣平江伯陳瑄
疏濬清江浦始也而其立法則甚密矣慮黃淮
灌入泥沙易淤而建閘以慎啓閉又慮水發湍
急難于啓閉而築壩以遏水衝自是渾流不入
閘河不壅矣爲運道之利後來閘壩廢弛淮安
一帶河渠始日就墊塞費區畫矣況水發常在
六月此時糧運及

鮮貢船隻俱已過盡築壩似無妨礙雖官民船隻
盤剝未便終不得因此而廢河漕大計也且築
壩止是水發時候自六月至九月初旬不過三
月餘即去壩用閘如常不便於民船者無幾時
而便於漕渠者則甚大所據都御史潘季馴等
具題前來似應依擬恭候
命下本部備咨總理河漕右都御史潘季馴漕運侍
郎江一麟即查先年閘壩舊規斟酌修復凡清
江福興新莊等閘俱要以時啓閉不得開放無
度以致泥沙灌入有礙運道每歲至六月初旬
運艘馬船過盡伏水將發即於通濟閘外暫築
土壩以遏橫流一應官民船隻俱暫行盤壩出
入至九月初旬開壩復用閘啓閉仍將題准
明旨刊示各閘之上如有勢豪人員恃強阻撓應拿
問者徑自拿問應參
奏者徑自參
奏毋得阿狥假借庶人心知警法不廢格而河渠
有賴矣奉

聖旨這築壩盤壩事宜俱依擬有勢豪人等阻撓的
即便拿了問罪完日於該地方枷號三箇月發落
干礙職官參奏處治
申明鮮貢船隻疏
臣潘季馴謹
題為乞
恩查復舊規以利漕渠事淮南京兵部咨稱案照先
准臣等咨已經備行南京內守備廳速查今運
鮮貢等差總計幾起已撥裝載五月以前過淮出
口者幾起未撥差限尚遲約在築壩之後發行
者幾起一面移文本部差撥就令通濟閘外停
泊以待各差抵閘盤船前進庶免臨期誤事隨
准該廳囬稱氷鮮鰣魚例在五月初旬採完楊
梅例在小暑之後採取俱各在京裝船先用底
盖鹽氷打築結實然後起運前進氷鮮船隻勢
不可盤煩為議處到部合咨河道漕運衙門酌
量前差尚在五月之內伏秋未至水勢未發姑
待二起鮮船出口方行築壩如壩不容緩前項

氷鮮作何計處使不誤事希由咨報等因到臣
案照萬曆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准工部咨該臣
等會題前事本部覆議每歲至六月初旬伏水
將發即于通濟閘外暫築土壩以遏橫流一應
官民船隻俱暫行盤壩出入至九月初旬開壩
仍將題准
明旨刊示各閘之上如有勢豪人員恃強阻撓應拿
問者徑自參奏毋得阿狥假
借等因題奉
聖旨這築壩盤壩事宜俱依擬有勢豪人等阻撓的
即便拿了問罪完日於該地方枷號三箇月發落
干礙職官參奏處治欽此備咨臣等通行欽遵間
今歲遇閏五月二十二日即已入伏相應先期
築壩誠恐
鮮貢船隻所至後期預咨該部轉行早發去後今
准前因該臣會同漕撫右都御史江一麟議照
清江裏河向因外河伏水帶入泥沙致坫漕渠
應照先臣陳瑄疆規先期築壩已經題奉

嚴旨通合遵守今該監既謂氷鮮鰣魚在五月初旬
楊梅在小暑之後各採完若肯較常早發沿途
無滯計五月二十以前二項鮮船俱可趕到若
至入伏之日各船愆期不至勢難久待隨經咨
覆該部及延至入伏之日定行築壩外但恐各
監拘泥故常逗遛不發延至壩成又以盤船不
便推諉臣等不無掣肘況所
進氷鮮不多盤壩只須頃刻即使車盤不便亦可
預撥馬船停泊壩外鮮到之日對船般剥亦無
妨碍漕渠關係甚重似當量從權宜伏望
皇上軫念國計
敕下該部申飭南京守備衙門每歲氷鮮船隻較常
催儹早發務在伏前旬日抵淮不至有礙築壩
萬一愆期即從天妃壩車盤或預撥馬船停泊
永無沙坫矣謹題請
旨奉
聖旨工部知道

工部覆前疏

題為乞

恩查復舊規以利漕渠事該總理河漕尚書潘季馴

總督漕撫右都御史江一麟題為前事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看得冰鮮船隻關係

上供而築壩護漕關係

國計均之有不可緩者今據河臣題稱遵

旨築壩當在伏水未發之先其勢必不能停築以待

船據守臣回稱鮮船發行常在閘壩既成之後

其勢又不能車船以盤壩似於

上供

國計兩有所妨然臣等竊以為無傷也查得正德

嘉靖年間五月已有鮮魚到京且既稱鮮品尤

宜早進既係薦

廟尤該及時但近年以來

進鮮內臣每以採鮮既完之後方行措辦裝具附

載貨物勾當稽留動踰旬日沿途淹頓又致愆

期比至

京師則色味俱變不惟有礙築壩且於
薦鮮之義亦甚無當也臣省吾先任南京見守備太
監喬郎每事用心整飭才復優於幹濟即據今
回稱鰣魚例在五月初旬採完蓋四月二十日
前後已行採矣若隨船器用如氷鹽之類預備
停當一經採完即便發行不過半月即可過淮
正是伏前之期自於築壩無礙至於楊梅等物
又與魚鮮不同即至壩成不妨盤剥但今年閏

月伏早此時議行恐不及事而壩又不容緩築
萬一鰣魚到遲必須設法對船般剥方克有濟
此在内守備臣及河漕大臣各以
上供國計不分彼此一體籌度處置自當無誤其剥
完之後自淮以北仍須嚴令地方官多方護送
速進務期共濟不得應付遲緩至于以後年分
鰣魚鮮船定限五月初頭發行伏前定限過淮
楊梅等船定從便聽將南京馬快空船於未築
壩之先預撥過淮停泊壩外以俟般剥則

上供既無後時之虞
國計亦得先事之備矣又訪得南京進鮮各船每
將起程之時有無籍棍徒號稱夥光詼局詐騙
肆意把持要得倚船覓利領差内臣萬一不從
即遍遞誣狀使船不得行在京不遂復隨至沿
途騷擾管河各官或有不察墮其計中即復稽
留延緩是以船行不得如期非盡由發船之果
遲也合無恭候
命下容臣等行南京及河漕各衙門出示嚴禁如有
前項棍徒仍前作梗者即便拿問從重究罪仍
枷號通渠或濱河處所示警至於到淮般剥之
際在河漕大臣尤宜加意禁約使奉差者不苦
於道路之難則般剥從容儹進便利所關於築
壩治漕者寔非小補均乞
聖明裁定敕下欽遵施行奉
聖旨是
報黃浦築塞疏
爲恭報黃浦築塞事據管理南河郎中張譽呈

稱蒙臣等牌督修築黃浦決口隨行揚州府同
知韓相鳩工聚料于本年三月初三日興工官
夫晝夜併力攔河北壩于本月初十日南壩于
十二日各口斷流訖又蒙本院部親臨工所
仍恐卑薄難恃又於北壩之外加築一壩共濶
十丈足禦水患為照黃浦衝決為害已極經營
數年勞費不貲妨運病民莫此為甚即今兩壩
告成橫流堵截山寶興鹽一帶生靈悉得平土
而居耕獲而食宦官民船艘往來無虞復業編氓

歡聲載道誠地方無窮之利也除將糟口填土
接築老隄通候工完另呈合先具報等因到臣
據此案查先該臣等題為河患已除流民復業
乞
恩蠲租以廣招徠事已將高堰隄成黃浦見在興築
緣由于本月初一日具
題訖臣隨督行該司該法督築黃浦去後今據前
因該臣會同漕撫侍郎江一麟照得高堰據黃
浦之上游而黃浦為興鹽城之門戶高堰既

築黃浦之工自易黃浦既塞則與寶塩城一帶
田地盡行乾出自茲兩河橫流涓滴皆由正道
千里之內民業皆可耕穫而海口河身目見深
刷亦可免壅潰之患矣除將正口填築高厚務
俾永賴仍候大工全完另報外為此具題奉
聖旨工部知道

河工告成疏

臣潘季馴謹

題為恭報兩河工成仰慰

聖衷事萬曆七年十月初六日據管河郎中佘教申
張譽王事陳瑛管河兵備營田等道案查政龔大
器游季勳副使張純僉事朱東光史邦直會呈
節奉總理河漕并總督漕撫衙門劄付俱為奉
明旨陳愚見議治兩河經畧以圖永利等事行職等
將派定工程鳩夫辦料刻期興舉該職等遵依
督率分委府州縣等官親詣工所照式率作俱
自萬曆六年九月十五等日興工至今陸續通
完訖總計築過土隄長一十萬二千二百六十

八丈三尺一寸砌過石隄長三千三百七十四
丈九尺塞過大小決口共一百三十九處建過
減水石壩四座每座長三十丈修建過新舊閘
三座車壩三座築過攔河順水等壩十道建過
函洞二座減水閘四座濬過運河淤淺長一萬
一千五百六十三丈五尺開過河渠二道栽過
低柳八十三萬二千二百株其各隄高卑酌量
地形低昂隨宜增損自一丈二尺以至七八尺
不等數目煩瑣聽候勘官至日另冊開送覈實

外照得數年以來黃淮二河胥失故道至以地
方州縣爲壑蓋由黃河惟恃縷隄而縷隄逼近
河濱束水太急每遇伏秋輒被衝決橫溢肆出
一瀉千里莫之底極北岸則決崔鎮季太等處
南岸則決龍窩周營等處共百餘口而又從小
河口白洋河灌入挾永堌諸湖之水越鄗仁集
陵寢以至正河流緩泥沙停滯河身墊高淮水又因
高家堰年久圮壞潰決東奔破黃浦決入淺而

山陽高寶興塩悉成沮洳清口將為平陸黃淮
分流淤沙岡滌雲梯關入海之路坐此淺狹而
運道民生俱病矣自去秋興工之後諸決盡塞
水悉歸漕衝刷力專日就深廣今逕隄告竣自
徐抵淮六百餘里兩隄相望基址既遠且皆眞
土膠泥夯杵堅實絕無往歲雜沙虛鬆之弊蜿
蟺綿亘殆如長山夾峙而河流于其中即使異
常泛漲縷隄不支而溢至逕隄勢力淺緩容蓄
寬舒必復歸漕不能潰出譬之重門待暴則暴
必難侵增續禦寒則寒必難入兼以歸仁一隄
橫截于宿桃南岸要害之區使黃水不得南決
泗州至于桃清北岸又有減水四壩以節宣盈
溢之水不令傷隄故在遙隄之內則運渠可無
淺阻在遙隄之外則民田可免淹沒雖不能保
河水之不溢而能保其必不奪河固不能保縷
隄之無虞而能保其至遙即止盍嘗考弘治以
前張秋數塞數決自先任都御史劉大夏將黃
陵岡一帶增築太行隄一道而張秋之患遂息

此其已試之明驗也今職等所築之遥隄即太
行隄之別名耳況係真正淤土較之太行雜沙
又有不侔者故今歲伏汛驟漲桃清一帶水爲
遥隄所束稍落即歸正漕沙隨水刷河身愈深
河岸愈峻前歲桃清之河膠不可攖今深且不
測而兩岸迥然高矣上流如呂梁兩崖俱露巉
石波流湍急漸復舊洪徐邳一帶年來筒探及
底者今測之皆深七八丈兩岸居民無復昔年
蕩析播遷之苦此黄水復其故道之效也高家

堰屹然如城堅固足恃今淮水涓滴盡趨清口
會黄入海清口日深上流日涸故不特堰内之
地可耕而堰外湖坡漸成赤地蓋堰外原係民
田田之外爲湖湖之外爲淮向皆混爲一壑而
今始復其本體矣其高寶一帶因上流俱已築
塞湖水不至漲滿且寶應石隄新砌堅緻故雖
秋間霖潦浹旬隄俱如故黄浦入淺築塞之後
俱各無虞柳浦灣一帶新隄環抱淮城並無齧
損不特高寶田地得以耕藝而上自虹泗盱眙

下及山陽興塩等處皆成沃壤此淮水復其故
道之效也見今淮城以西清河以東二瀆交流
儼若涇渭誠所謂同爲逆河以入于海矣海口
之深測之已十餘丈蓋借水攻水以河治河黃
淮並注水滌沙行無復壅滯非特不相爲扼而
且交相爲用故當秋漲之日而其景象如此昔
年沙墊河淺水溢地上秖見其多今則沙刷河
深水由地中秖見其少地方士民皆謂二十年
來所曠見也此蓋仰仗我

皇上聖德格
天神明協相
聖心獨斷
廟筭堅持是以本院部得行初志職等得效胼胝向
使少爲異議所搖則此時不知更作何狀矣今
財力不多費而功倫于兩河時日不久曠而效
收于期月數千里魚鱉之民一旦登于衽席億
萬年命脉之路一旦底于翕寧職等幸獲遭逢
曷勝慶幸除各用過錢糧另行冊報外所據完

過工程擬合開坐呈報施行等因到臣據此案
查萬曆六年五月十五日該臣欽奉
敕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潘季馴近年
河淮泛濫為害運道梗塞民不安居朕甚憂之已
屢有旨責之地方官經理奈無實心任事之臣動
以工費艱鉅為解又當事諸臣意見不同事多掣
肘以致日久無功今特命爾前去督理河漕事務
將河道都御史暫行裁革以其事專屬於爾其南
北直隸山東河南地方有與河道相干者就令各
該巡撫官照地分管領聽爾提督爾宜親歷河流
所經會同各巡撫官督同各部屬司道等官悉心
協慮講求致害之因博采平治之策備查草灣口
何為既開復淤及今作何開通全淮水何為南徙
不復及今作何疏導徐邳河身高並州城何以疏
之使平黃浦崔鎮等口久塞無功何以築之使固
及查諸臣歷年建議有行奏疏逐一勘議要見老
黃河故道應否開復清桃正河應否挑濬高家堰
實應隄應否修築小浮橋新衝口可否濟運應否

加挑又徐邳以上地形南昂北下恐隄防一潰勢
必奔流北徙將爲閘河之梗亦要審其孰爲正河
孰爲支河孰爲合河或正而當厚其防或支而當
殺其勢或合而當分其流一併勘議詳妥奏聞區
處合用錢糧及選任司道等官俱許以便宜奏請
給發委用功成之日通將効勞官員一體分別陞
賞如有抗違不服及推諉誤事者文官五品以下
武官四品以下徑自提問應奏請者奏請定奪其
提督軍務事宜查照河道衙門原管行事爾候事

宜之日未請回京朝廷以爾諳習河道素有才望
特茲重任爾尚殫忠籌慮盡心區畫俾河漕無梗
塞之虞人民免昏墊之苦必有懋賞以酬爾功毋
或畏難憚勞隱忠不效及苟且塞責有負委任爾
其勉之慎之故諭欽此臣遵奉

綸音會同撫臣躬率司道等官沿河荒度周諮分合
之勢博求平治之謀羣策畢集衆論僉同隨題
爲奉

明旨陳愚見議治兩河經畧以圖永利事該工部覆

看得都御史潘季馴侍郎江一麟足遍口訊僉
議詳酌為是陸說其所修道寢格俱目擊利害
而非道聽之言庶同則繹而非弗詢之謀蓋隄
防既固塞決又審水無旁駛而正流自急沙隨
水刷而海口自復此正以水治水而不為穿鑿
之論迂謾之談頃來治河之說未有逾於二臣
之議等因題奉
聖旨這治河事宜既經河漕諸臣會議停當依擬都
准行着他們悉心着實興建永利各該經委分任
人員如有玩愒推諉虛費財力者許不時拿問參
治其未盡事宜及臨時事勢或與原議不合的也
着陸續奏聞務求有益應用錢糧你部裏便會戶
部上緊議來欽此備咨臣等欽遵查照興舉施行
准此又該臣等題為勘估兩河工程乞賜早
請錢糧以便興舉事欵議分督徐州北岸自呂梁洪
至邳州直河止遥隄該海防道參政龔大器總
管自桃源古城以下遥隄并塞界內決口及建
減水壩一座又先分馬廠坡遥隄該中河郎中

余毅中總管自桃源縣界至清河縣北遥隄并
塞界内決口及建減水壩一座該添註管河道
副使張純總管自徐州南岸并靈睢界内遥隄
及建減水壩一座該徐州道副使林紹總管睢
寧界内遥隄并築歸仁集隄該賴州道僉事朱
東光總管修復淮安運河各閘修築裏河兩隄
并新城北一帶幫築新舊隄及塞黃浦口催濬
興塩支河該水利道僉事楊化總管築高家堰
塞天妃閘朱家口迤開復通濟閘修築趙家口迤
西隄岸修復各壩該添註管河郎中張譽總管
修築寶應一帶土石隄并建減水閘及挑濬揚
州至儀真一帶河道該南河郎中施天麟總管
等因本部覆奉
欽依咨行臣等分工間郎中施天麟降調將原分寶
應隄工改委營田道僉事史邦直揚州挑浅改
委該府知府虞德燁僉事楊化罷黜將原分清
江浦兩岸築隄改委主事陳瑛增修閘座改委
淮安府知府宋伯華各管理柳浦灣修築新舊

隄并添寶應八浅決工增委令補水利道副使
張純黃浦口決工增委令補南河郎中張譽各
兼理副使林紹閒住原分一工該令任黍政游
季勳管理俱於上年九月十五日起土興工臣
等具本題
知訖又該臣等查得司道續報工程淮北有徐州三
山頭起至張字舖增築遥隄玄黃二舖止建順
水壩一道果字舖起至李字舖增築遥隄谷山
匙頭灣添建函洞二座三義鎮添建減水壩一
座此皆原
題未載續議增益淮南有通濟福興二閘從新改
遷新莊逼近通濟閘勢難兩存板閘止宜仍舊
信字壩逼近黃河不便修復仁義壩改建天妃
閘裏與塩等處支河因高堰黃浦八浅隄成無
水可洩自宜停止寶應湖隄減水閘止須修建
四座此原
題備載續議更易又經具本題
知訖臣等向在催督工去後今據前因除將報到

工程逐一查覈相同外該臣會同漕運巡撫侍
郎江一麟窩照我
朝建都燕冀轉輸運道實爲咽喉自儀真至淮安
則資淮河之水自清河至徐州則資黃河之水
黃河自西而來淮河自南而來合流於清河縣
之東經安東達雲梯關而入於海此自宋及今
兩瀆之故道也數年以來崔鎮諸口決而黃水
遂北高堰黃浦決而淮水遂東桃清虹泗山陽
高寶興泰田廬墳墓俱成巨浸而入海故道幾

成平陸臣等受事之初觸目驚心所至之處子
遺之民扳輿號泣觀者皆爲隕涕然議論紛起
有謂故道當弃者有謂諸決當留者有謂當開
支河以殺下流者有謂海口當另行開濬者臣
等反覆計議弃故道則必欲乘新衝新衝皆任
址陸地漫不成渠淺澁難以浮舟不可也留諸
決則正河必奪桃清之間僅存溝水淮揚兩郡
一望成湖不可也開支河則黃河必不兩行自
古紀之淮河泛溢隨地沮洳水中鑿渠則不能

別尋他道則不得況終
墊之患何時而止不可也惟有開濬海口一節
於理爲順方在猶豫而工部遣咨叶嚀臣等親
詣蹈看臣等乃乘輕舸出雲梯關至海濱延袤
四望則見積沙成灘中間行水之路不及十分
之一然海口故道則廣自二三里以至十餘里
詢之土人皆云往時深不可測近因淮黃分流
止餘涓滴入海水少而緩故沙停而積海口淺
而隘耳若兩河之水仍舊全歸故道則海口仍

舊全復原額不必別尋開鑿徒費無益也臣等
乃思欲疏下流先固上源欲遏南支先防正道
遂決意塞決以挽其趨築遥隄以防其決建減
水壩以殺其勢而保其隄一歲之間兩河歸正
沙刷水深海口大闢田廬盡復流移歸業禾黍
頗登

國計無阻而民生亦有賴矣蓋築塞似爲阻水而
不知力不專則沙不刷阻之者乃所以疏之也
合流似爲益水而不知力不弘則沙不滌益之

者乃所以殺之也夏溢則水散而淺返正則水
束而深水行沙面則見其高水行河底則見其
卑此既治之後與未治之先光景大相懸絶也
每歲修防不失即此便爲永圖借水攻沙以水
治水臣等蒙昧之見如此而已至於復閘壩嚴
啓閉疏濬揚河之淺亦皆尋繹先臣陳瑄故業
原無奇謀秘策駭人觀聽者偶倖成功殊非人
力實皆仰賴我
皇上仁孝格
天中和建極
誠敬潛孚而祇靈助順
恩威並運而黎獻傾心
念轉輸乃足
國之資
軫旰墊切儆予之慮
宵旰靡皇
絲綸屢飭其始也併河漕以一事權假便宜以任展
布故臣等得效芻蕘之言其既也逮 諭墮以警

寘頑折淆言以定
國是故臣等得竟胼胝之力
俯從改折之議
國計與民困咸紓
特頒賞賚之仁臣工與夫後競勸致茲無斁之功遂
成一歲之內今兩河蒸黎歌
帝德而祝
聖壽者且洋溢乎寰宇臣等何敢貪
天功以爲已力哉除用過錢糧聽巡鹽衙門查覈
奏繳外謹將完過工程總數開坐伏乞
敕下該部覆議差官勘閱明實施行謹題請
旨

計開

淮北工程

總管官中河郎中佘毅中督淮安府同
知王琰兗州府同知唐文華桃源縣
知縣郭顯忠濟寧衛指揮文棟等築
完原分桃源縣北岸遥隄自古城起

至關王廟止長八千六百八十九丈
二尺俱根闊六丈頂闊二丈高一丈
至九尺不等塞完崔鎮大決口一處
及劉真君廟等決口共三十六處共
長四百六十一丈五寸築完古城堰
口隄一道長三百六十丈造完崔鎮
減水石壩一座壩身連鴈翅共長三
十丈又築完續增徐州南岸三山遥
隄長二千四百二十八丈三尺五寸

俱根闊四丈頂闊一丈八尺高八九
尺不等又督淮安府同知蔡玠築完
桃源縣迤南馬厰坡遥隄長七百四
十六丈根闊七丈至五丈不等頂闊
二丈高一丈至八尺不等以上各隄
共栽過低柳一十六萬一千六百株
總管官海防兵備道參政龔大器督盧
州府通判宋守中邳州知州張延熙
泰州同知王法祖等築完原分邳州

北岸遥隄自吕梁山麓起至直河止
長九千四百六十四丈一尺俱根闊
六丈至五丈不等頂闊二丈至一丈
五六尺不等高九尺至七八尺不等
造完續增徐州南岸三山遥隄
座又築完續增徐州南岸三山遥隄
長一千三百九十一丈八尺俱根闊
四丈頂闊一丈四五尺不等高八尺
以上各隄共栽過低柳五萬二千株

73

總管官徐州兵備道參政游季勳督淮
安府同知蔡玠徐州知州孫養魁靈
璧縣知縣張允孚睢寧縣知縣徐容
桃源縣知縣郭顯忠等築完原分靈
睢南岸遥隄自竇老彀堆起至象山
止長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七丈二尺
俱根闊六丈頂闊二丈高九尺造完
徐昇鎮減水石壩一座壩身連鴈翅
共長三十丈又築完續增徐州三山

遥隄二千六百四十七丈一尺六寸
俱根闊四丈頂闊一丈六尺高九尺
順水壩一道又會同南河分司改建
通濟閘一座并閘外攔河壩一道以
上各隄共栽過低柳一十五萬一千
六百株
總管官水利道副使張純督兖州府同
知樊克宅清河縣知縣石子璞等築
完原分桃源清河縣北岸遥隄自關

王廟起至護城隄止長九千七百二
十一丈俱根闊六丈頂闊二丈高一
丈至八丈不等塞完張泗冲等決
口一十八處共長二百一十一丈造
完季太鎮減水石壩一座續增三義
鎮減水石壩一座壩身連鴈翅俱長
三十丈又築完續增徐州南岸三山
遥隄二千五百四十九丈俱根闊四
丈頂闊一丈五尺高八尺以上各隄

共栽過低柳五萬三千株
總管官頴州兵備道僉事朱東光督鳳
陽府通判李光前廬州府通判查志
文歸德府通判祝可立泗州守備衛
鎬張大德等築完原分睢寧南岸遥
隄自象山起至果字舖止長六千九
百三十六丈七尺俱根闊九丈至六
丈六尺不等頂闊二丈一尺高一丈
至八尺不等又築完續增果字舖起

至李字舖止遥隄長八百四十八丈
六尺俱根闊六丈六尺頂闊二丈一
尺高八九尺不等又築完原分歸仁
集遥隄長七千六百八十二丈八尺
根闊六丈至四丈五尺不等頂闊三
丈至一丈不等高一丈二尺至八九
尺不等内填塞決口四十七處共長
三百四十九丈以上各隄共栽過低
柳三十萬株

總管官南河郎中張譽督揚州府同知
韓相淮安府同知鄭國彥王琰兩淮
運副曹鉞東昌府通判王一鳳帥軍
都司俞尚志等修築高家堰隄大十
餘里計長一萬八百七十丈俱根
闊十五丈至八丈六丈不等頂闊六
丈至二丈高一丈二三尺不等內二
千四百丈會同徐水二道俱用樁板

廂護堅固塞完大澗渌洋湯恩口等
決三十三處共長一千一百一十八
丈又塞朱家決口二處先築月壩一
道長八十丈并築本口直隄長一十
四丈閘塞天妃閘一座修築趙家口
迤西兩岸隄共長六百七十四丈根
闊二丈至一丈頂闊二丈至一丈高
一丈至八尺不等又修復禮智壩各
一座添設天妃壩一座又開出閘河

口自甘羅城起至淮河長二百一十
三丈底闊四丈面闊六丈深一丈兩
崖築隄共長四百二十六丈根濶十
丈頂濶二丈高一丈又塞完續分黃
浦決口一處先築南北攔河壩二道
共長四十五丈根濶一十三丈頂濶
十丈高二丈填築正口土隄一道長
九十四丈自水底至頂高三丈八尺
根濶一十三丈又會同徐州道改建

通濟閘一座并閘外築攔河壩一道
以上各閘隄共裁過低柳六萬株
總管官清江廠主事陳瑛督留守司經
歷屠鑰把總諸葛堯寶鎮撫王紹武
等築完清江浦南北兩岸河隄共長
三千三百九丈八尺俱根濶一丈二
尺頂濶八尺五寸高三尺五寸塞完
鄭家決口一處長六十七丈加隄一
道自水底至頂高一丈三四尺不等

底濶二丈五尺頂濶九尺

總管官水利道副使張純督淮安府帶

銜同知劉順之兩淮運副曹銑實應

縣知縣李贊修完原分淮安府新城

北舊隄自清江浦起至柳浦灣止共

長九千八百五十一丈幫濶二丈一

丈五尺以至一丈不等高四尺至二

三尺不等築完新隄自柳浦灣至高

嶺止長六千六百四十丈俱根濶四

丈五尺頂濶一丈五尺高六尺築完

西橋壩一座長十二丈自水底至頂

高二丈築塞八浅決口一處長八十

五丈六尺內土隄根濶七八丈不等

頂濶二丈自水底至頂高二丈至一

丈四五尺不等外包砌石隄一道長

八十五丈六尺高一丈五六尺不等

又石隄兩頭接築舊土隄共長一百

五十丈俱根濶三丈頂濶二丈高一

丈三四尺不等南北欄河壩二道共
長五十九丈西隄一道長二百四十
一丈俱根闊五六丈不等頂闊一丈
三四尺不等自水底至頂高一丈六
七尺不等以上各隄共栽過低柳五
萬四千株

總管官營田道僉事史邦直督揚州府
通判王開郭紹等修築完實應湖土
隄長四千四百九十二丈俱根闊五

丈頂闊三丈高一丈六七尺不等砌
完石隄長三千三百七十四丈九尺
俱根闊五尺頂闊三尺高一丈四五
尺不等上加土西面三尺東面四五
尺不等密下樁笆實土者計長一千
一百一十七丈一尺修建減水閘共
四座

總管官揚州府知府虞德燁督江都縣
知縣秦應驄原任儀真縣知縣況于

梧等挑完淤淺河道自高廟起至儀
真縣東關止共長一萬一千五百六
十三丈五尺挑深五尺至二三尺不
等閘十四丈至八丈不等
總管官淮安府知府宋伯華督同知
劉順之通判况于梧清河縣知縣石
子璞等造完改建福興閘一座修完
清江閘一座增砌荒細石塊共長二
千二百九十二丈三尺旁開月河一
道長九十三丈築完南北攔河壩二
道共長三十五丈閘下兩岸并月河
隄共長一百二十四丈俱用樁笆廂
護奉
聖旨工部知道
黃河來流艱阻疏
臣潘季馴謹
題爲黃河來流艱阻後患可虞乞
恩速賜查議以圖治安事臣等猥以譾材謬膺重任

晝夜思惟欲求萬全之策以報
陛下罔極之恩食不甘味寢不貼蓆者三月矣而卒
未能快於心也竊惟今之談河患者莫不曰徐
邳河身墊高水易溢也崔鎮諸口未塞桃清淺
阻也高堰黃浦淮水橫流淮揚之民父爲魚鱉
也淮黃兩河之水漫無歸宿海口沙墊也此徐
州迤南之患耳目之所覩記運道之所必資故
人人得而言之也臣等已於前月二十八日會
本具題

陛下俯從臣
請兩年之內或可脫淮揚民墊之苦免運道梗阻之
虞而臣等亦得藉以少逭愆尤矣然其大可憂
者不在此也敢敬陳之臣等初抵淮安卽詢黃
河出接運道處所衆云出徐州小浮橋則臣等
喜以爲此黃河故道之最順者也又詢水深若
干衆云深四丈餘則臣等又喜以爲此河身之
本體也又詢小浮橋迤西則爲胡佃溝爲梁樓
溝爲北陳爲鴈門集爲石城集而石城集以上

十五里則爲崔家口即去歲八月所決之口也
其間淺深俱不能荅臣等即行淮安府管河同
知王琰前往測度去後隨於四月二十九日親
督淮北分司郎中佘毅中添註管河郎中張譽
徐州管河兵備副使林紹添註管河副使張純
沿河踏勘行至徐州隨據王琰揭報前項河水
深七八尺至二三尺不等而梁樓溝至北陳三
十里則止深一尺六七寸散漫湖坡一望無際
原係民間住址陸地非比沙淤可刷故河流逾

年而淺阻如故也臣等不勝驚訝隨據徐州碭
山鄉民段守金龔泮王霜等各呈稱老河故道
自新集歷趙家圈蕭縣薊門出小浮橋壹向安
流名曰銅幫鐵底後因河南水患另開一道出
小河口本河漸被沙淺至嘉靖三十七年河遂
北徙忽東忽西靡有定向行水河底即是陸地
比之故道高出三丈有餘停阻泛濫妨運殃民
懇乞開復老河上下永利等情臣等當督前司
道幷山東管河道副使邵元哲河南管河道副

使唐汝迪由夏鎮歷豐沛至崔家口復自崔家口歷河南歸德府之虞城夏邑商丘諸縣至新集閱視閒則見黃河大勢已直趨潘家口夷隨據地方鄉老靳廷道等稟稱去此十二三里自丁家道口以下二百二十餘里舊河形迹見在儘可開復臣等即自潘家口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黃堌趙家圈至蕭縣一帶地方委有河形中間淤平者四分之一地勢高亢南趨便利用鍤鑽探河底俱係淘沙見

水即可衝刷又據夏邑虞城等縣鄉官王極鄉民歐陽照等七百餘人連名呈告俱為乞疏舊河便民事竊照黃河故道自虞城迤下蕭縣迤上夏邑迤北碭山迤南嘉靖年間岸闊底深水勢安流既於運河無虞亦於民田無害商賈通行貿易大遂民稱豐庶自嘉靖三十六年以後故道漸淤河隨北徙黃流泛溢青野汪洋居民十不存一運道屢年阻滯告乞早為開通上利下便是誠萬世盛舉等情臣等度其言實為探

本之論但道里遥遠工費鉅艱復又沿河荒度
更無省近可從者而臣等猶豫崔家口一帶淺
阻去處或可疏濬成河易爲力也復督各官駕
小舠至梁樓溝北陳等處躬親測量委果淺阻
河底原係陸地委難衝刷蕭縣地方一望瀰漫
民無粒食號訴之聲今人酸楚該縣城外環水
爲堅城中瀦水爲池居民逃徙官吏嬰城難守
見今題
請遷縣臣等竊思之一縣之害此其小也夫黃河并
合汴泗諸水萬里湍流勢若奔馬陡然遇淺形
如檻阨其性必怒奔潰決裂之禍臣等恐不在
徐邳而在河南山東也止緣徐州以北非運道
經行之所耳目之後人不及見止見其出自小
浮橋而不考小浮橋之所自來遂以爲無虞耳
豈知水從上源決出運道必傷往年黃陵岡孫
家渡趙皮寨之故轍可鑒乎臣等又查得新集
故道河身深廣自元及我
朝嘉靖年間行之甚利後一變而爲溜溝再變而

爲濁河又再變而爲秦溝止因河身淺澀隨行
隨徙然皆有丈餘之水未若今之逾尺也淺愈
甚則變愈速臣等是以夙夜爲懼也臣等又查
得此河先年亦嘗建議開復止緣工費浩繁因
而寢閣臣等竊料先時諸臣雖以工費爲辭實
非本心蓋誠慮黃河之性叵測萬一開復之後
復有他決罪將安辭目前既有一河可通姑爲
苟安之計耳而不知臣子任
君父之事惟當論可否不當論利害惟當計其功之

必成不當慮其後之難必且所慮者他決也隨
決隨塞亦非有甚難者故河變遷之後何處不
溢何年不決寧獨不慮之乎臣等與司道諸臣
計之故河之復其利有五河從潘家口出小浮
橋則新集迤東一帶河道俱爲平陸曹單豐沛
之民永無昏墊之苦一利也河身深廣受水必
多每歲可免泛溢之患虞夏豐沛之民得以安
居樂業二利也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閘渠
可保無虞三利也河從南行會通河甚遠閘渠
來流既深建瓴之勢導滌自

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必因而深刷四利也小
浮橋之來流既安則秦溝可免復衝而茶城永
無淤塞之虞五利也臣等以為復之便至於復
故道難仍新衝易復故道勞仍新衝逸則臣等
計之熟矣然舍難就易趨逸避勞慮日後未可
必之身謀而不惜將來必致之大患皆非臣等
之所以盡忠於
陛下也臣等勘議之後即擬具
題但因伏水將發猶望水勢洶湧或可衝刷成渠
近又行據同知王琰回稱勘得北陳等處原深
一尺六七寸者今已深七八尺臣等看得伏秋
暴漲之時水增六尺止深七八尺有餘則落水消落之後不
免仍存本體矣伏
敕下該部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擬議上
請特差素識水性科臣二員前來候秋深水落與臣
等會同山東河南撫臣及兼理河道巡鹽御史
躬親勘議如果可復即便估計錢糧會本題
請旱

賜施行地方幸甚臣等幸甚謹題請
旨奉
聖旨工部知道

申飭徐北要害疏

臣潘季馴謹

題爲伏秋將屆徐北來流未安乞
恩申飭地方當事臣工嚴守要害處所共保無虞事
先該臣于去年六月間勘得黃河自徐州小浮
橋迤北胡佃梁樓北陳鴈門等處水僅逾尺散
漫不能成渠下窪上潰勢甚可慮博訪輿論僉
謂開復新集舊河爲便該臣會同漕撫侍郎江
一麟題爲黃河來流艱阻後患可虞乞
請差科臣前來會勘閒該工科都給事中王道成等
題爲河工艱鉅懇乞
聖明特議次第舉行以求萬全事該工部議覆咨臣
及江一麟會同各該撫按督率司道等官親詣
踏勘虛心講求科臣不必議遣臣隨咨行河南

山東兩省巡撫都御史并劄行管河道備呈巡
按巡鹽御史各督行布按都三司守巡管河等
道先勘明妥通詳臣等約期會集覆議未報臣
竊惟徐淮之間水患相仍錢糧正當缺乏之時
地方又值災傷之候頻年動衆殊有隱憂今兩
河之工延袤千里至至艱且鉅臣不自揣度復以
徐北爲
請誠慮夫伏秋水漲蕭碭從中梗阻則河南山東不
無潰決之虞而去歲伏秋已幸無恙臣言益愧

其迂矣況大工至今未完若復遠事開濬強弩
之末官夫俱疲轉眼入伏大雨時行其勢自不
能不候南工報竣之後方行議處也然杞人之
憂則猶有未能釋然者臣自去冬至今節行郎
中佘毅中徐州道參政游季勳躬往踏勘其淺
阻漫散如故見分一股衝出濁河倒灌茶城濁
河即嘉靖年間所決之河也伏秋之時難保不
更他徙臣再三諮訪咸謂開復既所未能則隄
防誠爲喫緊查得河南則有廟王口李景文莊

前于家店劉獸醫口黃陵岡陶家店馬家口銅
瓦廂浥泥河煉城口榮花樹芝麻庄山東則有
楊家口梁靖口毛王寨武家壩侯家林韋家樓
單縣縷隄七舖至十一舖太行隄十五舖至二
十舖等處皆爲掃灣迎溜之所先年失事往往
由此若能固守或可無虞第須各該河臣移駐
要害處所躬親督理乃克有濟臣以南工方在
促成之際東奔西馳未遑他顧而淮安去河南
山東千有餘里文移往返動經月餘伏秋之時
呼吸變態臣坐鎮于千里之外豈能調度之適
期也臣查得先該尚書吳桂芳准吏部咨節奉
聖旨河道事務着各該巡撫官照地分管俱屬吳桂
芳提督欽此臣奉
敕諭開載亦同伏望
敕下該部轉行各該巡撫都御史就近督同管河道
及各該府縣等官躬親料理某處隄岸卑薄相
應加修某處水勢衝突相應捲埽大小一心晝
夜無懈則時水雖狂力既不能旁決勢必勉就

原起而張秋迤南一帶運道自可無虞矣再照
夫人之情難於慮始而天下之事貴在廣忠臣
與江一麟具
題之時諄諄乞差科臣者誠見新集故河淹塞已
久一旦翻爲開復之說殊駭觀聽且臣愚一人
之見誠不自信而欲求協於僉謀之同耳今該
部既稱科臣不必議遣而復行臣會同各該撫
按是又以臣爲主議之人而以各該撫按爲附
矣諸臣縱有異同其誰能逆覩黃河之無恙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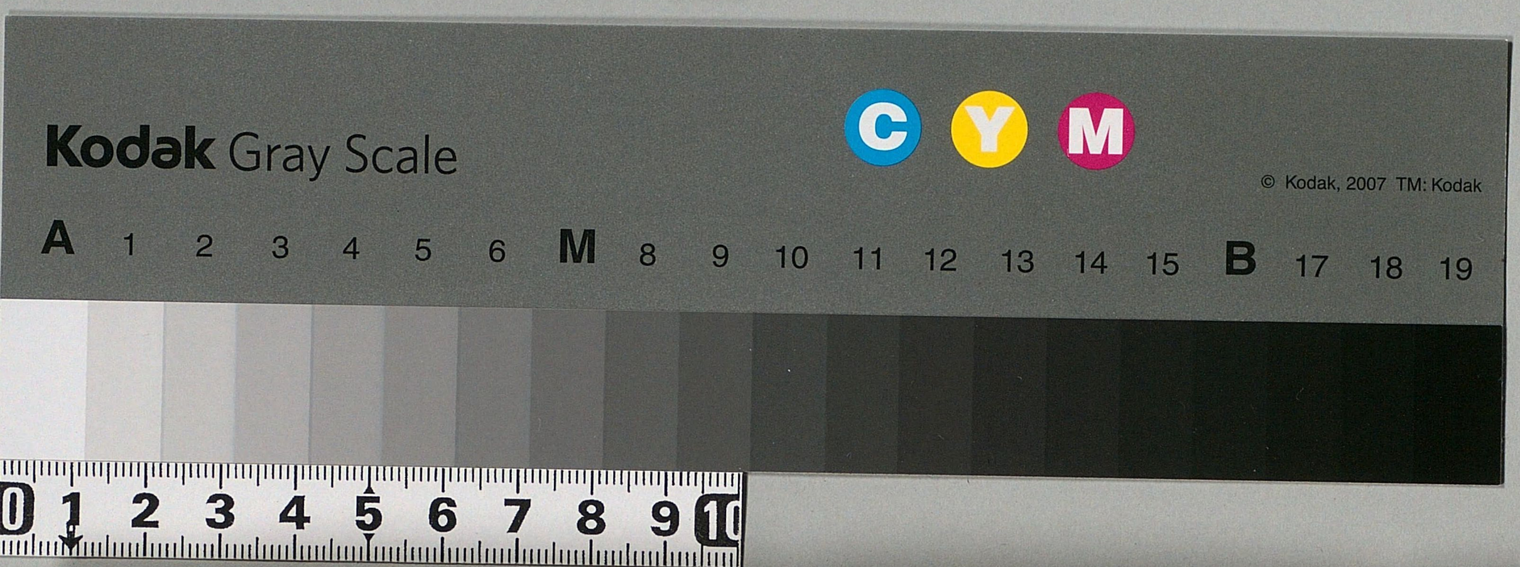
決然於拂臣之
請乎亦孰肯面斥臣言之非而昌言其不必復乎至
於心知其當復而深畏其勞費之難因循不敢
言者即司道之中難保其不無也少有依違後
言滋起僨事之由端在於是且自徐州直至虞
夏商丘等處臣俱足蹈而目擊之而臣之愚見
虞說亦盡於前疏矣未經勘議者在河南山東
諸臣耳伏望
敕下該部催行各該撫按及淮揚巡鹽御史徑自會

期躬赴浅阻及應開復處所逐一踏勘如果臣言可采不嫌於狥同臣言乖違不妨於互異或俟南工報完即行議舉或念官夫積困姑事隄防虚心講求務求協一會本具題聽該部覆議咨臣遵奉施行則人心早定而河患可弭矣臣非敢有所推避也正欲以諸臣之見訂臣之得失為行止也伏望

皇上特賜允行河防幸甚臣愚幸甚謹題請旨奉

聖旨工部知道





漢書門
類 四四八三 號
二九 函
一二 架
七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四四八三 號 七 冊 二九一 函 二一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483
冊數 7 (4)
函號 291 85

河防一覽卷之九

奏疏　河臣潘季馴　題　主事王元命　校訂
覆議善後疏　副使曹時聘　編次
　　運同陳昌言

臣潘季馴謹

題爲河工告成敷陳善後事宜以圖永利事據管理中河郎中佘毅中南河郎中張譽徐州兵備兼管河道按察使張純海防兵備兼管河道參政龔大器會呈奉臣劄付備仰各司道會同即將條開事宜逐一會議要見管河官員作何交

代高堰石堤作何釐砌清江裏河作何挑濬徐
北隄防作何修守歲用錢糧作何積貯查議明
妥會呈詳報以憑覆議具
題奉此又奉總督漕撫右都御史江一麟劄付同
前事依奉照款會議登答明白呈乞題
請施行等因到臣據此案照先准工部咨前事該工
科右給事中尹瑾條陳具題工部覆奉
欽依備咨到臣准此除將款開定法制專責成二事
應欽遵者通行濱河有司掌印管河官着實舉

行外其重久任甃石堰等五事應議覆者已行
司道會議詳報前來該臣會同總督漕運巡撫
兼管河道兵部尚書凌雲翼逐一虛心計處覆
議相同堪為永利似應依擬合照款列具陳伏
乞
敕下該部再加查議上
請行臣等遵奉施行緣係河工告成敷陳善後事宜
以圖永利事理謹題請
旨

計開

一重久任以便責成先該給事中尹瑾題
該工部覆議河道關係最重類非可以
穿鑿於聰明勾幹於倉卒者全在得人
任久乃可責成及要大小官員俱令久
任或考滿加陞或積勞超叙與夫就近
遴補交代親承最爲治河先務合咨吏
部查照隆慶六年題奉
明旨都着久任事理凡管河部屬司道及府州縣佐
貳等官果有熟諳機宜懋著積效者考
滿即與陞級照舊管事資深即與超遷
用勸異勞有缺就近遴補取其濡染習
熟臨行新舊交代令其傳告精詳至於
待異等者一如待邊臣由道而撫由撫
而督由督而本兵不恡焉合咨臣等年
終薦舉預儲可代之才遇缺揭咨必求
因才而代徑咨吏部仍知會本部以憑
會同遵行其有才志庸劣及不候交代

輒先離任者聽其不時奏劾更易究懲
毋或拘攣貽誤大計等因行據司道等
官議報前來該臣等覆議爲照治河固
難知河不易部科首以久任交代爲言
誠爲永賴至計除薦舉賢能汰黜不肖
客臣等欽遵着實奉行外所據新舊交
代一節管河关小官員地方有難易職
掌有緩急再須分別明白庶免臨時掣
肘如中南北三管河郎中夏鎮南旺二
主事皆係專職俱應交代無容別議外
至如徐州海防賴州天津霸州大名臨
清七兵備則有兼管河道之責山東河
南二副使則有專管河道之責但賴州
臨清天津霸州大名五道或距河稍遠
或閘渠晏然雖兼河道干係頗輕似應
俱免交代其徐州海防二道則爲河湖
喫緊之區山東河南二道則爲黃河要
害之地四道憲職并其所轄府州縣佐

貳管河官如遇陞調去任等項與同各
管河分司俱應比照巡撫衙門事例守
候交代仍須咨行吏部知會凡遇各官
陞調去任即便就近推補勒限赴任使
舊者得免久候之苦文憑期限明開交
代之日方行計算使舊者得免遠限之
愆如不候代輒先離任者容總理河漕
衙門查照工部題
准事例指名參

奏伏望
敕下該部再加查議擬議上
請行臣等遵奉施行則人情既便政體畫一而河務
聖裁
聿興矣伏乞

一甃石堰以固要衝先該給事中尹瑾題
該工部覆議高家堰西當淮泗衝流東
護淮揚沃土即令築塞已固要將當中
大澗口二十餘里用石包砌合咨臣等

今歲預行估計幹辦合用石料若干工
費若干責成徐頼海防三道併力分工
同心協慮自萬曆九年興工酌寬限期
合用錢糧於大工餘剩銀内支用等因
行據司道等官議報前來該臣等覆議
查得本堰自漢陳登籾築之後至我
朝平江伯陳瑄復大築之向不甃石者非謂石之
不堅亦以採石之難也去歲堰工告竣
即設官夫晝地分守每歲四月以前八
月以後水及堤根者不滿二百丈防守
甚易惟是五月中至八月盡最爲喫緊
如有汕刷浪窩隨時補修可保無恙然
歲久月深官更更換首尾不知踈虞難
免誠不如甃砌山石之爲一勞永逸科
臣所云三利可謂委曲明盡矣況内土
既已堅厚廂石亦易爲力但淮安原不
産石俱於徐州取辦而節年採伐不歇
勢必窮山遠搜石岩既遠則出山脚價

自倍於昔水次去工尚餘五百里糧艘
帶運勢必病軍民舟捨載勢必病商則
自備官船專人管運之費不可惜也採
石數萬丈聚匠必須數千名非遠募栘
山東江南之間不得也其直不多誰肯
樂就及卸石工次般運至堰遠者將十
餘里近亦五六餘里泥塗深陷舉趾艱
難比之伐石出山之苦又有甚焉大工
甫畢民勞方休勢難驟舉故須濡遲歲

月事難獨任故須分責三道該科慮之
詳矣今該臣等公同勘得大澗口極窄
去處自列字號至水字號止計長三千
丈合派南河分司三百丈徐海頼三道
各九百丈每堰長一丈應砌高一丈內
外用石二層該石二十丈共該石六萬
丈約計在山採辦工價出山脚價并鑿
砌工食每丈該銀五錢九分共該銀三
萬五千四百兩合用船隻除南河分司

查有見在混江龍船免造外每道該造
船九十隻共船二百七十隻每隻連蓬
桅什物該價銀五十兩共銀一萬三千
五百兩每船雇募水手六名共募一千
六百二十名每名每年工食銀七兩二
錢大約四年為期共該銀四萬六千六
百五十六兩募夫般石上船下船及擡
石到工大約每丈費銀三錢共銀一萬
八千兩每砌石一丈用石灰二斗銀八

厘共該銀二百四十兩堰基三千丈每
丈約截用長杉二十五根共計七萬五
千根每根價銀一錢三分共該銀九千
七百五十兩樁手每丈三十工該銀一
兩二錢共銀三千六百兩管工官廩粮
比照大工事例合用府佐二員每員每
日廩給銀一錢書辦一名口糧銀四分
州縣佐貳官十二員每員每日廩給銀
六分書辦一名口粮銀三分陰醫省祭

等官三十員每員每日銀四分每年該
銀九百七十二兩共銀三千八百八十
八兩以上通共該銀一十三萬一千三
十四兩應於大工用剩解還戶部銀一
十二萬奏
請留用尚欠銀一萬一千三十四兩再於原留用剩
銀內動支除南河分司見有船隻一面
行令採運外其三道工程今歲時月已
促止可打造船隻置辦器具雇募夫匠
完備明歲採運石塊陸續細鑿備用萬
曆十年方可下椿甃砌隨砌隨採定限
四年以裏工完聽總理衙門將各效勞
官員分別勤惰題
請覈實賞罰如司道等官處置得宜能於限前早竣
工堅費省者破格優處其原造船隻事
畢量行變價作正支銷庶料理周悉而
堤防永固矣伏乞
聖裁

一濬閘河以利運艘先該給事中尹瑾題
該工部覆議得堤成之後淮水悉出清
口裹河水由地中第恐外河日深內河
日淺況前此兩河交注之沙鋪墊已久
合咨臣等將清江浦河道照南旺事例
每三年兩次嚴限大挑其揚儀河道時
常撈濬應否幾年一挑着爲定例酌議
奏
請等因行據司道等官議報前來該臣等覆議照得

清江浦至頭二三鋪一帶裹河先臣平
江伯陳瑄議爲每歲一挑之法蓋因河
自新莊閘外入口多納黃流歲有積沙
勢不得不爾也今改閘通濟則全納清
流宜無俟於挑濬特因往年黃流久注
淤沙久填水淺溢沙上舟因水浮去歲頭
舖二舖便覺淺澀曾勞挑濬是以該科
目擊其事議復挑濬之法蓋見外河既
已順軌內河尤須利涉誠運渠之首務

也然舍歲挑之法而欲比照南旺事例
定爲三年二挑之制者蓋知通濟閘之
納清異於天妃閘之納濁故不必復仍
歲挑之勞也合無始自今歲冬初查將
應濬裏河并烏沙河淤淺去處築壩斷
流多募夫役大加挑濬不得苟且了事
工完之日聽南河分司覈實造冊
奏繳以後河深利涉姑免挑濬如有淺澀即照南
旺事例三年兩濬其揚儀河道去歲挑

濬之後目前尚自深廣以後如有淺阻
小則量濬大則加挑臨時酌擬施行務
求漕舟通利不致虛費工力伏乞
聖裁

一防徐北以固上流先該給事中尹瑾題
該工部覆議得全河之勢下流安則徐
以南無淺阻之患上流順則徐以北無
改徙之虞今南河可以無慮獨徐北未
可忘備合咨臣等除行縷二堤遵照原

題興工幫築外甚徐北豐沛碭山一帶宜大修堤
工以防上流決徙邵家等壩宜併力原
築以斷泰溝舊路及縷堤有水掃根去
處俱要幫築守堤夫役每里補足十名
工食或於山東河南停役銀內解募或
攤派廬鳳揚三府或將洪夫仍舊徭徵
而以徐州船稅召募夫役議擬上
請至於量地建舖安插各夫召民居集免派堤租人
自為守乃稱長便等因行據司道等官
議報前來該臣等覆議照得徐北黃河
乃運道上源關係尤重今河出小浮橋
固能刷洪以深河而徐南一帶決塞堤
成水無旁溢河身益深掣水愈駛矣但
徐北新衝崔家口上下尚非故道萬一
北決則上而閘河不免泛溢之患下而
來流艱阻不免淺涸之虞臣等是以有
恩查議之

請也今該科議將徐北堤壩加意修築并議增夫防
守誠為慎重上源至計查得徐北行縷
二堤先該臣會同各撫按題
准大修已督各官夫見在幫築此外如華山戚山一
帶原衝沛縣故道俱倍幫高厚足恃無
恐先年碭山堤根水掃成河近俱另築
月堤以為保障而又於碭單接界之所
朔築順水斜壩長一千餘丈以截流護
堤捍外衛內見今伏水止是漫至壩根
即順壩歸河不復浸及縷堤至於豐縣
邵家大壩乃遏絶秦溝舊口最為喫緊
今將正壩一百四十餘丈幫厚八丈高
一丈一二尺不等又於壩東添築二百
餘丈壩西幫築九百餘丈以防其旁衝
而上流蘇許二壩亦俱次第加幫秦溝
之患似可杜絶但自碭山以至茶城共
堤一百五十五里有奇而修守夫役共
止七百二十名委不敢用合無量照徐

南事例每里派夫八名共該夫一千二
百四十名除已有七百二十名外仍該
添夫五百二十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
錢共該銀三千七百四十四兩查得廬
鳳揚三府近年除邳隄夫已派協濟似
難再加又蕭縣因萬曆五年黃河衝漫
災傷特甚原編洪浅等夫暫議停編四
百餘名今閭閻生氣初回尚難議復合
候三二年之後民稍殷阜另議編徵前
項增夫工食合於後開議
請積貯銀内每歲按季支給其畫地建舖一節亦應
比照徐南每三里建舖一座以便各夫
棲止仍通行各州縣示諭附近居民及
復業之人聽其結廬隄上俾人自為守
不許輒派隄租以阻受廛之念但嚴禁
牲畜作踐務期保護隄工庶沿隄皆夫
上源可固而北徙之患自除矣伏乞
聖裁

一備積貯以裕經費先該給事中尹瑾題
該工部覆議得河道起自豐沛至於淮
揚延袤千有餘里以葺修則工料浩費
以防守則用度鉅艱乃徒恃歲額不蒲
數百之銀而支持千里之河道坐視大
壞極敝而後
請發內帑似為失計見今估修徐北隄工及包砌高
堰石堤所費不貲原剩錢糧二十四萬
有奇即使盡留尚未足用宜多方措處
約每歲三萬兩積貯淮安以便支費合
咨臣等從長酌議或應再行奏
請或徑自措處等因行據司道等官議報前來該臣
等覆議照得防河之法全在固守隄岸
而隄岸止是土築原非鎔鐵而成者河
流之汕刷雨水之淋漓人畜之踐踏能
保其不損乎歲修之工必不可缺則工
料之費必不可少故積貯實治河第一
義也今自徐屬以至揚州一千三百餘

里而取給於歲徵災逋數百之銀是所
謂無米而炊空拳而搏雖有智者其何
能濟每歲一遇水患袖手張目坐視其
敝蓋由此也近者大工肇興仰荷
皇上俯從改折之議在公帑無虧額之虞在閭閻無
加派之苦以不費之惠成最繁之工實
皆
廟筭主特之力也然事莫難于守成患恒弭於有備
故臣等於告成之後惓惓以乞留大工

餘剩銀料以備每歲修防支費蓋誠慮
及於此也今徐北大修行纔二堤已估
用五萬一千有奇加以議鼕高堰石堤
必將大工餘銀盡數支銷亦未足用然
則預爲後日修防之備者容可緩乎但
臣等反復思惟若欲派之濱河四郡之
疲民則積災孑遺力有不堪若欲派之
各省四百萬之漕糧則所在加賦勢又
不可欲再以餘鹽贓罰爲

請則已經工部咨議未蒙戶部准留似難再瀆查得
萬曆五年該戶部題覆淮揚撫按會題
爲仰體
皇仁卹處荒蕪要區開地利以厚民生事內稱往年
凡遇挑河等役每引帶鹽徵銀以濟工
用議將淮南北共九十萬引每引許商
人帶鹽六斤赴掣每斤徵銀五釐并隨
餘鹽銀兩上納另項貯庫計每歲帶徵
銀二萬七千兩以濟墾田之費原議至

萬曆八年住支查得前項帶徵銀兩往
歲原供挑河之用不係解部濟邊之數
委應徵解河工備用隨該臣等會同巡
鹽御史姜璧面議得行鹽地方有限若
仍照原議墾田之費每歲徵銀二萬七
千兩或有未便合無行令兩淮運司自
萬曆九年爲始每引止帶鹽四斤每斤
徵銀五釐計每歲止帶徵銀一萬八千
兩解淮安府貯庫聽兩河歲修之用俟

積貯稍裕又行停徵數年若支用將匱
仍舊徵貯夫銀以挑河爲名今自儀真
至邳徐一帶行塩之河既於河臣任之
則此項銀兩亦係應撥之數非於分外
增益也此外別無措處更望
軫念徐淮爲運道經行之地實爲天下襟喉而修河
大計原爲轉運糧儲戶工二部似屬一
體
特賜破格議處除山東來歲額不多難以協濟外合無
於河南河夫銀内每歲量裒六千兩再
將揚州淮安二鈔關并徐州倉分司所
抽稅銀每處各量留二千兩并前帶徵
塩銀共足三萬之數俱解淮庫以濟河
工若或再捐實難措手伏望
敕下該部覆議行臣等遵奉施行其該科原題要令
濱河要地俱各建設料廠每歲秋冬之
交即行預積明歲修防之具司道置立
循環稽考收放總理憲臣歲終奏報夫

物料既備則臨事無縮手之患稽查既
嚴則平時無冒破之虞容臣等通行申
飭逐一興舉無容別議均乞
聖裁奉
聖旨工部知道該工部覆議揚州淮安徐州三分司
每年各准支稅銀一千兩河南河夫銀六千兩
之外又加三千兩每年共支銀九千兩大工銀
剩銀准留一半其餘覆議相同奉
聖旨這河工善後事宜既已議定着凌雲翼督率各

官着實修舉以終前功餘剩解部銀都着留用却
要支費明白毋容苟且冒破其餘俱依擬

覆議河工補益疏

臣潘季馴謹

題爲恭覩河工垂成尚有可言懇乞
聖慈俯賜亟行以少圖補益事據管理中河郎中佘
毅中南河郎中張譽清江浦管閘主事陳瑛徐
州兵備兼管河道左參政游季勳淮揚海防兼
管河道右參政龔大器水利道副使張純潁州

兵備兼管河道僉事朱東光營田道僉事史邦
直會呈奉臣劄付備仰各司道會同即將條開
事宜逐一會議要見移建衙舍作何建設守隄
官夫作何增添工食錢糧動支何項庶免分派
小民其宿遷遥隄踏勘地形要害斟酌事體緩
急如應增築即估計工費錢糧應用數目照款
查議明妥會呈詳報以憑覆議具
題施行奉此依奉遵依照款會議登答明白呈乞
題
請施行等因到臣據此案照先准工部咨前事該巡
按直隸監察御史陳世寶條陳具題該工部覆
奉
欽依備咨到臣准此除乞廣賞勞之
天恩一款先行據督工司道官郎中佘毅中等議呈
各工夫役每名賞銀五分米一斗老人吏農每
名賞銀一錢省祭陰義等官每名賞銀一錢米
一斗呈詳前來批允動支各司道宣布
天恩唱名給賞外所據移建衙舍等項又經通行各

司道會議詳報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漕運
巡撫侍郎江一麟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時成
姜璧通將司道會議過事宜逐一覆加詳議款
列具陳伏乞
敕下該部再加查議上
請行臣等遵奉施行緣係恭覩河工垂成尚有可言
懇乞
聖慈俯賜亟行以少圖補益事理謹題請
旨

計開

一移建管河官衙舍以重責成先該御史
陳世寶題該工部覆議咨行臣等查將
淮北淮南各管河官原分地方擇要害
去處建立衙舍錢糧即於河工銀內動
支不得分派小民及查有廢壞寺廟折
毀取用等因行據司道等官議報前來
覆該臣等議照淮揚徐三府州所屬河
道俱係險要之處而管河官安坐郡邑

雖間或巡視河上往來不常緩急無備
今該巡漕御史陳世寶議將各官衙舍
移置河濱晝地修守深得專任責成之
法茲以淮北言之查得原設管河同知
二員已經題奉
欽依一管徐靈睢寧河隄并豐沛蕭碭黃河一管邳
宿桃清河隄并茶城迤裏閘河除管邳
宿等處者原駐邳州無容別議其管徐
靈等處者原係淮安府水利同知遥制

不便合創建衙舍於徐州乃便管理其
各屬州判主簿等官惟邳清桃三州縣
原俱濱河各官衙舍不必另建至於睢
靈沛滕四縣各離河窵遠先年已經題
准將各官衙舍創建河邊議定睢寧縣管河主簿駐
新安鎮靈壁縣管河主簿駐雙溝鎮沛
縣管河主簿駐夏鎮滕縣管河主簿駐
戚城徐州雖係濱河而該州河道延袤
頗遠故上下管河二判官分駐茶城房

村二處俱已派有信地相應照舊分駐
其宿遷縣管河主簿查得該縣河道止
南岸一面有隄管理似有餘裕歸仁新
隄關係甚大責成宜專應於本隄適中
處所建葺公館一所每歲自三月初一
日起至九月半止責令本官專駐本隄
督率新設隄夫并衰撥洪夫晝夜修守
多方防護其餘月分仍駐該縣又以淮
南言之通濟閘至黃浦一帶河道及高

家堰柳浦灣二隄已經題
准專責淮安府清軍同知管理若本官仍駐淮城則
邊遠難於照應查得通濟閘以上新莊
鎮地方空闊與隄堰閘座附近相應建
設管河同知衙舍既可以監率官夫修
守隄堰又便於約束軍民催護糧船其
山陽縣管河主簿即應移駐黃浦鎮揚
州府河道惟有高寶貳湖隄岸最宜防
守管河通判衙舍相應於邵伯鎮建置

寶應縣管河主簿則當移駐尾店高郵
州管河判官則當移駐界首江都縣管
河主簿則當移駐腰舖儀真縣管河主
簿則當移駐響水閘其各官應建衙舍
設夏鎮戚城衙舍見在無容創建外其
餘俱行各州縣逐一建設合用物料着
落各掌印官即將各官原署拆赴河濱
改建仍查境内圮廢寺觀及應拆書院

酌量移湊其搬運夫匠之費估計呈請
量於河工銀内動支奏用並不擾派小
民仍嚴諭各官務要遵照議定地方常
川駐劄應管隄堰不時巡視修守不許
營求別差庶衙舍不爲虛設而官夫皆
得實用矣伏乞
聖裁

一添設新隄堰夫役以便防守先該御史
陳世寶題該工部覆議咨行臣等備查

舊隄新隄舊設夫役果否較通融應用
如不敷用應否添設長夫或應否隨時
募夫工食動支何項銀兩方得免派小
民其加派漕糧恐難輕議必於別項銀
內酌處等因行據司道等官議報前來
覆該臣等議照新築隄防修守爲急而
編設夫役工食爲先查得淮北除宿遷
以上各州縣創築遥隄既皆堅固足恃
且原設縷隄人夫布置頗密堪以往來

修守不必另議添設外其宿遷以下北
岸自古城至清河遥隄共一百零七里
原無縷隄未經設夫合另設遥隄夫役
照例每三里一舖共三十六舖每舖應
設夫一十二名老人一名共該夫四百
三十二名內除裒撥中河分司洪夫二
百名外實該新設夫二百三十二名老
人三十六名聽桃源清河二縣管河官
各照地段率南岸歸仁集遥隄約四十

里每三里一舖共一十三舖每舖亦設
夫十二名老人一名共該夫一百五十
六名老人一十三名聽宿遷縣管河官
督率前項夫老共四百三十七名每名
各工食銀七兩二錢共該銀二千一百
四十六兩四錢及照歸仁隄最爲險要
修守頗難仍于洪夫内抽撥一百四十
四名每歲定限三月初旬亦付宿遷縣
管河官管領赴隄於新設夫老相兼防
守至九月中旬時水消涸方許撤放其
桃源縣南岸縷隄三十九里并馬厰坡
遥隄計五里清河縣南岸縷隄一十里
零八十丈俱應一體建舖設夫查得桃
源縣原有淺夫一百六十六名清河縣
原有淺夫五十三名堪以分派亦免另
議其淮南山陽等處除原額淺夫甚少
不時調發濬淺尚有不敷難於裒撥查
得高家堰隄并柳浦灣隄共一百六十

里應設夫五百名俱建舖於高堰任歇
通融調撥修守西橋徐家二壩頗爲險
要各應設夫三十名黃浦八淺各五十
名并烏沙河起至通濟閘止共六十里
應設夫一百名各酌量地里建置舖舍
通共應設舖老四十名聽該管河同知
督率各管河主簿大使等官照地分管
俱每年如式增修積土隄上遇有坍塌
及水勢衝激併力守護前項夫老共八

百名每名亦各工食銀七兩二錢共該
銀五千七百六十兩及查裒撥洪夫二
百名工食舊額每名銀六兩歲該銀一
千二百兩今改常川修守遥隄較之在
洪應役頗勞合照新設隄夫一例每名
歲給銀七兩二錢除原數六兩仍舊動
支徐州船稅外每名加銀一兩二錢歲
該加銀二百四十兩通應議處以上淮
北淮南計應添設夫老共一千二百三

十七名共該工食銀八千九百零六兩
四錢又該加添洪夫工食銀二百四十
兩通共該銀九千一百四十六兩四錢
看得漕糧既難加派疲民又難增賦別
無堪動錢糧查有淮安府四稅銀兩原
爲修濬河工等項公費及賠賍災傷逋
負支用今水患既除賠賍可省酌量於
內歲支銀七千三百四十兩儀真縣船
稅銀內共歲支一千八百六兩四錢以上

二項奏足夫食銀九千一百四十六兩
四錢遇閏月年分每夫加銀六錢共銀
八百六十二兩二錢聽于各夫內有曠
役扣除工食通融補給庶夫役增置得
宜而錢糧措處不擾矣伏乞
聖裁

一添設管隄官部夫以保新工先該御史
陳世寶題該工部覆議咨行臣等詳議
高家堰柳浦灣二隄如果地屬要害官

難兼攝奏行吏部銓選其姦徒盜決高
家堰等處水口者即照故決盜決山東
南旺湖沛縣昭陽湖等處事例一體問
發仍行法司衙門增入律例永爲遵守
等因除盜決事例無容再議外其增設
隄官一節行據司道等官議報前來覆
該臣等議照設隄以禦水患設夫以固
隄防誠爲地方永賴之計然無專官管
理終難責成查得高堰柳浦俱屬山陽

縣轄即有管河主簿一員各處河隄頗
遥勢不聨給況二隄僻在荒野向多盜
決必須專官防守合無兩隄總設大使
一員專督前夫往來修守隨該臣等查
得山東東平州倉大使李時夢向委部
領徭夫分築高堰工程勤慎克濟本隄
要害處所修築事宜本官久已熟知似
應改除管隄大使行令率領新設隄夫
修守本官衙舍就于高堰建設居住專

聽該府清軍同知提調如果三年修守
無失效有勞績量
請加陞職銜倘有懵悞究治不貸其東平倉員缺另
行銓補庶事有專責而隄可無虞矣伏
乞
聖裁

一增築宿遷縣遥隄以順民情先該御史
陳世寶題該工部覆議咨行臣等委官
前去宿遷一帶地方逐一踏勘如遥隄
接築果於民生漕運兩便不妨酌估具
奏擇暇舉行等因行據司道等官踏勘議報前來
覆該臣等看得濱河郡邑俱因築有遥
隄永除昏墊之患獨宿遷傍湖無隄不
免向隅之泣情委可矜但該縣北岸自
直河至古城一帶從來不議築隄者正
以本處爲落馬侍丘諸湖停蓄之所湖
外馬陵諸山壇蜿環抱天然遥隄水無
他泄不能奪河而水發之時河湖相通

縈迴展轉水勢稍得舒緩即漢賈讓所
謂使秋水得有所休息游波寬緩而不
迫也且山東蒙沂諸水俱由此湖入河
若一槩接築遥隄則河水無所停蓄而
下流難受益多潰決之虞湖水不能外
出而泠浸愈廣及增胥溺之患耳今據
各司道議於直河官隄頭起至王珣地
頭止約三十里舊有民間自築小隄每
歲三四月間水發尚小若此隄無恙則
麥亦有秋如伏秋水漲至有殘缺合行
該縣掌印管河官每歲冬春間督率本
地民夫或量撥徭夫協助修補此于漕
河固無損益而于民生亦有裨補矣伏
乞
聖裁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本部覆議相同題奉
聖旨是
高堰請勘疏

臣潘季馴謹

題爲高堰石工將興鄉官請毀甚力乞
恩速賜勘議早定

國是事臣於十月十五日准工部咨覆奉
欽依行臣等遵奉題
准事理採石甃砌高家堰臣即分行各司道查照興
舉南河分司郎中張譽見在下樁甃砌間忽聞
泗州鄉官欲毀高堰挽揭撫按衙門且赴南都
关隨覓視之原任湖廣參議常三省者特具一
揭本官又與原任江西副使李紀朔州知州柳
應聘濰縣知縣高尚志聯名一揭危詞悍語不
可殫述而中間最所聳動人者云
祖陵松栢淹枯護沙洗蕩二句臣讀之不勝駭汗先
該臣於九月間督同南河郎中張譽頴州道副
使唐鍊親詣
祖陵勘議初乘坐船一入
陵東沙湖口則淺涸難進復易小舟約行六七里登
岸陸行至下馬牌邊半里許又行里許至

廷墀恭謁訖當同各官并奉祀朱宗唐周圖閱視
得山基高阜松栢茂鬱湖水僅及岡脚隄根俱
露乾地當詢朱宗唐淮水暴漲之時水及何處
本官回稱至下馬橋邊
墀水係是驟雨宣洩不及隨據各司道議得為今
之計惟有量將舊閘加增高闊便洩雨水前歲
所築東南隅石隄較之内地反卑無甚關繫但
已成之業亦宜修葺隨將應修隄閘及泗州護
隄工程咨覆工部訖及又查得

陵東嘉靖二十一年所築隄閘堅好如故而前歲接
築石隄圮裂甚多内無托石外無釘筍必係委
管隄工員役侵扣錢糧所致復行該道嚴查何
官管理應參應究另行呈奪未報據其淹枯洗
蕩等語則臣等恭謁之時豈皆無目者耶然臣
終不自安也又於十月二十二日臣復往泗州
督同該州知州秘自謙肝眙縣知縣詹朝等躬
閱
祖陵則見河湖之水較前更澀光景頓殊松栢鬱然

籠雲蔽日即地濱所栽旱柳亦皆生意勃然而
塹外護沙高阜如故臣殊怪士人口吻豈宜如
此誑誕回至該州面詢知州秘自謙彼云士夫
何常親到
陵上閱視止據小人相搆之語遂形紙筆耳竊照臣
與前任漕撫都御史江一麟未至之時稱淮水
為害之大高堰當復之由者不知其幾千萬人
而形之撫按之奏牘臺省之條陳者又不知其
幾千萬言也然臣亦不敢輕率舉事到任之後

親詣泗州會集生員里老人等備詢泗州水患
在高堰未決之前抑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未決之前
而泗州水患為甚也清口塞於高堰未決之前
抑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清口塞也臣應
之曰是誠然矣蓋高堰決則淮水東黃河隨躡
其後故清口塞而堰內皆在址陸地其洩不及
清口之半故泗州之水聚今塞高堰乃所以通
清口而洩泗州之水也遂斷然請于
皇上而行之去春高堰既成即聞泗水消落臣未之

信也尋于五月二十二日接到該州鄉宦御史
趙卿遺臣與江一麟書云大工底績數十年沮
洳之鄉一旦膏壤諸名公必潰之役倏爾告成
國家幸甚生民幸甚古謂地平天成萬世永賴者
更何狀哉又遺各寮屬書曰治河之役古今稱
難今日之河緣雲梯關塞而不通高家堰通而
不塞是以桑梓鞠爲巨浸
陵寢亦有小妨十餘年來當事者徒爲長嘆茲幸神
謨妙算倏爾成功然今論功者止云兩府貧民
得免魚鼈之患
三陵樹木得免渰沒之虞而已而不知淮黃合流爲
祖陵一大合襟所關尤重如堰功不成則淮奔而南
矣即此言之其功在
朝廷豈特咽喉之樞腹心之病云乎哉至於吾民
之沃壤極目歡聲盈耳又有不能盡述者而臣
猶未之信也九月十八日又據營田道僉事史
邦直揭稱本月初七日職經越城等處達淮泗
間沿途看得高堰以東地方數年間洪波浩蕩

非二三月不見地皮比及四月復如初矣而泗
城淮河瀰漲漫衍令人慨焉今也皆爲平陸亢
爽無復津涘但布種者即嘉禾穰穰而泗州四
野共曰十數年來未見不意今日復睹平地而
外俱成乾灘淮由地中去隄岸十餘丈蓑童白
職亦待罪地方既已三年往來此地歲不下數
次誠未睹有光景如今日也至於避水子遺棄
田里廬舍携父毋妻子遠去望故土而泫然者
數稔矣今皆即舊基積土爲壁鋪蘆爲屋子婦

歡呼鷄犬聚棲職一經行咸入照覽有不圖爲
樂之至於斯也泗士若民各亦互相駭愕自遜
見識不到夫以土之士民世世其中歲歲其患
又皆縉紳名流而所識見僅如此則治河者可
膚淺道哉臣睹此揭方快然自以爲得矣夫據
二臣書揭則高堰未築之前與既築之後光景
頓異了然在目矣
陛下與廟堂諸臣焦心勞思者數載臣等胼手胝足
者逾年方成此工今

陛下且俯納科臣之言用石甃砌以爲億萬年無疆
之計矣三省等遽欲毀之忍乎哉今歲之水委
果異常往歲止發一次今則再發往歲以數尺
計者今則及丈然五月末旬暴漲六月俱消七
月中旬暴漲九月俱消即三省揭中亦謂目今
淮流少減遂謂
祖陵無恙誠然矣然既稱少減則消而復漲漲而復
消乃水性必然之理即徐邳間皆然不獨泗州
爲然也即山陝河南皆然不獨徐邳爲然也有

今歲異常之雨則有今歲異常之水三省等能
使天之不雨乎南都濱臨大江蘇浙逼近滄海
五六月間街市可舟一望巨浸又聞承天
顯陵水深六七尺豈亦有高堰阻之乎臣不敢瑣瑣
辯瀆即以揭中最舛之語爲
皇上陳之案查嘉靖十二年前任河道都御史朱裳
請於
祖陵東西南三面量築土隄以障泛溢該都御史劉
天和接管勘得

祖陵西北二面土岡聯屬永奠無虞其南面山岡之外即俯臨沙湖西有陡湖之水亦匯於此淮河自西而來去

祖陵一十三里但遇夏秋淮水泛漲與前項湖河諸水通連會合間或淹及岡足及下馬橋邊今據匠役王良等量得自淮河見流水面至陵地共高二丈三尺一寸百餘年來每歲水溢未聞衝決事體重大未敢輕擬等因又查得泗州志載元知州韓居仁所撰淮水泛漲記內稱大德丁未夏五月淮水泛漲漂沒鄉村廬舍南門水深七尺止有二尺二寸未抵圈甎頂城中居民驚懼因考宋辛丑之水大此二尺丙寅小此二尺今取高低尺寸列之於石以後水漲官民視此勿驚懼云又查得盱眙縣石刻載邑人蔣仲益記內稱正統六年五月連雨六月水浸泗城官民咸避盱山泗州衛前水高一丈二尺漂沒廬舍民大驚駭按宋淳祐咸淳元大德及我朝洪武乙丑永樂己丑皆大水焉不可不紀以慰

後人云各志石種種在也漢唐無考矣我
朝正統以後無論矣即志刻所載自宋之淳祐至
我
朝正統泗州每爲水困而揭云萬曆以前堰未築
則鮮害果何說耶考之郡志高堰爲漢陳登所
築而我
朝平江伯陳瑄復大葺之相傳千有餘年乃云原
無高堰萬曆元年剏築如其無也則隆慶四年
以前高堰未決淮揚何以無水患乎塹外護沙

原非人爲自開闢以來有之者即志刻所載歷
朝大水較之今歲不啻三倍護沙固無恙也乃
今遂洗蕩乎高堰居淮水之東中間尚隔阜陵
泥墩諸湖淮水北出清口則直而順出高堰則
逆而難揭云高堰橫攔直受使淮流至此紆回
曲折而不得直下是未知高堰安頓何處可論
水乎又云萬曆以前河淮於清口會合通流入
海惟自高堰一築之後淮益弱河益強蕩激泥
沙日累月積此又不經甚矣夫高堰通流則淮

分而弱反爲之強高堰斷流則淮全而強反謂
之弱何其舛乎先任漕撫衙門特因清口沙塞
製混江龍以滾刷之畢竟無效臣與江一麟率
同司道府州縣官二十餘員親往清口閱視僅
存一線人皆褰裳而渡此高堰大潰時也延至
次年二月高堰築而清口始闢今反言之舛甚
矣三省又云淮人以此堰爲便特田土耳孰愈
害及人民夫高堰決後淮揚之民流離轉徙陷
於死亡者不知其數無論已淮水東注黃浦入

淺高寶一帶橫潰四決覆溺船隻阻梗運道三
省輩獨不聞乎況雲梯關外海口甚闊全賴淮
黃二河併力衝刷若決高堰清口必淤止餘濁
流一股海口必塞海口塞則下壅上潰黃河必
決運道必阻此前歲之覆轍也三省輩未之知
乎臣前至泗州時有以清口淤塞語臣者臣應
之曰清口既塞則泗州城外之水從何宣洩而
今乃消落歸漕若是也語者詞少澀然臣猶不
自信隨率南河郎中張譽淮安府同知莊桐清

河縣知縣袁世南駕扁舟從諸湖中泛至清口
直抵清河縣南逐一探試得河湖相連處所匯
爲巨浸萬頃茫然中間深淺不等自一丈五尺
以至四五尺一入清口淮水方有歸束以四丈
之繩繫石投之未得其底蓋水散則淺水聚則
深其理然也今三省輩欲加疏濬不知從何措
手試即今彼爲之當自見也又云二者以徹高
堰爲要此時清口水僅三尺近堰之外深幾二
丈是計其水所從洩清口難而高堰易也此又

譸張甚矣夫清口深逾四丈堰外見有乾灘水
勢迴異萬目昭彰誰能掩乎蓋不言
祖陵之傷無以動人不言清口之塞難以毀堰而不
自知其大非士人舉動矣臣諦思之三省輩寧
無人心者何其變亂黑白至此哉且其揭不行
於高堰初議之時而行於高堰久成之後不行
於淮水暴漲之日而行於淮水消落之餘何哉
蓋緣泗州巨商私販北自河南南至仄儀勢必
假道清浦運河而各閘不免稽留分司不免稅

權人甚苦之數年以來皆從高堰直達爲利甚
大先任漕撫都御史王宗沐於萬曆元年築堰
斷流而泗人危言四起卑薄不加遂致中圮侍
郎吳桂芳亦知高堰當築幾欲興工有泗州棍
徒楊明恕者造爲飛語多方煽惑因循墮誤臣
初至之時亦常以游言力阻臣堅執不允繼復
詣於高堰迤南五十餘里周家橋至古溝一帶
鑿渠通湖而淮安之民又欲比照高堰一體加
築臣行司道查得彼處地形亢於高堰淮水大
漲則從此漫入白馬湖浹旬不雨仍爲陸地此
天然減水壩也如欲加築則淮水暴漲不免增
溢而高堰難守然留此以洩異常之水則可如
欲開鑿成河淮水從此長流則非特淮揚被害
而清口亦必復淤俱不可也任之而已泗人無
路中通向抱恤恤茲當臣將去之日復襲故智
以申前說而不知其中更有大不可者夫
祖陵風水全賴淮黃二河會合于後風氣完固爲億
萬年無疆之基地方鄉乘載吳桂芳語云鳳泗

皇陵全以黃淮合流入海爲水會天心萬水朝宗眞
萬世
帝王風水與趙卿前書所云淮黃合流爲
祖陵一大合襟誠知言也今若於高堰等處從中劈
畫一路分之使抱身之水反挑而去萬一有誤
誰執其咎夫三省輩偶見淮水暴漲則動輒以
陵寢爲言至若分淮黃之流以
祖宗萬年根本之地則又悍然不顧以全淮之力出
清口則以爲塞中分淮水之力則清口又以爲

通公乎私乎臣誠不知其何心也臣又念之當
兩河泛濫之時民生昏墊
國計梗阻則人以
朝廷不遣大臣愛惜財費而嘵嘵矣今
朝廷遣大臣矣不惜財費矣一歲之間兩河順軌
往來利涉矣而泗人又欲毀成業而興新工忘
大體而行私臆地方之私臆無窮而
朝廷之財力有限臣不知其所終也此議不息則
大壞猶存必須速勘明白方可杜絕後患而見

奉
明旨採石甃砌淸言四起人心惶惑何以成功誠不
可不速爲之計也況臣管窺之見固止於此犬
馬之力亦盡於此而寧敢遂謂其必無遺策乎
今臣奉
旨離任正地方人情得以據發之時勘議諸臣得以
虛心之日伏望
敕下該部轉行尚書凌雲翼毋拘成議毋靳成功可
改圖者即爲改圖可增損者即爲增損煮度諏

諮務求全美此固
國家之幸地方之幸而使臣他日無遺議焉亦臣
之大幸也如三省等之言必不可行亦望特降
明綸著爲令甲使他日慷私好事之徒不得妄生厲
階以亂
國是則公論早定而事體畫一矣再照人情不免
顧忌讒口尤多推委臣若仍縻廩祿則他日勘
議者稍拂三省等意不曰雲翼同官相護必曰
屬寮畏臣狗臣而不敢持公議矣伏望將臣放

歸田里使凌雲翼等得以虛心勘議如臣之所
行者是而三省輩所言者非即欲用臣未晚也
況臣自治河以來胼胝之力少而筆舌之勞多
神銷質耗心悸竟驚自知不久於人世矣前者
具疏乞歸實出懇悃謬蒙
温旨眷留臣雖殞身圖報亦所甘心何忍求去但揆
之人情似已未厭臣一日不去人言一日未息
懇乞
陛下憐而允之臣不勝感戴去幸望之至奉

聖旨高堰築後河道安流績效已著豈可因一二無
稽之言又行勘議着遵前旨上緊修築以終前功
常三省倡言阻壞成議姑華去原職為民其餘且
不查究以後再有這等的揑來重處工部知道
遵奉　明旨計議河工未盡事宜
臣潘季馴謹
題為遵奉
明旨計議河工未盡事宜葦據中河郎中佘毅中徐
州兵備兼管河道按察使張純會呈蒙臣并總

督漕運巡撫兼管河道兵部尚書凌雲翼憲牌
前事備仰司道即便會同將所管河道自清河
縣起至徐北止應議未盡事宜逐一計議要見
某處工程原議未及應該續舉某處工程原議
已及即該舉行某處隄岸卑薄應該加幫某處
閘壩稀少應該增建某處運渠淺澀應該挑濬
夫料作何調辦錢糧作何動支毋以先有成議
而憚於紛更毋以專事節省而致貽後悔此係
奉

肯虛心計議以終前功務求永賴善後長策該司道
必須悉心詳議估計明妥具由會呈通詳以憑
覆議施行蒙此該職等遵依督同淮安府知府
樊克宅管河運同王琰徐州管知州事運同孫
養魁并淮徐所屬各州縣掌印管河等官查議
得先年淮北一帶惟恃縷隄束水太迫卑薄雜
沙每年伏秋泛漲決口不下數十決愈多則水
愈散而沙愈停沙愈停則河愈高而決愈甚海
口衝刷無力遂致淺狹以故徐呂而下兩岸田

廬溢爲巨浸桃清運道僅同一溝運道民生敝
壞極矣幸賴
廟堂堅持獨斷部院協心經理自萬曆六年興工
以來大小決口悉皆築塞自徐抵清除中間原
有高阜可恃外餘俱創建遥隄然又慮異常暴
漲遥隄或亦難容故又於桃清北岸崔鎮徐昇
季太三義鎮等處建減水壩四座使得宣洩入
湖免傷隄址告成之後又開復邳州北岸直河
一道而蒙沂諸水徑出大河開復宿遷南岸小
河一道而靈睢積水漸已消減近又查得沂河
毛墩各涵洞一座應改減水壩見在興工若徐
州以上茶城口爲清黃接會之所自改行新河
以來地勢中亢泉水力弱每歲運艘過盡之後
黃河大漲之時或不免數日淺澀先經題
准三年兩挑至期本司照例請挑無容再議是自徐
抵清五百餘里之間所以導黃入海爲運道民
生計者亦可謂算無遺筴矣以故水力既專奔
流迅駛淤沙日滌河身日深海口一帶今歲倍

加深闊此皆河淮合流衝刷之明效也所據淮
北河工職等再四籌維委的別無未盡若欲勉
強搜索恐徒糜費無補惟有遵照部科題奉
欽依事例每歲責成掌印管河官將遥隄應幫處所
歲加幫築縷隄要害之處隨宜量修所謂久安
長治之道似不出此合行會呈具報施行又據
南河郎中張譽徐州兵備兼管河道參政龔大器賴州兵備
純海防兵備兼管河道按察使張
兼管河道副使唐鍊會呈蒙
總督兵部尚

書凌雲翼憲牌俱爲前事行間又蒙漕撫部院
憲牌爲講求治水事宜以息民患事備仰本司
道即督各府州縣掌印治河等官將淮南一帶
水道逐一詳加踏勘要見其處作何疏濬某處
作何築塞尋其原委察其脉絡如射陽湖月河
等項條議應否舉行果否可爲永利其高家堰
既築之後淮城已免墊溺果否泛溢猶爲下流
州縣之患及有一切未盡事宜會議詳悉刻限
呈報以憑施行等因蒙此俱經備行淮安府知

府樊克宅揚州府知府虞德燁率同各州縣掌
印管河等官逐一躬親踏勘查議去後節據條
議呈報前來隨該職等會議得淮南水患其源
在淮黃其重在運道而民生利病實相關焉往
年高堰不塞閘禁不嚴而淮水始南黃水又從
天妃閘灌入以致淮揚一帶浸及城市興鹽等
處之田廬盡成昏墊清口遂淤海口因塞羣議
紛紛計將無出矣幸
廟謨主持部院殫心經畫築高家堰改天妃閘復

三壩嚴啓閉而淮黃二水並免南奔之患塞黃
浦八淺修復寶應土石隄而興鹽一帶俱有可
耕之田清口因淮水衝刷而日深海口得淮黃
合流而大闢運計民生殊爲永賴矣所據未盡
事宜止有高寶江都山陽年例歲修之隄向緣
錢糧缺乏工力不敷每歲止是支吾目前未能
加幫高厚及興鹽高泰以裏洩水舊渠向因黃
浦八淺潰決濁流浸灌淤墊頗多誠令日所當
議者以湖隄言之除寶應大工隄岸俱各修砌

完固惟當率夫防守無容別議外其卑薄殘缺
之隄應加土工椿木者實應土隄計長四千八
百一十七丈內量舊隄止高八尺五寸至九尺
者闊一丈五尺至二丈者今應加幫共闊二丈
五尺于隄面上加高一尺至一尺五寸共高一
丈計土論方共該工銀二千五百二十五兩一
錢應添椿木銀六百九十二兩五錢六分高郵
土隄計長六千七百丈內量得舊隄止高八尺
五寸至九尺者闊二丈不等今應加幫共濶二
丈五尺于隄面上加高一尺至一尺五寸共高
一丈該工銀二千二百四十四兩應添椿木銀
八百二十二兩八錢八分江都邵伯湖隄應加
添石塊椿木者計長三千六百丈合用石塊工
料銀一千二百兩應添密樁該木價板片釘銀
八千一百八十兩二錢六分二釐八毫應幫土
隄八千二百八十丈今量止高八尺五十闊二
丈不等應該加幫共闊二丈五尺隄面上加高
一尺五寸共高一丈該工銀三千九百七十四

兩四錢山陽縣清江浦外河隄約一百五十餘
丈應用椿木埽料銀四百六十兩加築隄岸夫
工銀五百四十兩以上四項共該銀二萬一千
二百三十九兩二錢二釐八毫以減水閘言之
除高寶江都新舊增置閘座可以宣洩者無容
別議外高郵南門舊橋口應改建減水壩一座
寶應子嬰溝舊閘及泰山廟後甎閘九淺石閘
應改建減水壩三座工料等項照依黃河遥隄
各減水壩之費約計每座該銀五百兩并江都

邵伯湖加高閘石九座該銀四百一十四兩三
錢一分五釐共該銀二千四百一十四兩三錢
一分五釐連前隄工通共該銀二萬三千六百
五十三兩五錢一分七釐八毫以上錢糧俱應
於見
請歲修積貯銀兩動支如有不敷即於大工餘剩銀
内支補者也然減水閘僅可以洩尋常盈溢之
水至於伏秋霪潦與天長六合諸山之水陡發
共注於湖止憑此儀二閘宣洩不及查得揚州

灣頭原有運鹽官河一道內由芦稻白塔二河
直達大江勢甚通便年久淤浅先年刑部侍郎
王恕曾議挑濬計長三百四十里道里遼遠工
費不貲且議者又謂私販船隻潛度難防遂致
中寢殊不知洩水之期每年止是五六七八四
箇月喫緊若從壩口密佈樁柵就令白塔巡司
防守自可禁絶其餘月分任從照舊築壩實爲
兩利而無害也但慮錢糧不敷今止議先從灣
頭濬起至泰州南門止計長九十七里挑深四
尺面闊四丈底闊二丈併打壩合用夫工銀一
萬零八百兩相應於巡鹽衙門挑河銀內動支
又查得高寶江都隄內田地及興泰山鹽州縣
地方外受各減水閘之餘瀝而內蓄時伏連綿
之積雨皆由射陽湖經朦朧喻口出廟灣以入
海廼其故道也渠道見存止宜疏濬先蒙總督
兩部院據鹽城知縣楊瑞雲估勘挑濬淺處計
長一萬二千六百丈合用夫役工費銀七千五
百六十兩已經覆勘明確相應於原議大工扣

存巡鹽衙門挑濬支河銀內動支者也以上數
事俱係歲修及原議未舉事宜亟應興舉務在
明歲伏前報完方克有濟但道里逾隔時日不
多必須分任責成庶可速就今議得高寶江都
一帶湖隄及修建減水壩等工相應俱屬南河
分司管理疏濬灣頭壩河分屬海防兵備道管
理疏濬射陽湖諸淺及清江浦外河隄岸分屬
徐州兵備道管理庶事有專責而工可速成矣
再照鹽城知縣楊瑞雲寶應知縣李贊揭內開

稱實應隄內重舫月河一節委與高郵康濟河
事體相同節經部院題
請勘議舉行但計工費不貲當此勞費之餘災傷之
日恐有不堪相應暫停姑俟時和年豐再圖興
舉者也職等會勘無異理合呈報等因各緣由
到臣據此案照先准吏部咨為缺官事該本部
題節奉
聖旨河漕職任繁重宜用重臣經理凌雲翼改兵部
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提督軍務

巡撫鳳陽等處地方兼管河道寫敕與他着上緊
赴任與同潘季馴將河工未盡事宜虛心計議着
實經理以終前功欽此備咨到臣欽遵外續該總
督漕運巡撫兼管河道尚書凌雲翼赴任與臣
會行司道各官將河工未盡事宜會勘呈報去
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兵部尚書凌雲翼虛心
講求逐細查覈除中河司道管轄地方自清及
徐五百餘里黃河經行之處委已順流入海運
道無梗居民頗安惟在查照部科題

准事例防守不懈即爲永賴之策無容別議外其實
應迤南諸湖聯絡清江浦外湍溜不多而關係
內河不小各該隄岸雖係大工之所未及實亦
運道之所必資循例歲修殊屬虛應尋常僅可
支持暴漲不免衝塌蓋人力固自有限錢糧亦
所不敷無怪其然也所據司道勘議加幫隄岸
修改閘壩濬灣頭河之淤淺以殺外湖之橫流
疏射陽湖之故道以洩內地之積潦工費不煩
於

請發分任充便於責成似應依擬以終前功伏乞
敕下工部查議上
請備行總督衙門悉照前議督行各司道查照動支
前項銀兩嚴督各該掌印管河等官務趁今冬
天氣晴和分投修理併乞轉行兩淮巡鹽衙門
將挑河銀兩查發濟用定限來歲三月中通行
完報以備伏秋如有惰誤及苟且塞責不堪永
賴者指名參
奏庶未盡之工區畫周備而運道民生端有攸賴

奏奉
聖旨工部知道

申嚴鎮口閘禁疏

臣潘季馴謹

題為清黃交接處所濁流倒灌易淤懇乞
特降綸音以嚴閘禁事我
國家建鼎燕京歲漕四百餘萬自徐以北則資汶
泗諸泉自徐以南則資黃河之水汶泗清而弱
黃河濁而強而二水交會之處則茶城是也每

遇伏秋之時黃流盛發則必倒灌入漕沙停而
淤勢所必致然黃水消落漕水隨之而出沙隨
水刷不待濬而自通亦勢所必致也縱有淺阻
不過旬日萬曆十年中河郎中陳瑛翔建古洪
內華二閘每遇黃水暴發即下板以遏濁流之
橫而閘內無壅阻之苦黃水消落則啓板以縱
泉水之出而閘外有洗滌之功數年以來頗稱
利涉不意去年伏水盛發啓閉不常任其所之
淤墊頗遠而治者不知引水攻沙鳩工疏濬以

致廢時失事上塵
宸衷當事之臣稍加更置而人心庶幾知警矣前月
十六日臣至宿遷閱視河隄據管河同知徐伸
揭稱本月十三四日黃水陡長丈餘漫入古洪
閘內臣即令嚴閉閘板加高閘面去後至二十
一日又據管閘主事楊信報稱十九日至二十
一日黃水消落盡啓各閘諸板通漕放水衝刷
成河通行無滯等因至閏六月十一日又據徐
州管河判官鄭簡揭稱本月初六日黃水復發

比前又高一尺急下閘板日夜固守至初八日
午時水退初九日啓板通行無滯等因夫兩旬
之間黃水陡發二次然前不過七日後不過三
日隨長隨落此即清黃二水相爲勝負隨塞隨
通之本來面目也近又該工科都給事中常居
欽依增建口閘一座去河愈近則沙淤愈少所淤既
少則衝刷愈易足爲漕河之永利矣但設閘固
欲其多而啓閉猶欲其譏閘禁不嚴與無閘同

去歲之覆轍可鑒也而管閘官牌每苦於勢豪
船隻強欲啓板放行少拂其意輒加嗔責蓋行
者赴家其心本急而以
王程難緩倍道疾趨者亦或有之但漕河關係甚
大似不可以一人之私而重妨
國家之大計也臣查得萬曆八年該臣初立清江
浦三閘啓閉之法題奉
聖旨這築壩盤壩事宜俱依擬有勢豪人等阻撓的
即便拿了問罪完日於該地方枷號三箇月發落

千礙職官參奏處治欽此臣刺石金書竪立各閘之上庶幾人心少警而行未數年閘禁復弛内河漸淤又該工科都給事中常居敬題奉欽依而臣於入淮之初即會同漕撫都御史舒應龍首為申飭管閘工部主事黄曰謹查復舊規呈將三閘匙鑰送赴漕撫衙門收貯每日請發禁例始定然亦恃有先春嚴旨昭著日星故廢之雖久而復之不難也今古洪等閘並未奉有

明旨非惟人心不知警惕而司閘者亦無所恃以為遵守矣伏望

皇上俯念漕務至重

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可采比照前例

特降綸音容臣刻石金書竪立各閘之上其閘上匙鑰凡遇水漲下板之時俱送赴夏鎮分司官收掌水落即便請發庶一應船隻俱知畏忌而漕渠可免淤塞之患矣再查萬曆十五年九月該工科都給事中常居敬等題為河道可虞人心

易怠仰體
宸衷敬陳末議以勵人心以保河漕事內一款開報
之當時工部議將河道有無通塞河工有無興
舉行令管河司屬各官按季報部覆奉
欽依在卷臣遵奉備行各管河司道官員將黃河陡
長閘座閉塞日期逐一登記通候季終報部不
旨奉
天聽外謹題請
聖旨工部知道
工部覆前疏
題爲清黃交接處所濁流倒灌易淤懇乞
特降綸音以嚴閘禁事該總理河道右都御史潘季
馴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遵抄部送司案查萬曆七年
七月內該總理河漕右都御史潘季馴題爲乞
恩查復舊規以利漕渠事內題稱淮安閘壩每歲於
六月初旬運艘鮮

貢馬船過盡即於通濟閘外暫築土壩以遏橫流
其官民船隻出入俱暫行盤壩至九月初旬開
壩復用閘啓閉仍將題准
明旨刊示各閘之上如有勢豪人員恃強阻撓應拿
問者徑自拿問應參奏者徑自參
奏毋得阿狥假借等因已該本部覆奉
聖旨這築壩盤壩事宜俱依擬有勢豪人等阻撓的
即便拿了問罪完日於該地方枷號三箇月發落
干礙職官參奏處治欽此備行總理河漕及漕運
衙門欽遵訖又查得十六年四月內該查勘督
理河工工科都給事中常居敬題為酌議河道
善後事宜以裨運務以圖永利事內開嚴啓閉
以杜淤淺乞要查照先年平江伯陳瑄原立成
規如山陽通濟等閘三月初運畢即行封鎖惟
遇鮮
貢船隻啓一閉二官民船隻照舊車盤等因已該
本部覆奉
欽依通行河道衙門着實遵行訖今該前因似應題

請案呈到部看得茶城口係清黃交接之處而
閘規之設所以嚴啓閉之防故有閘無法與無
閘同行法不嚴與無法同所從來尚矣先是淮
安閘壩奉有
明旨森嚴至今幸賴無事今茶城三閘其緊要與淮
安相同而閘規未立人有玩心若不照例申嚴
將來淤阻之患或有甚於前日者所據總理河
臣題要照例請
旨刻遵守相應如議恭候
命下本部備咨總理河道都御史轉行各該管河官
員將題
准明旨刊石金書竪立茶城各閘之上凡遇黃河暴
漲即便閉閘各閘匙鑰送夏鎮主事收掌一應
官民船隻俱俟啓閘放行敢有阻撓應拿問者
徑自拿問應參治者奏
請定奪至於鮮
貢船隻原與尋常官民不同自難一例守候但當
黃水盛發之時遽許啓閘以行則沙隨水擁急

難開通無論挑濬勞費不貲而繼至
貢船反致躭延滋甚詢訪得黃河水性驟長不過三
三日倘少停楫消落可期再乞
天語併飭鮮
貢諸船如遇黃水盛發亦令暫候湏刻庶法行自
近而河渠永有賴矣奉
聖旨是各閘啓閉嚴約俱依擬有勢豪人等阻撓的
照淮安閘壩事例即便拿問枷號千
礙職官指名
叅奏

奏疏

河臣潘季馴 題
主事王元命 副使曹時聘 校訂
運同陳昌言 編次

河工分派司道疏

臣潘季馴謹

題爲檢查節奉

欽依河工分派司道各官以便責成以圖早竣事臣
於本年六月初二日到任隨行各司道查理勘
督河工工科都給事中常居敬先後具
題河上事宜除申飭禁例查覈賢否等項及議應

停寢者已經遵行外其應修應築工程逐一開
報前來隨准漕撫戶部右侍郎舒應龍揭帖內
一件爲欽奉
敕諭查理河漕以保運道事內有添建鎮口閘接築
塔山支河縷隄議修清江浦隄外草壩剏築寶
應縣西土隄石砌邵伯湖隄疏濬裏河淤淺等
事一件爲酌議河道善後事宜以裨運務以圖
永利事內有添設柳浦灣料廠一事其在淮揚
所應興舉者如此矣續該臣准工部咨爲查理

河漕以重
國計事內有查復南旺馬踏蜀山馬場四湖建築
坎河滾水壩添建通濟永通二閘等事又准工
部咨爲清復湖地以濟運道事內有查復安山
湖地壹事其在山東所應興舉者如此矣臣隨
自淮揚歷邳徐至山東沿河一帶地方逐一查
閱前項工程委於運道大有裨益相應作速興
舉勒限告成但道里寥遠工程浩大而中如修
復伍湖內皆有復斗門築長隄建滾水壩等工

尤為煩瑣若非分任責成或易推諉除建鎮口閘塔山支河纔隄修清江浦外隄草壩添設柳浦灣料廠先該漕撫右侍郎舒應龍行委南河郎中羅用敬中河郎中沈修夏鎮王事楊信徐州兵備道僉事陳文燧督同淮安府管河同知徐伸姜桂芳徐州判官鄭簡等見在興舉已有次第臣照舊督行各官上緊築砌外其興築實應縣西土隄二十里石砌邵伯湖隄二十里疏濬淮安至儀眞一帶裏河淤淺查係南河郎中

羅用敬海防道副使周夢暘地方三工俱當以中為界北段屬之羅用敬南段屬之周夢暘查復馬踏湖添建梭隄集永通閘則委之北河郎中吳之龍而應築土隄修復王嚴口滾水石壩俱以屬之該司矣查復蜀山湖建築坎河壩則委之南旺分司主事蕭雍而築隄束水修復滾水大壩俱以屬之該司矣查復馬場湖添建火頭灣通濟閘則屬之濟寧管河道按察使曹子朝而封界子隄一道安居斗門三座俱以屬之

該道矣查復南旺湖地則委之東兗道左參政
郝維喬而修復邢通等口一十二處張任口斗
門一座封界子隄一道中亘長隄一十四里俱
以屬之該道矣查復安山湖則委之曹濮道僉
事劉弘道而封界子隄朔建八里灣似蛇溝二
閘俱以屬之該道矣至於管河同知通判及州
縣掌印管河等官隨其地之所屬聽各該司道
徑自分委如有不足不妨選取別郡賢能者而
用之也至於關提夫匠查取物料司道有不免
於互相資藉者又當通融幫助以普同心共濟
之義不待臣丁寧告誡之矣既經分派停當恭
候奉有
明旨之後各官一面鳩工庀材水落舉事定限明春
三月內完工以慰
聖主南顧之慽以圖運道永賴之利毋得失時廢事
致有墮誤中間斗門隄壩等項瑣屑事宜或於
原議稍有參差如先該減而今宜稍增先無而今宜添該大
宜稍遠先多而今宜減先近而今宜遠該大

同而小異者不妨相度地形臨時擬議以憑裁
酌臣同各該撫按及巡鹽御史不時查閱工完
之日容臣分別勤惰疏名上
請恭候
聖裁伏望
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如臣所言不謬擬議覆
請行臣遵奉施行庶事體不淆而責成自易人心競
奮而告竣可期矣謹題
旨奉

聖旨工部知道

工部覆前疏

題爲檢查節奉

欽依河工分派司道各官以便責成以圖早竣事該
總理河道右都御史潘季馴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萬曆
十六年四月内該查勘督理河工工科都給事
中常居敬總督漕運戶部右侍郎舒應龍各題
爲欽奉

敕諭查理河漕以保運道事內條議古洪閘以外添
建鎮口閘座并接築塔山支河縷隄等項本月
內又該查勘河工都給事中常居敬題為酌議
河道善後事宜以裨運務以圖永利事內條議
申飭閘規并添設柳浦灣料廠五月內又該查
勘河工都給事中常居敬巡撫山東右副都御
史李戴各題為欽奉
敕諭查理漕河以重
國計事內條議查復後湖地積水濟運并建築坎河
滾水壩各緣由俱經本部覆奉
欽依備行各該撫按及總理河道等衙門轉行管河
司道一體欽遵訖今該前因相應具題案呈到
部看得山東至淮揚一帶河道應修應築處所
地里寥遠工程浩大提綱挈領雖在總理大臣
而畫地効勞必須庶司分任所據河道都御史
潘季馴題稱將各處工程量其地之遠近險易
分委各該司道等官管理區處當而勞逸適均
任使宜而責成尤易俱應如議題請恭候

命下本部備咨總理河道并鳳陽山東各巡撫衙門
一體遵照施行及行管理河道泉源閘壩郎中
主事管河守巡各道查照分地督率府州縣管
工官員竭力修治本部仍咨都察院轉行各該
巡按巡鹽御史各照所轄地方不時稽察工程
期于同心共濟倘興工前後或有事體與原議
稍異者即便從宜處置或有原議未盡者不妨
另行增補悉如原題定限十七年三月終通完
其總河大臣仍親自查閱委果工程堅固足保

無虞從實
奏報於內一有推諉誤事即時參處工完之日將
做過工程錢糧夫役等項造冊
奏繳青冊送部備查其效勞大小官員分別勤惰
題
請以俟賞罰伏候
聖明裁定敕下臣等遵奉施行
聖旨是河道工程着司道等官各照分定地方用心
管理上緊完報不許疎玩

議留河工米銀疏

臣潘季馴謹

題爲查議河工緊急工費以免臨期匱乏事據管理南河工部都水司郎中羅用敬管理中河工部都水司郎中沈修整飭淮揚海防兵備道副使胥遇整飭徐州等處兵備道僉事陳文燧會呈先蒙總督漕運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舒應龍信牌前事照得

國家歲漕轉輸必資河運而河防歲修築隄疏浅工費不貲額編錢糧十無二三每每那移曲處至今匱竭已甚誠爲無米之炊夫

國家治河濟運事干河南山東直隸三省直地方然山東運河甚安河南有黃河而無運河直隸則自徐至淮五百里以黃河爲運河防守要害緩急迫不相四百里以重湖爲運河同今在山東河南則供以全省之力在直隸則僅取足於四郡積災之民惟於工費不敷歲多

修築未堅無惟其歲修歲圮而淤決之患終不
免也見蒙
聖上軫念河漕大計
特遣工科親詣督勘必欲為河漕久遠永利之策工
費錢糧即為首務備仰司道會同即查過淮漕
糧叁陸貳陸輕齎銀內例復貳升河工米折銀
壹分後以通惠河成改解太倉濟邊見今九邊
款貢餉邊年例頓減於舊如以河工之銀仍充
河工之用本係正徵正支似為經久可恃再查

萬曆元年瓜州閘座建成南京江北各衛軍船
直達水次省免浙江杭嘉湖直隸蘇松常鎮等
府顧覓江船七升米銀已經前任總理河道侍
郎萬恭議題量復一升折銀備修江南河道其
餘陸升免徵於民即今應否於內再復數升以
充修河之費逐一會查的確作速呈詳以憑酌
議施行蒙本院信牌為查議河道又蒙本院信牌為查議河道
錢糧事照得淮揚濱河一帶隄岸係干運道禁
喉歲修工程方殷需用錢糧甚急況兼工科都

給事中常居敬題
欽依應築邵伯湖石隄壹道計二十里該銀二萬二
千九十七兩矧築寶應西隄一道計二十里該
銀四千一百三十一兩亟宜興舉應用錢糧俱
合查議仰司道會行淮安府即查原議歲修銀
三萬兩自萬曆九年起至十伍年止某年某處
用過若干尚存若干有無拖欠作何催補各工
有無足用及近議邵伯寶應土石二工錢糧作
何區畫俱要明白聲說從長計議如有別項堪

動錢糧就便斟酌停妥會呈前來通詳漕撫衙
門以憑覆覈會
題等因蒙此當該司道會行淮安府查勘去後隨
據該府回稱卷查萬曆八年十一月內蒙本院
題奉
欽依歲修銀三萬兩內該鹽運司帶徵鹽引銀一萬
八千兩河南協濟銀九千兩淮揚兩鈔關并徐
州戶部稅銀三千兩每年徵解淮庫專備各工
支用後因十四年鹽滯商困該司奉文蠲免四

千五百兩三鈔關稅銀期滿仍解戶部隨該司
道會議將山東河夫銀四千五百兩并撥仄儀
盤壩脚米銀徐屬派剩麥銀係原議解給徐呂
二洪靈壁等處夫銀之數共二千陸百餘兩抵
補前額呈蒙題奉
欽依在卷近又該山東撫按題
准原議河夫銀兩仍留彼處募夫挑濬其在河南九
千兩除節年拖欠一萬三千餘兩外又以去歲
衝決異常該前任總督漕撫侍郎楊一魁具

題停免議將漕糧輕齎參陸貳陸漕米二升河工
銀留淮支用該部議覆止將十六年分數內量
留九千兩抵作河南應解之數以後年分該省
照舊徵解淮庫等因欽遵外今查自萬曆九年
起至十五年止各處解到銀兩盈縮不一節經
奉文支盡除將收支細數另行冊報外尚有借
用未補應給未支江都高寶山陽清河等處工
銀實該一萬七千九百六十四兩八錢二分零
徐呂洪夫工食額於仄儀二壩各衙所挑盤脚

米銀內扣存一千五百七十八兩比因去年各
處災傷減存漕船數多止扣有脚米銀六百一
十三兩三錢入釐零其餘九百六十四兩六錢
九分零尚無扣補徐屬欠解原派剩麥銀一千
五十九兩即今高寶江都山陽清河一帶喫緊
工程俱因前銀不敷止領一半各該有司仰體
朝廷運道爲重東那西借朝給暮空終非常策且
伏秋修守之候臨時支用不常又不知約用幾
何查得江南雇覓江船米免徵七升續雖議復

一升而六升仍屬在民也相應於六升之內再
復二升該糧一萬一千三百七十七石九斗七
升六合八勺八抄折銀五千六百八十八兩九
錢八分八釐四毫四絲輕齎扣米二升折銀一
分近雖解濟邊餉而其始乃修河故物也相應
於內歸還河工一升該糧二萬七千五百石折
銀一萬三千七百五十兩通共該銀一萬九千
四百三十八兩九錢八分八釐四毫四絲與同
舊額見該徵解實銀通收淮庫作歲修支用等

因呈報前來據此又該司道會同覆覈無異況
去年雨水異常今歲工程倍於往昔其所佔者
過其數於原額之外其所收者減其數於原額
之中那借者無從查補見在者何憑支給各工
皇皇誠猶捧漏卮沃焦釜莫知其所措者今據
該府所議前項江南雇船米一升外再復二升
并於輕齎二升米銀內歸復河道一升俱係河
工正額錢糧向因邊防告急河道無虞故暫爲
借處以濟邊也今胡虜款貢河道多艱原額錢
糧委應歸復伏乞早爲題
請以濟工程又查得近該工科都給事中常居敬題
築邵伯湖石隄二十里該銀二萬二千九十七
兩寶應西土隄二十里該銀四千一百三十一
兩皆係
欽依緊要工程向因所議錢糧原未註有定項迄今
尚未興舉乞查別項堪動錢糧一併題
請支給應用以便早竣等因會呈到臣據此該臣會
同總督漕運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戶

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舒應龍議照
運道之設專爲歲漕之遲速係運道之通
阻其休戚常相關也若徒求速于歲漕而不先
求通于運道徒求通于運道而不先求務乎歲
修徒求務乎歲修而不先求裕于工費皆非知
務者矣我
國家歲漕四百餘萬皆由仄儀入閘以至通惠河
綿亘三千餘里山東濟寧州以北原無衝溢之
苦疏濬歲有常規額辦足資工料姑置勿論矣

惟是淮南則多諸湖之險淮北則有黃河之患
波濤之衝刷隄岸之坍損無歲無之故歲修之
錢糧亦無歲可缺者先該臣于萬曆八年十一
月內會同漕撫衙門題
請河道歲修銀三萬兩今查數內鹽運司帶徵鹽引
銀已蠲四千五百兩復還戶部三厰稅銀三千
兩尋改山東徐呂靈壁河夫銀未期而山東撫
按復議留彼處挑濬難以解銀而徐呂靈壁河
夫銀又多缺少且彼處工程頗多夫役亦似不

可少者河南歲該解銀九千兩節年拖欠一萬三千兩又以去歲衝決異常十六年議停徵矣是原

題三萬之數僅存塩引銀一萬三千五百兩耳及查該司道所報今歲歲修銀已費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兩有奇是所出之數浮於所入之額已三倍矣目前似已不支他日必至債事誠不可不預為之計者又該都給事中常居敬題奉欽依議築寶應縣西土隄二十里柬水刷沙俾無膠淺之患江都縣議砌邵伯隄石工二十里捍湖衝激俾無傾潰之虞皆係喫緊工程共該工料銀二萬六千二百二十八兩原未議有動支何項錢糧見今束手以待是連前歲修銀三萬兩并借用未補應給未支銀一萬七千九百六十四兩八錢二分共該銀七萬四千一百九十二兩八錢二分洗鍋待爨不可時刻緩者而帑如懸磬將何以支所據司道議將輕齎二升米銀歸復河道江南雇船停徵米六升內再復二升

一節誠非得已但臣等反覆思惟蘇松常鎮并
杭嘉湖等處正當大浸之後民不聊生豈可復
行加派隨查得輕齎扣留二升米銀原係河工
支用之數萬曆四年該漕撫都御史吳桂芳奏
留一年爲挑濬草灣之用萬曆六年該漕撫都
御史江一麟奏留二年爲補造缺船之用臣等
今日河工較之前項支費尤爲緊要伏望
皇上俯念運道至重
敕下該部准將輕齎二升米銀聽留河工支用三年
之後修築少閒仍以一升米銀解赴戶部餉邊
餘米一升准作河上歲修銀兩庶幾歲修不廢
新工可興而河道安流歲漕無阻矣臣等復又
查得前項銀兩業已盡數解部必須守候明年
新運方可徵解相去尚遠難救燃眉合無恭候
命下容臣等先於漕庫或淮安府庫借支別項銀兩
應用俟輕齎米銀解到之日照數補還則工可
刻期而告竣自早矣謹題請
旨奉

聖旨該部知道

戶部覆前疏

題爲查議河工緊急工費以免臨期匱乏事該總

理河道右都御史潘季馴漕運都御史舒應龍

各題同前事俱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看得河道都御史潘季馴漕運都御史舒應龍

會題近該都給事中常居敬題奉

欽依築砌實應土隄邵伯石隄共該工料銀二萬六

千二百二十八兩未議動支何項錢糧要將輕

齎二升米銀留用三年之後仍以一升米銀解

部餉邊一升米銀准作河上歲修應用一節臣

等查得輕齎二升米銀原備修河之費嗣因通

惠河成改議解部濟邊今總理督臣潘季馴等

議留築砌實應邵伯湖隄是以正項留充正用

況係緊要工程相應依擬覆請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河道都御史潘季馴漕運都御史舒

應龍查將淮庫別項銀兩先借支二萬六千二

百二十八兩趁此秋冬水涸作速興工築砌俟
新運輕齎二升米銀解到不必拘定年限照數
補完餘銀仍行解部濟邊以後凡遇有應修工
程不妨照數再行奏留如無工程即以濟邊隨
時通融不必各分其半以致臨時支用不敷又
煩瀆
請本部仍咨工部知會伏乞
聖裁奉
聖旨是

申明修守事宜疏

臣潘季馴謹

題為申明修守事宜以圖永賴事伏念臣負譴餘
生甘心草莽謬蒙我
皇上曲垂矜貸復
賜甄收
高厚洪恩實均罔極受事四月夙夜靡寧且當修防
已弛之後復值河水暴漲之時東支西吾既竭
心力諏諮荒度益信歲修之工不可緩也敬陳

覩縷恭候

聖明裁察臣竊惟治河之法別無奇謀秘計全在東水歸漕歸漕非他即先賢孟軻所謂水由地中行而宋臣朱熹釋之曰地中兩崖間也東水之法亦無奇謀秘計惟在堅築隄防隄防非他即禹貢所謂九澤既陂四海會同而先儒蔡沈釋之曰陂障也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也故隄固則水不泛濫而自然歸漕歸漕則水不上溢而自然

下刷沙之所以滌渠之所以深河之所以導而入海皆相因而至矣然則固隄非防河之第一義乎而歲修之工舍固隄其何以乎臣於萬曆六年三月內祇承

明命總理河漕急趨淮徐視之黃決崔鎮而北淮決高堰而東而淮揚高寶之水洚洞無涯匯爲巨浸觀御史陳堂疏中所謂東橫西決散爲洪流自徐邳以下至淮之南北不啻千里流離漂沒莫可勝數居無尺椽食無半穗上阻運道下墊

民生而比時兩河情狀蓋可想矣臣即首擬合
淮黃二流以復其本來之性築遥縷二隄以防
其潰決之虞具疏上
請謬荷
溫綸刻期興工十月告竣年逾八載並無隻艦漂流
粒米狼籍而昔日流遺之民仰戴我
皇上生成之恩咸歸故土比屋而居矣不意爲日既
久人情遂弛掌印管河官視兩隄爲贅旒矣歲
剥月蝕殘缺頗多臣於六月初二日受事即申
飭各該司道嚴督掌印管河等官分投幫築晝
夜修防寢食不寧者逾三月矣然立法易而守
法難守法於一時易而守法於長久難臣於萬
曆七年告竣之後將善後事宜種種陳
請而臺省諸臣亦相繼題奉
俞命矣而近年以來行者無幾失今不爲申飭數年
之後又當何如哉故敢以修守事宜摘其喫緊
最關河防者條列于後伏望
敕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果臣言有裨

俯賜允行
特降嚴旨容臣刪削簡明榜諭分發司道并各該掌
印管河官置之座右庶幾常加省閱按時修舉
而可免踈玩之虞矣謹題請
旨
計開
一久任部臣以精練習臣竊謂天下之事
皆可以揣摩測度而得之而惟治河一
事非身親經歷足遍而目擊之則文移

調度之間終屬影響故以大禹之智必
十有三年而後成功蓋其諏諮荒度非
假以歲月之久不得也何也水性有順
逆河情有分合地勢有夷險隄形有高
卑某處迎溜作何捲築以當其衝某處
掃灣作何幫護以防其汕至於分派官
夫皆有定額置辦器具各有攸宜儲蓄
物料栽插柳株一切瑣屑事宜種種皆
須料理總理衙門耿然一身控制于數

千里之間豈能一一身親爲之哉所恃者分司與該道而已而該道不免有錢穀刑獄兵戎之事撫按倚辦甚殷豈能專心河務故總河之所恃以幹濟者分司官爲多也但部臣初至地方未知原委經首尾歲月稍久頭緒頗知而轉擢之報又至矣臣於萬曆八年具疏題請久任奉有

成命而數年之間卒未有能行之者又何怪乎河工之作輒也伏望

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如遇中南兩河郎中員缺即於工部主事查有曾經分司河上及歷俸夫及三年者遴選推補查照舊規新舊交代以河上事體轉相傳告代後克脩職業任內並無疎虞容其歷俸九年方爲破格遷擢則練習久而河防自熟區畫當而河患可弭矣臣又查得見任南河郎中羅用敬中河郎中沈修才識敏

練勤恪自將臣受事以來歷試諸艱輒
有成驗但俸資俱有六年轉擢之期將
至伏望比照原任中河郎中陳瑛事例
俟其九年考滿方與優處實於河道大
有裨益伏乞
聖裁

一責成長令以一事權夫州之有守縣之
有令即家之有長也家務繁瑣不得不
分任於子弟或司耕作或司出納或司

交際雖各有其人而鳩工庀材備物致
用未有不取裁于家長而能成者臣嘗
以責成掌印官為
請而勘工給事中尹瑾兼管河道御史姜璧皆先後
具
題奉有
明旨差官更更換若罔聞之臣頃於閱視之時見河
水將發急若燃眉問其物料則曰某所
官承買未至也問其夫則曰某處調用

未補也問其時日非一月即兩月也問之掌印官則曰不知也如此而寧有不愆誤者哉臣伏願自今伊始調度夫役備辦物料則責之掌印官趨事赴工董率巡守則責之管河官如有疎虞掌印與管河官同罪至於郡之有守關係尤重瑣屑之事固難責成而提綱挈領區裁督察使守令有所受成者郡守之責矣伏乞

聖裁

一禁調官夫以期專工臣惟治河有定議而防河無止工工之不可止者乃所以成其議之一定而不可撓也何也治河之道惟有捄偏補弊之法必無一勞永逸之事也不然則禹之治水可稱萬世永賴矣何不數百年至商之祖乙而都圮於河蕩析離居遂有盤庚之遷也蓋禹法不守而河防久弛也故管河之官

必以河爲責而他務俱所未遑防河之
夫必以河爲事而諸工有所不逮朝于
斯暮于斯飲食起居必于斯功以久積
業以專成如此而猶有傾圮頹敗之患
者臣所未解也近該工科都給事中常
居敬將管河官查照清江造船廠官事
例凡係管河官專屬河道部司年終考
覈分別賢否徑呈督撫咨部施行不許
別謀差委題奉

聖旨近年管河佐貳等官多有營求差委妨廢職務
不行用心防守的總理衙門務遵敕諭拏問重治
不許姑息其餘依擬行欽此人心或知警畏而於
夫役一節未經申明臣
請自今伊始凡遇差委管河大小官員及調用各項
夫役必須申呈總理衙門批允方許委
調如有抗違客臣指名參究庶幾人無
廢事而工可責成矣伏乞
聖裁

一預定工料以便工作志有之防河如防
虜虜至而後為治兵繕甲之計則必為
虜所乘河漲而後為鳩工聚材之計則
必為河所乘此一定之理也臣
請于秋防告竣之後至十月中旬各該司道即便會
行各掌印管河官沿隄踏勘分為三等或
以逼臨河濱當衝最急者為第一等或
改築或加幫或添築馬頭埽應委何官
管理用夫若干應辦何項物料若干用
銀若干次險者為第二等又次者為第
三等官夫物料遞加減殺造冊開報司
道覆核停當定限十一月初旬類報總
理衙門批允查照分撥應辦物料即行
各掌印官支領歲修銀兩如數買辦定
限正月半以前報完隨即興工定限四
月初旬告竣每歲著為成規違誤定行
參治庶事以預立功以早成而無臨渴
掘井之患矣伏乞

一立法增築以固隄防臣竊惟天下之事不日益則損而夫人之情不日檢則日弛故自古帝王立法歲有成月有要日有考未有不如此而能成久安長治之業者也淮徐之民十年以來所以得免魚鱉之患而運道不致梗阻者恃有遥隄也先該給事中尹瑾慮恐歲久坍塌題

請每歲行令管河官率領守隄官夫務將各遥隄定限加高五寸加厚五寸年終司道官躬親覈驗開報河漕衙門造冊奏聞每三年遣官一員前去閱視分別叙録參究等因

工部覆奉

聖旨隄工歲修當視其低薄處隨宜加築豈得定以伍寸爲限河漕當事諸臣能嚴督地方官着實經理視國如家何事不成亦不必數數差官閱視反滋多事其餘依擬行欽此仰見我

皇上體念河臣欲其事權歸一且便責成也三年差
官閱視委爲煩瑣不敢瀆陳矣至於加
幫一節向因漫無稽考未嘗有分寸幫
補雨水之霖漓車馬之蹂躪如歸仁彙
山磨臍溝等處剥蝕過半矣臣伏覩
大明會典内開各處河隄每歲加高一尺加厚一尺
年終管河官具數奏
聞是
祖宗成法炳若日星大小河臣所宜世世守之者也

但河夫屢經裁減爲數不多欲其加幫
高厚各一尺力有未逮臣又查得隄身
兩傍率多蔓草盤結足堪遮護若欲加
土必須去草反爲不美臣見行司道官
將各隄坍損卑薄者以原隄丈尺爲準
先行加幫取平至明年或可竣事臣
請自十八年爲始每歲司道官督令管河官率領夫
役務見眞淤老土加高五寸不許夾雜
浮沙苟且塞責再查護隄之法無如栽

柳爲最而栽柳陸法無如卧柳爲佳蓋
取其枝從根起扶蘇茂密足抵狂瀾也
每隄一丈栽柳十二株每夫一名栽隄
三丈柳樁以徑二寸爲則離隄以三尺
爲準隄内栽完方及隄外如有枯死隨
時補種年終管河官呈報各該司道要
見本隄原高若干今加五寸共高若干
栽過柳株共若干司道官躬親驗覈開報
總理衙門覆覈無異造冊奏

聞其不合數及不如式者指名參究庶幾事有成規
而人知法守矣伏乞
聖裁

一添設隄官以免遥制臣竊惟當官之事
兼攝爲難而以最卑之官攝最遠之事
爲尤難臣於萬曆七年建復高堰之隄
以捍橫流於淮郡之東築柳浦灣之
隄以遏狂瀾於淮郡之北十餘年間利
賴於二隄者良不淺矣第因比時冗員

之禁方嚴不敢多求添設故止

請高堰大使一員兼攝柳浦灣一帶隄務但查高堰之隄增築已幾百里而柳浦灣之隄起自清江浦以至高嶺戴百戶營延袤一百三十餘里伏秋之時顧此失彼一大使豈能日奔走於二百里之間耶縱委義民等官不過虛應故事豈肯在隄防守前歲范家口之決實由此也臣

請添設柳浦灣大使一員住劄本隄要害去處自清江浦起至戴百戶營一帶遥隄付之管理應用夫役即於高堰八百名數內裒出三百再於南河隄淺夫內裒出二百共夫五百與之其高堰大使專管本隄各令晝夜巡邏遇汕即補庶地有專轄而功可責成矣臣已行司道會議通詳未報乞

敕工部轉咨漕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巡鹽御史再加查議如果相應添設覆

請施行不勝幸甚伏乞
聖裁

一加幫眞土以保護隄臣查得淮水發自
河南桐栢山挾七十二溪之水經鳳泗
東入于海然至泗州而龜山橫截河中
即
基運山圖中所云灣如牛角勢樣非凡者是也下沙
一轉迴瀾西顧此於風氣實爲完美然
伏秋之時不免湧漲亦由此也臣讀宋

臣歐陽修先春亭記其畧有云景佑三
年泗守張侯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
暴者曰暴莫大于淮明年春作城之外
隄因其舊而廣之高三十三尺土實石
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又云泗天下
之水會也又云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張
侯夏守是州築隄以禦之今所謂因其
舊者是也夫曰尤暴者莫大于淮則知
淮之爲暴於泗舊矣曰隄高三十三尺

則知水之高矣先後州守惟以築隄爲
事則知禦淮之策舍隄之外無策矣今
查泗州護城隄高不及宋三之一然幸
當水一面甃石可恃但石内土隄皆係
浮沙一遇霖雨輒至坍損土隄一圮石
將安附不可不慮也臣於六月間躬往
閱視即行潁州兵備道及該州知州浦
朝柱令其覓取真土另加堅築第本隄
丈數頗多工費不少錢糧難處延久未

報臣請
敕下工部咨行撫按衙門多方計處覆
請施行庶護隄可恃而州民獲安矣再查
基運山去州一十餘里地勢高峻嘉靖十四年間該
先任總理河道都御史劉天和令匠役
王良等量得地形迴高二丈三尺一寸
則又與州不同東麓石隄見在查修臣
故未及之此也伏乞
聖裁

一接築舊隄以防淤淺臣竊惟清口乃黃
淮交會之所運道必經之處稍有淺阻
便非利涉但欲其通利須令全淮之水
盡由此出則力能敵黃不爲沙墊徃歲
高堰潰決淮從東行清口遂爲平陸高
堰既築獨慮清河縣對岸王家口等處
淮水從此決出則清口之力微矣臣於
萬曆八年行郎中佘毅中即於本處築
隄一道以防其溢數年之間清口利涉

實賴于此不意鳳泗商販船隻又於本
隄之東盜挖一渠取便往來歲久成河
已闊九十餘丈淮水盡由此出清口不
免沙淤臣查得此處係清河對面地方
該縣知縣出入之間一覽在目何致任
其盜決汪洋北注而若罔聞之且不以
報也其秦越肥瘠亦甚矣除臣見在查
理及行司道官候淮水消落接築長隄
一道務期堅久可恃外臣

請隄成之後專責清河縣知縣管理每歲派定官夫
時加幫補如遇水發率同地方人等晝
夜巡邏以防盜決儻有疎虞即將掌印
官參治蓋此隄即在縣治之前較之他
所不同而掌印官常川在縣較之管河
官尚有他處奔走者又不同也伏乞
聖裁奉
聖旨工部知道
工部覆前疏
題為申明修守事宜以圖永賴事該總理河道右
都御史潘季馴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萬曆
七年七月內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姜璧題為
河工將竣敷陳末議懇乞
聖明俯賜采擇以保治安事內條議嚴責成等四事
要將河工專責府州縣掌印官督同管河官管
理等因八年四月內該工科右給事中尹瑾題
為河工告成敷陳善後事宜以圖永利事內條

議重久任等七事緣由俱經本部覆奉
欽依備行總理河漕及山東河南各撫按衙門欽遵
訖今該前因似應具題案呈到部看得黃河自
古號稱難治我
國家又以黃河爲運道其治之更有難者萬曆六
年黃決崔鎮淮決高堰運道阻絶上厪
宵旰之憂該河臣潘季馴創築遥縷二隄合黃淮二
流遂使八年之間轉漕數千萬石隻艦粒米悉
達
京師功成之日詳陳善後事宜其要歸于修隄束
水使之歸漕其法甚備乃日久人玩迄于去年
黃河再溢幾至不支則隄漸圮而歲修之法漸
廢也季馴荷
召用再履茲任乃舉舊法而重新之又擇其中喫緊
最關河防者列爲八款疏請
嚴旨特加申飭蓋思保前功于不毀杜後患于將來
不圖旦夕苟且之安而爲
國家久遠之計通應依擬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吏部及總理河道鳳陽山東河南保
定各巡撫衙門并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巡
攔巡漕御史仍劄各管河管泉郎中主事督行
各該司道府州縣一體遵行仍聽總河衙門將
題
准事理刊刻簡明榜諭分發各該官員置之座右常
加省閱按時修舉庶法守常存而河防永賴也
計門
一久任部臣以精練習

前件看得河工最巨治河最難其司道
各官非久于其任精于其業鮮克有
成者今河臣潘季馴灼知其故申議
久任之法特以中南兩河郎中為請
而又舉見任郎中羅用敬沈修賢能
令歷任九年方行優擢蓋兩河之地
甚要則倚辦甚殷且見任郎中既稱
得人是誠不可數易者合無悉如所
議今後二河郎中員缺

敕下吏部即于工部主事查有曾經分司河上及歷俸稍淺者遴選推補俟後查果職業克修咨令歷俸九年方爲破格遷擢其南河郎中羅用敬中河郎中沈修俸資已及六年相應比照陳瑛事例即于京堂缺内推用益必有超遷然後可以行久任此又法之相須者也伏候

聖裁

一責成長令以一事權

前件看得萬曆八年該總河潘季馴與科道諸臣先後具題將河防事宜責成州縣守令已經奉有

明旨乃數年以來亦未見舉行則以積習久而賞罰不信也不知趨事赴工雖管河佐貳之責而催辦調度則州縣守令之事苛責佐貳而緩于守令宜事功之不

集也今總河潘季馴申明前議要將
守令與佐貳凡有河道踈虞一體治
罪而終復歸重于郡守深得提綱挈
領之意相應依擬凡河上工程不起
則坐佐貳錢糧夫役不備則坐守令
至于郡守有總理一郡之責倘河道
踈虞亦當權其失事之重輕察其平
日治河之勤惰而殿最行焉則賞罰
必信上下相維而人知激勸矣伏候

聖裁

一禁調官夫以期專工

前件看得防河如防虜沿邊將士不得
擅離信地沿河官夫豈容擅調別差
止緣管河各官避難趨易營求差委
以致河工作輟先該科臣常居敬議
題奉有
嚴旨洞燭其弊人心已知警惕矣惟夫役一節未經
申明往往有見其空閑調撥別用者

不思河之塞決靡常夫之差遣無定
萬一誤事所損更多今後合照河臣
所議凡河上官員夫役非經申呈總
理衙門批允不得輕委一官妄調一
夫以致踈虞遺者參

奏處治伏候
聖裁

一預定工料以便工作

前件看得治水之法全在治隄治隄之
法全在歲修若物料不備是無米而
炊粥也大約黃河泛漲常在伏秋然至伏
秋而始爲修防不豫是臨渴而掘井
欲于秋防竣後至十月中旬即委司
道督同各掌印管河官沿河踏勘分
別三等而物料夫匠亦以次減殺其
動支錢糧選委員役通限十一月內
計議停當類報總河衙門批允正月

內辦完物料隨即興工四月初工程
告竣每年著爲定規後期者參處深
得先事預防之意相應依擬舉行仍
令將每年踏看計料與興工月日備
咨本部查考伏候
聖裁

一立法增築以固隄防

前件看得淮徐之間河流咫尺而其民
免于昏墊者以遥隄一線爲之捍隔

耳自有隄以來年復一年風雨剥蝕
車馬蹂躪日就卑薄勢所必至者先
該給事中尹瑾題
請加築高厚各五寸節奉
聖旨隄工歲修當視其低薄處隨宜加築豈得定以
五寸爲限欽此臣竊思之限以尺寸者每年修守
之常不限以尺寸者一時補偏之法
若低薄而止加五寸則必無成功若
歲修而亦欲隨宜又漫無稽考二者

原當並行而不可偏廢今該河臣潘
季馴復爲題
請合無查照所議自十八年爲始每歲修隄高厚俱
以五寸爲限遇有低薄處所即便隨
宜加築務令與老隄相等不許夾雜
浮沙苟且塞責年終各司道將修築
過隄岸親行查覈尺寸類報總河衙
門覆覈造冊奏
聞有不如式者指名參究至于栽柳護隄之法纖悉

聖裁

曲當俱應如擬伏候

一添設隄官以免遥制

前件看得高堰柳浦灣二隄綿亘二百
餘里止以一大使往來兼攝勢卑地
遠顧此失彼恐致疎虞今議要將原
設大使專管高堰而柳浦灣一帶自
清江浦起至戴百戶營止另設大使
一員專管應用夫役即于高堰八百

名數內哀出三百名及南河隄淺夫
內哀出三百名共出五百名與之畫
夜防守遇汕即補河臣之議已當似
應免行彼處撫按覆查移咨吏部徑
自添設庶官有專責而隄防可固伏
候
聖裁

一加幫眞土以保護隄
前件看得泗州雖爲水會而

基運山從峙其北地形高峻風氣完美且東麓石隄
見在查修似尚可無水患惟是州城
卑窪僅有石隄一帶捍禦慕淮而隄
內多係浮沙雨水淋漓輒至坍損土
隄一圮石將安附可不爲之寒心邪
河臣潘季馴躬親閱視題議幫築眞
土以固石隄委宜亟舉但其一應錢
糧夫役與夫派委官員等項俱未有
成議且前項工程尤於保障地方爲

切合無咨行淮揚撫按會同總河衙
門作速計處停當具題前來以憑覆
請施行伏候
聖裁

一接築舊隄以防淤淺

前件看得清口乃淮黃交會而淮黃原自不敵然清口所以不至壅淤者以全淮皆從此出其勢足以敵黃也若分之則必致壅淤先年淮決高堰而

清口遂成平陸可鑒矣今王家口隄被商販盜決淮流之勢已分將來清口沙淤運道阻塞患必由之此隄在清河縣對岸而該縣任其盜決罪將誰誅今議欲行司道官候淮水消落接築長隄隄成之後專責清河知縣管理無事派夫修築有事責令看守稍有疎虞即行參治庶幾責任既專而隄防可固相應依擬伏候

聖裁奉

聖旨河道每歲修防先年題有定規乃各該官員不行着實遵守曠職誤事這所議俱依擬行如有仍前怠玩的總河官指名參奏重治

議守輔郡長隄疏

臣潘季馴謹

題爲議守輔郡長隄以防水患以保民生事臣竊惟大名府爲輔郡要地關係匪輕去歲黃河決入長垣東明地方淹沒田廬漂溺人畜上厪

宸衷特差工科都給事中常居敬會同撫按諸臣培築先年長隄一道兩縣之民方有更生之樂臣受事之後即行大名兵備兼管河道副使侯堯封備查水決緣由及自後修防事宜去後隨據回稱大名府所屬開州清豐南樂滑縣並無河道元城大名魏縣內黃濬縣境內止有滩衛貳河如遇淤淺隨即挑濬並未設有管河官員去歲黃河泛漲從荆隆口衝決大社隄淹沒長東二縣近蒙

題加該府通判李敷榮長垣縣縣丞張九二東明縣縣丞徐行兼管河防原無設有人夫如遇雨水淋衝即撥鄰近火夫修補歲修錢糧止有每年額徵蒿草銀三百三十六兩一錢九分三釐並無別項銀兩及將善後事宜開報到臣臣以未經目擊不敢妄議隨於九月初七日起程前往長東二縣踏勘行至板廠地方有長隄一道即係工科都給事中常居敬與同撫按諸臣去歲所督築者也東至山東曹縣白茅集西至河

南封丘縣新豐村共長一百三十里隄外即有淘北河一道相傳即黃河故道也去歲之水委由荆隆口決入挾淘北河衝決本隄之大社口致有昏墊之患荆隆口雖決而本隄堅固則亦豈至兩邑之沮洳哉是荆隆口隄實爲此隄之藩籬而此隄實長東二邑之民所恃以爲命者也但荆隆口隄係河南開封府所屬二邑豈能兼制所可守者惟此長隄耳然守隄之法不外于官夫之專設物料之預備而今皆無之是與

無隄同美謹將該道所議善後事宜逐一斟酌
列款上
請伏望
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可採覆
請施行庶隄防可固而水患可弭矣謹題請
旨
計開
一議管河官駐劄以便修防臣查得大名
府原有管河通判一員駐劄本隄之杜

勝集後因河道安流革去管河通判而
以本隄俱屬長垣縣管理業已視此隄
爲贅旒矣今議巡捕通判兼管河防亦
無不可但該府去隄幾三百里伏秋之
時呼吸變態本官豈能遥制臣
請每歲自五月初一日起至九月盡止本官仍宜移
駐杜勝集本集原設有管河衙門行令
長東二縣再加修葺以便棲止督同兩
縣掌印管河等官往來巡視晝夜隄防

其本隄原有大岡杜勝各巡檢司亦聽
本官分委哨瞭庶防守有人而災沴可
免矣伏乞
聖裁

一議夫役以便工作臣惟守隄之有夫即
守城之有兵兵以禦寇夫以禦河必不
可缺者也長隄雖築未經設有一夫則
平時之修葺臨事之隄防誰與爲後且
夏秋正當農忙之時起倩鄉夫怨咨必

起甚非長民之道而有夫則有舖蓋以
便棲息也查得長垣縣該隄九十七里
每五里建舖一座該舖一十九座每舖
設舖老一名夫九名共應設夫老一百
九十名東明縣該隄三十三里該舖七
座應設夫老共七十名平時則覓取老
土加幫高厚水至則捲築埽料隄防汕
刷初春之時則栽插卧柳以護隄址庶
工多事集而衝決可免矣伏乞

聖裁

一議處錢糧以備工料臣查得瀕河郡縣俱有河道錢糧而大名府獨無者以久無河患不復議處也至如去歲河水突入菏無所措不免空帑藏而為之甚非計之得者今查兩縣共該建舖二十六座每座工料銀五兩二錢共該銀一百三十餘兩此非每歲額銀議於長東二縣自理紙贖銀內支建不必別議外其

夫老二百六十名每名該給工食銀六兩共該銀一千六百六十兩每年稍草繩麻等項約費銀二百兩通共該銀一千七百六十兩內除每歲徵收蒿草銀三百三十六兩尚欠銀一千四百二十四兩行據通判李敷榮長東二縣知縣周嗣哲朱誥議稱並無別項錢糧合於兩縣徵收本府夏秋存糧銀內動給其物料銀兩有事年分方准銷算如此則

工費有備而修防克濟矣伏乞

聖裁

一查復舊規以便分任臣惟分土分民各有專責長隄乃長東二縣分管之地後因華去管河通判遂將本隄盡屬長垣一當有事之時在長垣則民非所轄難於呼集在東明則隄非所轄難於調度事之掣肘莫有甚于此者臣

請查復舊規照地分管屬長垣者以修守責之長垣屬東明者以修守責之東明無事均享其逸有事各任其勞庶事無推諉而工可責成矣伏乞

聖裁

一分別妍媸以便委任臣竊惟治河之官全在得人苟非其人立至傾圮臣於閱視之時將該府縣管河官備加諮訪及面與確議河上事體看得通判李敷榮年力既當壯猷之時才識亦為敏達之

質長垣縣縣丞張九二河上事體俱能
通曉且隄上工程皆係兩官首尾合無
行令久任俾蒲之日加銜管事六年通
考任內果無河患破格超擢其東明縣
縣丞徐行性雖醇實齒實衰頹問其隄
工東西莫辨但任淺無過似應送部調
用員缺乞行撫按衙門即於所轄州縣
佐貳官內擇其廉能年壯者或陞或調
就近銓補俾令到任管事以為來歲修
防之計庶分理得人而河防乆賴矣伏
乞
聖裁奉
聖旨工部知道
工部覆前疏
題為議守輔郡長隄以防水患以保民生事該總
理河道右都御史潘季馴題前事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萬曆
十五年十月內該巡撫保定右僉都御史張西

銘題爲查築河防并議專任責成以永奠民居
事內題議築大社集隄并將大名府巡捕通判
及長垣等縣佐貳加添兼管分管河防各緣由
本年十二月內又該查勘督理河工工科都給
事中常居敬題爲查議河防以圖永利事內題
議修築長垣等縣大社等集隄岸決口深潭緣
由俱經本部覆奉
欽依備行保定撫按轉行管河司道各官一體欽遵
訖今該前因隨將議動大名府夏秋存留銀兩
移容戶部依議前來似應具題案呈到部看得
大名府爲
畿輔重地其屬縣長垣東朗境內原有長隄一道
捍禦黃河則兩縣之民所恃以爲命而亦張秋
運道所倚以爲固者也去年河決大社口淹沒
遠近爲居民運道之虞上廑
宸衷特遣工科都給事中常居敬會同撫按諸臣修
築前隄民困始蘇然隄之既壞修築爲先隄之
已完防守爲要非官夫不設物料不備雖有隄

防何能永固所據總理河臣潘季馴將善後事
宜列款上
請區畫曲當深于河防有裨內除分別妍媸以便委
任一款移咨吏部議覆外其議管河官駐劄以
便修防等四事係隸本部職掌相應依擬覆
請恭候
命下本部備咨戶部總理河道保定巡撫衙門及咨
都察院轉行直隸巡按御史督行大名道府縣
官員一體遵奉施行

計開

一議管河官駐劄以便修防

前件看得大名府管河通判駐劄府城
距隄幾三百里黃河衝決呼吸變態
豈三百里者之外所能遥制今議每歲
自五月初一日起至九月終止本官
移駐杜勝集督率東長兩縣掌印管
河官及大崗杜勝二巡檢司晝夜巡
守其駐劄處所即將原設衙門修葺

尤爲省便相應依議伏候

聖裁

一議夫役以便工作

前件看得禦河必以隄守隄必以夫此事勢相須不可缺一者大名久無河患雖有故隄基址並未設有一夫及至伏秋水發輙起鄉夫修守甚屬未便今議長東兩縣各照地里遠近設夫以守隄設舖以處夫至若培土于平時捲埽于水至栽柳于初春所以用夫之法尤爲纖悉曲當相應依議伏候

聖裁

一議處錢糧以備工料

前件看得舖舍夫老既已議設隄守固有備矣然修舖舍則費工料設夫老則費工食而稍草繩麻皆應用物料不可缺者今議舖舍二十六座聽長

東二縣自理贖銀支建其夫老工食
及稍草等項物料共該銀一千七百
六十兩除每年蒿草銀三百三十六
兩尚欠一千四百二十四兩于本府
夏秋存糧銀內動支前項物料銀兩
無事徵收貯庫有事方准支銷庶工
費既備而出納亦明矣相應依議伏
候

聖裁

一查復舊規以便分任

前件看得長隄在長垣縣界九十七里
在東明縣界三十三里舊規原係分
轄後因裁革管河通判遂將本隄盡
屬長垣地分不明易得推諉今議查
復舊規照地分管庶修守各有專責
而臨事不致推調相應依議伏候

聖裁奉

聖旨依議着實行

吏部覆前疏

題為議守輔郡長隄以防水患以保民生事准工部咨該總理河道右都御史潘季馴題前事奉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總理河道右都御史潘季馴條議欲將大名府通判李敷榮長垣縣丞徐衍送部調用員缺即於所議將東明縣縣丞徐衍送部調用員缺即於所轄州縣佐貳官內就近銓補各一節除通判李敷榮縣丞張九二俱令文選司停其陞轉准留一行令文選司停其陞轉准留

在任管理河工俟其久任果有成效容臣等另行優叙外為照河工重大必須委任大小官員皆得其人方能濟事所據東明縣管河縣丞徐衍雖係新任但既稱尋常豈足幹辦查有眞定府棗強縣縣丞鈕鎰各院道所註考語有強健精敏之稱必稱管河之任可以更調既經河道都御史具題前來相應酌議覆請恭候

命下將鈕鎰改調東明縣徐衍改調棗強縣各縣丞本部各給文憑令其到任管事仍咨總理河道

及撫按衙門各遵照施行奉
聖旨是

恭誦　綸音疏

臣潘季馴謹

題爲恭誦

綸音不勝感奮敬陳治河鄙見伏候
宸斷事伏念臣自嘉靖肆拾肆年至今謬承總河之
命者肆矣向來治河之法惟是率由舊章非兩河之
故道不敢尋非已試之成規不敢蹈每自恨其
智識凡近罣局拘攣無能炫奇更新以報涓埃
之萬一也茲沐我
皇上非常之恩光當有非常之報故自入境以來延
袤千餘里內周諮荒度足遍而目及之矣而卒
無可以他圖者然猶謂河南爲黃河上流或可
別求長計頃於九月初七日躬率管河道副使
陳九伻開封府知府王見賓同知吳克勤歸德
府知府陳禎通判陳恩論及各該州縣掌印管
河等官北自考城以至武陟南自滎澤以至虞

城又自河南至大名府所屬長東二縣將黃沁
二河延隄踏勘大禹所治故道歲久湮沒已不
可考有云自荆隆口經廣大二府地方出北海
者臣謂縱使可復無論移河南徐淮之患於北
直隸諸府而二洪乾涸運艘難浮不可也或云
復賈魯河自滎澤而達渦河者無論二洪乾涸
運艘難浮而鳳泗
祖陵重地壹淮尚且不支況益之以黃乎不可也或
云分沁河合潼衛二水出臨清可殺水勢者沁

河之濁不減黃河小灘見苦淺澁增此一河必
至淤塞不可也檢括故牒諮詢父老始信治河
之法惟有修防必難穿鑿方擬備陳覼縷恭候
聖裁頃於十月初五等日准吏工二部咨奉
聖旨朕聞黃河衝決爲患不常欲一觀渾河以知水
勢昨見河流洶湧因念黃河經行處所經理防禦
倍宜加慎河道官員還行文與他都著用心任事
務壹勤永逸勿勞民傷財以爲故事自今推選委
用務在得人吏工二部知道欽此欽遵焚盥恐誦

不勝感服不勝悚惕仰見我
皇上留心國計加意民生因渾思黃有觸即感知黃
河之衝決不常即思防禦之當慎因防禦之當
慎即思勞民傷財之當戒因勞傷之當戒即思
委用之在得人
宸翰龍章不數言而盡治河之道矣臣請以河情水
性併防禦鄙見敬為
皇上陳之夫黃河由崑崙歷闕陝至河南而合渭沁
諸河至徐州而合泗沂諸水至清河縣而合淮

河並入于海其間小谿曲澗之水又有不可勝
言者固無怪其波濤洶湧伏秋勢若滔天考之
書傳自周定王五年河徙砅礫歷漢唐宋元以
至我
朝河決不知幾千百次矣誠有如
聖諭黃河衝決為患不常者而自發源以至入海處
惟見其合不見其分曾無兩河並行而古今治
河者惟以塞決築隄成功稍事穿鑿非久即廢
何也蓋黃河與清河迥異黃性悍而質濁先臣

張仲義云河水一石六斗泥以四斗之水載六斗之泥非極湍悍汎溜不可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飽河飽則水溢水溢則隄決隄決則河爲平陸而民生之昏墊國計之梗阻皆由此矣有謂隄能阻水水高隄高隄無窮已者蓋不知隄能束水歸漕水從下刷則河深可容故河上有岸岸上始有隄平時水不及岸隄若贅旒伏秋暴漲始有逾岸而及隄址者水落復歸于漕非謂隄外即水而旋高旋

增也昔禹導河入海而必先之以陂九澤者陂非隄乎有謂水欲其洩而必先之以洩水安用築爲蓋不知濁流易壅洩於決則必壅於河必無兩全者昔瓠子之決漢武親臨羣臣負薪投馬沉璧方克有濟亦豈好爲艱難之事以自取勞苦哉誠有見于此也故治河之法惟有慎守河隄嚴防衝決而

聖諭經理防禦倍宜加慎之外更無他策矣舍此而別興無益之工即爲勞民舍此而別爲無益之

費即爲傷財煞總之在於得人而已臣自六月
至今日與司道諸臣丁寧告戒惟以修防爲事
今歲霖雨連綿河水暴漲者十餘次仰仗我
皇上聖德所格百神效靈
聖意所鍾百僚用命兩河翕猶往來無阻臣亦庶幾
藉以塞責矣然循途守轍之事誠不自滿於心
直至河南閱視之後耿無他道可尋故益信防
禦之當慎矣除申明修守事宜已經具
題該部見在議覆其河南應修應啟隄工應添應

更官員候管河道議呈至日另行題
請外伏望
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容臣申飭各該
大小官員謹遵
聖諭毋惑淆言一意修防毋怠職業如有沿襲故事
輕後大衆虛糜錢糧容臣指名參究共輸忠赤
務保無虞臣由髮及膚自頂及踵皆我
皇上生成至恩才識所及殞身何辭必不敢有一毫
未盡之心纖芥未竭之力自干斧鉞之誅也臣

無任激切屏營之至緣係恭誦
綸音不勝感奮敬陳治河鄙見伏候
宸斷事理謹題請
旨奉
聖旨工部知道
工部覆前疏
題爲恭誦
綸音不勝感奮敬陳治河鄙見伏候
宸斷事該總理河道右都御史潘季馴題前事等因

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本年
九月内該總理河道右都御史潘季馴題爲申
明修守事宜以圖永賴事内條議久任部臣禁
調官夫等八事緣由已經本部覆奉
聖旨河道每歲修防先年題有定規乃各該官員不
行着實遵守曠職誤事這所議俱依擬行如有仍
前怠玩的總河官指名參奏重治欽此備行總理
河道鳳陽保定河南山東撫按衙門轉行管河

司道及劄付管河管閘郎中主事等官一體欽
遵訖今該前因似應具題案呈到部看得總理
河道右都御史潘季馴題稱仰承
綸音敬陳治河專在慎守隄防一節爲照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轉運必由黃河治河必賴隄
防所從來久矣頃自隄防少懈以致黃河泛溢
乃言者不知治隄即所以治河始議復故道開
支河合泗衛以殺水勢諸說不一則河防不專
河防不專則河患不息然則一議論專修防正
今日之要務也總理河道右都御史潘季馴久
歷河防熟知水性且感
殊異之恩罄效非常之報徧履省直地方備詢今古
事宜乃題稱黃河之必不可分與隄防之必不
可廢言皆有據行可底績蓋惟閱歷多而聞見
真故持論定而利害審非但一時之謀實爲經
久之計相應如議題
請以仰荅
綸音於萬一恭候

命下容臣等備咨總理河道河南山東保定鳳陽各
巡撫及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巡漕巡鹽御
史并劄付管河管閘郎中主事督率各該道府
州縣官員務要恪遵經理防禦倍宜加慎
聖諭及本部近日覆奉
欽依修守事宜如有作聰明亂舊章勞民傷財徒損
國計者聽部科總河衙門重行參究然臣等又有
說焉伏讀
聖諭自今推選委用務在得人蓋人存斯政舉而任
法尤不如任人也竊惟季馴治河屢試輒效有
皇上重其權久其任假之便宜而責以成效必能為
皇上紓南顧之憂建久長之策其所屬大小管河官
員如有陞遷降調等項俱聽本官甄別議處移
咨吏部施行則修守無不得人而河防益為永
固矣奉
聖旨是近年河道官員不行遵守修防事宜因循廢

弛致有踈虞却又紛紛建議意見雜出何裨實事
今後務遵明旨加謹防禦每年終總河官將所屬
河道部司等官甄別具奏

10